消失的地平线

作 者[英]希尔顿

书籍简介

“香格里拉”，这梦幻般的世外桃源，如此虚幻迷离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地平线上游荡了整整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散发着诱人的魅力，让世人向往不已……三男一女开始了一次奇特，不可思议的历险，以致于他们自己都搞不懂是真实还是虚幻。可以这样来形容这部小说：惊险、刺激、离奇、富于戏剧性。更难得的是，阅读这部小说将是一次身体、心智、和灵魂的体验。而且，香格里拉这个地名就因这本书而来……

引子

烟头的火光渐渐暗了下来。我们也渐渐感觉到一种幻灭般的失落：老同学又相聚在一起，发现彼此之间比原来想象的少了许多共同语言，这使得我们有一些难过。现在卢瑟福在写小说，而维兰德在使馆当秘书。维兰德刚刚在特贝霍夫饭店请我们吃饭，我觉得气氛并不热烈，席间，他都保持着作为一个外交官在类似场合必须具有的镇静。这似乎只不过是三个单身英国男子在外国首都不期而遇罢了，而且，我发觉维兰德身上将有的那种自命不凡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我更欣赏卢瑟福，他已经很成熟，不再是那个皮包骨头，像个小大人似的男孩子。想当年我竟在欺负他的同时又充当他的保护者呢！看来他现在挣钱比我们俩都多，生活也过得挺舒适，这让维兰德和我都有些妒嫉。

还好，那个晚上还不算太枯燥。中欧各国飞来的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们好好地欣赏了一番这些巨大的飞行器。傍晚时分，机场的弧光照明灯都亮了，满眼是一片光彩夺目的辉煌景象，仿佛置身于一座富丽堂皇的剧院。其中有一架飞机来自英国。穿着航空服的飞行员踱步经过我们的桌旁，并向维兰德招呼致意。开始维兰德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想起这个人是谁后连忙给大伙作了介绍，并邀请他加入我们的聚会。这位快活风趣的年轻人，名叫桑达斯。维兰德向他致歉说全身上下都穿航空服还戴着头盔的人很难辨认。桑达斯听后笑出声来，“哦，的确，我深有同感，别忘了我在巴斯库呆过。”维兰德不太自然地笑了笑，我们很快改变了话题。

桑达斯的加入使气氛活跃起来，大家一起喝了很多啤酒。大约 10 点钟，维兰德便起身到临近的一张桌子去同别人说话。而卢瑟福突然岔开话题：“哦，顺便问一下，你刚才提到了巴斯库，这地方我略知一二，你刚才是不是指那里发生过什么事？”

桑达斯腼腆地笑了笑：“噢，我只不过在那里服过役，那期间曾经历过一点点令人激动的事罢了。”然而他毕竟是太年轻了，还是忍不住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有个阿富汗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劫持了我们的一架客机，接着就出了些麻烦事，可想而知，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无耻的行径。那家伙拦住了飞机驾驶员，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接着，脱下他的航空服，然后，就神不知鬼不觉爬进了驾驶舱，甚至，还给地面导航技师们发出了恰当的信号。那架飞机稳稳地起飞之后毫不慌张地飞走了，问题是，从此再也没有飞回来。”

卢瑟福似乎对此很感兴趣，“什么时候的事？”

“噢，大约一年前吧，也就是 1931 年 5 月，当时由于爆发了革命，我们正从巴斯库向白夏瓦疏散平民，你可能还记得这事，那个地方的局势不太妙，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出这种事，然而，这事确实发生了。而某种程度上说明是衣服的伪装让他得逞的，你说是不是？”

卢瑟福仍然兴趣很浓，“我还以为那种情况下，至少会有两个人负责一架飞机呢。”

“没错，所有普通的军用运输机都如此，可这架飞机有些特殊，原先是为一些印度邦主设计的，是一种小型飞机，后来，印度勘探部门的人员一直用它在喀什米尔一带的高海拔地区作探测飞行。”

“你是说这飞机从没有到过白夏瓦卢。”

“据我所知没有到过，也没有在别的任何地方降落过，这架飞机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当然如果劫持飞机的那个家伙是那一带的土著人，他有可能将飞机开进山里，想把那些乘客当人质去勒索赎金，我猜想他们也许都死了。在前线很多地带，飞机都有可能坠毁，事后就再听不到音讯。”

“是的，我了解那种地方，飞机上有几个乘客。”

“我想有四个，三个男士和一个修女。”

“其中一个男的有没有可能叫康维？”

桑达斯似乎吃了一惊，“怎么说，没错，确实如此，了不起的康维——你认识他？”

“我和他曾在同一所学校呆过。”卢瑟福有些不自然地说道，这虽是真的，可他意识到这么说并不恰当。

“从他在巴斯库所做的一切可以看出，他是个风趣而很不错的小伙子。”桑达斯接着说。

卢瑟福点点头，“是的，这毫无疑问……可是，那件事却那么离奇……叫不同寻常……。”他神情恍惚，片刻之后又说，“这事好像没有在报纸上报道过，要不然我早该读过有关此事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

桑达斯一下显得有些不安，甚至我觉得他有些愧疚，“说实话，我似乎说了一些我不该说的东西，不过，也许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是说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事；后来事情也就没有再张扬，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发生的始末，听起来可不大光彩。政府方面也仅仅只是宣布有一架飞机失踪了，并提一提飞机的型号名称而已，这种事不会引起局外人更多的兴趣。”

这时，维兰德又回到我们当中，桑达斯有些歉意地转树也：‘俄说，维兰德，他们几个刚才一直在谈论‘了不起’的康维，恐怕我把巴斯库的事说出去了，我希望你别介意。”

维兰德一脸严肃地沉默了片刻，很清楚他在克制自己，他不想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失礼，而且要保全作为政府官员的严正形象。“我倒觉得，”他慢条斯理地说，“把这事仅仅当作一桩奇闻轶事的确令人遗憾，我以前一直相信你们这些空军哥们不会这样不守信誉，把事情兜漏出去。”他这么斥责了这个年轻人之后，非常谦和地转向卢瑟福，‘当然，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有时，让前线发生的事情带点神秘色彩是必要的。”

“可另一方面，”卢瑟福于巴巴地说道，“人们总急于知道事实真相。”

“对于任何有真正理由需要知道真相的人这事从未隐瞒过，当时我就在白夏瓦，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和康维很熟吧？我是说，你们是学生时代就开始认识了吗？”

“在牛津时有过一点交往，此后也有机会见面但不多，你和他常见面吧？”

“在安哥拉，在那儿驻扎期间见过一两次。”

“你喜欢他吗？”

“我认为他很聪明，但也很懒散。”

卢瑟福笑了，“他当然很聪明，他在大学里干得很出色，可惜后来战争爆发了。他是学生会里响当当的重要人物，是获得蓝色荣誉的划船队员，并经常获得各种奖励。我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业余钢琴家，的确，他是个不错的多面手，是那种让人觉得会像乔伊特那样成为未来首相候选人的顶尖人物。然而，说实话，牛津大学分别之后，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当然是战争中断了他的事业。那时，他还很年轻，我想他多半是当兵参战去了。”

“他大概是被炸伤或是出了什么事。”维兰德回答道，“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混得还很不错，在法国还得了 D. S. O 勋章，他后来回过牛津大学当了一段时间学监，我知道他

于 1921 年去了东方，因为掌握几种东方语言，他不费周折就找到了工作，他担任过几个不同的职务。”

卢瑟福爽朗地笑了起来，“这么说，这理所当然地说明一切喽！历史是绝不会透露荒废在破译野战指令情报密码这种机械的例行公事以及公使馆里的茶水舌战之中的横溢才华的。”

“他是在领事馆工作，不是在外交部。”维兰德冷冷地说道，很明显，他无心打趣，而且，听到这些类似嘲弄的话，也不作任何的异议。这时卢瑟福起身要走，毕竟时候也不早了，我说我也得走了。道别时，维兰德仍旧是那种官里官气的冷静和彬彬有礼，而桑达斯却很热诚地表示希望再见到我们。

天还没亮，我就去赶火车，在我们等出租车时，卢瑟福问我可否愿意到他住的酒店去消磨这小段时光。他有间起居室，我们可以在那儿聊聊，我欣然应允，于是他说：“好吧，我们可以谈谈康维，要是你愿意，除非你对他的事已经完全厌倦。”

我说尽管我对康维并不太了解，但对他的事丝毫没有厌倦。“在我大学第一学期的期末，他就离开了学校。走前他确实很关心我，我是个新生，找不出什么理由对我那么好。虽然只是些很平常的琐事，但我总也忘不掉。”

卢瑟福表示同意：“没错，我也非常欣赏他，虽然以时间衡量的话我很少能见到他。”

接着是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显然，我们都在回想一个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的人物，而这种影响又远非仅仅通过这么偶然碰面时的三言两语能够评说得出。从那以后，我常常注意到，人们即便是在很正式的场合遇到过康维，哪怕只是一小会，都会对他留下生动的印象。作为一个青年他确实很出色，至于我，在崇拜英雄的年龄认识了他，对他的记忆便更富于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英俊满洒，不仅在体育运动方面很优秀，而且能轻易拿走学校里的每一种奖项。有一次，那位易动感情的校长在谈到他的成绩时用“了不起”一词来形容，由此，他得到“了不起”这一雅号，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个绰号。我记得他曾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语发表演讲，他还是学校戏剧演出中最受欢迎的一流演员；他多才多艺，他的英俊，他的才智和体力的完美统一使他更像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的杰出人物，又有些像菲利普·西德尼，如今我们这一时代的文明却很少能造就出这样的人才。

我把这些想法都讲给卢瑟福，他回答说：“是啊，的确如此。有这样一个贬义词‘万事通’来形容那些广而不精的人，我想有些人会把它用在康维身上，像维兰德这样的人。对维兰德这个人，我不太感兴趣，我无法容忍地的一本正经和自视过高。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官欲太强，他说的那些话，什么‘人们会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不会把事情兜漏出来’，就像是皇帝写临圣多美尼克教堂，我最讨厌这类外交官。”

我们沉默了许久，车子已驶过几个街区。这时，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说，昨晚也不算白熬。对我来说还是个特别的经历，听桑达斯说起发生在巴斯库的那件事，以前也曾听说过，但没有太相信，这只是个离奇惊险的故事而已，没有绝对相信的理由，或者说相信的理由只有一丁点。而现在有两条小小的理由相信这件事了。我敢说你会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我很多时候都在走南闯北，也懂得这世上无奇不有——如果是亲眼所见就会确信无疑，但如果只是道听途说，就不会太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感觉到他所说的话对我意思不大，便大笑起来，“唉，有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与维兰德讲知心话，那只会像推销一部史诗给《珍闻》杂志一样。我更愿意跟你谈谈心里话。”

“也许你太恭维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这么想。”

我并没有提到过我那玩弄技巧的作家生涯，（毕竟，精神病专家的诊所并不是人人都应光顾的）而且我惊奇地发现卢瑟福居然还了解我的一些情况。我把想法都说给他听。卢瑟福说道，“没错。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丧失记忆曾一度是康维的烦恼。”

我们到了酒店，他到办公室取来了钥匙。当我们上到五楼时他说：“说了这么多都不着边际，而事实上，康维并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活着。”

电梯上升的短暂时空里谈论这事似乎不适场合。进入走道的几秒钟后我问他：“你敢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面回答，一面把门打开，“因为去年 11 月我和他一起乘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到火奴鲁鲁（檀香山）旅行。”他半截停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椅子上坐好并倒上喝的，点上支雪茄之后才继续说：“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度假，我老是到处游逛。而我已经多年没见过康维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也不觉得会时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翻翻记忆中的图像，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跳入脑海之中。我在汉口拜访了一个朋友之后就转乘北平的快车返回。在火车上很碰巧地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上了。她要去重庆，那里有一个她属下的修道院，由于我会点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向我煤谍不休地谈她的工作和一般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并不抱多少同情，但是和今天很多人那样，我是准备接受它们的，就像罗马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行我素，而不用在满是普通士兵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地假装委任官的样子，因为他们至少是勤快的。还有，得顺便提一提的是，那个修道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一个几星期前住进医院的伤寒病患者，她们都肯定地认为他是欧洲人。当时病人根本没有讲自己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证件，他穿的是当地的衣服，而且是下层人穿的那种，当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确实病得很厉害。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说得很棒，还有，我火车上的那位同座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之前曾用英语与她们交谈，而且口音很纯正。我说我简直无法想象那样一种情形，我含蓄地打趣她怎么能够判断她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说得纯不纯正，我们拿这件事和别的事情开了不少玩笑，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到修道院去看看。这当然就像要我去爬埃非尔士峰（珠穆朗玛峰）那样不太可能。可是当火车到达重庆，同她握手道别之时却真感到一种遗憾，我们偶然的巧遇就到此为止。

“然而很碰巧，我在几小时之内又回到了重庆。火车就在离车站一两英里的地方拟了锚，之后非常艰难地把我们推回火车站，在那儿我们了解到临时替代的发动机不可能让火车在 12 小时之内到达上海（终点站），中国的铁路上这种事时有发生。因此，只好在重庆呆上半天时间——于是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很不错的女士。

“我真去了，而且得到热诚的欢迎，很自然地她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把十足正统的刻板、严肃与非正统的随意宽舒的心境统一在一起，这也未免太复杂了吧？不管怎样，这没有什么妨碍，那些修道的人们还不是组成了很快乐的社团群体。到那儿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基督教医生坐到我的旁边。席间，他风趣地把法语和英语混用起来与我聊天，然后，他和那位女修道院长带我去看他们那所引以为自豪的医院。我告诉她们我是个作家，他们也够天真的，竟然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中去。我们从病床的边上走过去，那位医生一面向我们介绍每一个病例。那儿非常干净清洁没有一点污渍，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错。当时我已经把那个英语口音很纯正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才悟了过来。

“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已经睡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示我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于是，我说“Good afternoon”，这是我首先说出却并非本来想要说的“一个词”。而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Good afternoon”。的确没错，他的口音属于受过正规训练的那一种。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已经把他认了出来，尽管他长了一脸胡须，尽管他的面貌变了不少，而且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

“他是康维，我敢肯定一定是他。不过，要是我稍稍犹豫，稍稍疏忽一点的话，我说不定就会下结论他不可能是康维，幸好是凭着那一时的冲动去冒昧地把他叫醒。我喊了他的名

刀客营销机构官方声明 ：

为感谢广大会员/伙伴对刀客营销的大力支持，现推出如下优惠回报大家。

1.将这本电子书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也可以及时的获取到最新的创富营销资讯。

2.把分享地址发送到5个 QQ 群中并做好截图；

3.把截图发送到邮箱 fangjl829@163.com 中；

4.立即联系客服人员 QQ 694339163 申请获取以下超值赠品中的任意一套作为奖励！

赠品1:全套心理催眠教程大全（10CD 内容，大小40G）

赠品2：刘克亚精品资料大礼包32件套（10CD 内容，大小20G，史上最全克亚营销资料）赠品3 :泡妞恋爱谈对象技巧大全(50G 内容，包含寒江雪，迷男，張怡筠，但丁，Q 帝等独家资料）

赠品4：TOM HUA 互联网峰会50-52届会场全套高清光盘（20G）

赠品5：《中华小吃技术荟萃》（25G 内容，22张 CD）

更多赠品在不断上线中！赶快行动！

****

嗨！您好，我是刀客网络营销系统创办人，方胜山。

请记着我的名字，因为在你未能通过互联网获得成功之前，我会一直陪伴着你！

访问下面链接获取更多刀客营销资讯:

刀客网络营销工作室简介：http://player.56.com/v_OTM5MzIwNDM.swf

刀客网络营销腾讯微博　http://t.qq.com/frederick_yan

刀客网络营销工作室官网 http://www.daoke123.com



微信扫一扫，有超值大礼包免费赠送给你

您能理解“8个小时之内求生存，8个小时之外求发展”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吗？它告诉我们：

人的一生真正价值在于工作之外，工作只是为我们提供温饱，绝对不是生活的全部！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环境下，人的绝大多数矛盾和需求都是由金钱的匮乏引起的，相信你一定在寻找一种能够快速赚钱的办法。因为足够的金钱，可以让你做到下面的几点：

1.丰富的物质生活；

2.家人生活的保障；

3.时间上的自由；

4.较高的社会并获得尊重；

在我这个行业，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十年打工还是工，一年网络成富翁！

虽然有点调侃的意思，但是它绝对道出了一个真理：

网上创业赚钱已经成为趋势，拥有网络在线生意就等于拥有了自动赚钱机器！

八十年代初，摆个地摊就能发财，但是很多人不敢去做，现在仍然是个穷人；

九十年代初，买支股票就能挣钱，可很多人不信，现在依然是个穷人；

二十一世纪，搭建网络建立你的在线生意就能赚钱，可很多人还是不尝试。难道你还想一直做穷人吗？！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加入网上创业行列，你还想错过吗？如果您不想因为错过这个赚钱机会而终身后悔，那么请继续:

刀客网络营销系统多年专注于研究如何搭建自动化贝兼钱系统以及病毒式营销方向并积累了众多的创业经验。我坚信，一个投入最少，收获最大，并且能够自动运转自动赚钱的营销系统将是人们创业的首选，因为它不管你是在上班，还是旅游，甚至是睡觉，它都在为你：

1天24小时

1周7天

1月30天

1年365天

不间断的赚钱！

经过几年互联网创业过程的摸爬滚打，我深深的体会到："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的含义！在互联网上赚钱的方式太多了，有些项目能赚钱，有些根本赚不到钱，有些只能赚点零花钱，有些却可以月入几十万！

我不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你是否还在做网络苦工，每天帮别人发帖、顶贴赚取少的可怜的佣金？你是否还在为每天赚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而沾沾自喜？您是否以厌倦了您现在的生活，您迫切需要改变您的人生？也许你工作很努力，却始终没有好的效果，因为选择不对，努力白费！或者说你没有找到真正在互联网上赚钱的方法！

其实在网络上赚钱没有你想象中复杂，你知道吗？技术是最次要的环节，一个成熟的系统支持和营销思维才是你互联网上赚钱的最有力保障！

立即点击获取《互联网自动化赚钱宝典》开始学习

你只要具备以下3个条件，你就可以在互联网获得财富！

1、定制产品

营销目的是将产品销售出去，只有当您有产品可以销售的时候营销才能体现其价值。

2、市场定位

营销的过程是将顾客引进您的系统，如何将顾客引进您的系统而后成为您的客户？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系列的课程，教给你识别属于您的黄金市场，超级轻松的定位精准客户。

3、营销技巧

通过我们教授给你的各种高级网络营销方式，最大限度的挖掘您黄金市场的潜在客户源。源源不断的客户通过入口进入系统后，系统就开始自动化运作，并且通过病毒式营销自动达到循环运转自动抓潜，自动跟进，自动销售，自动追售的完整过程。让您真正拥有一个自动化赚钱系统。

为了帮助众多的创业人士能够通过互联网快速的建立自己的自动化在线生意，我们刀客营销机构开发出一套

《互联网自动化赚钱宝典》



这套教程：

1.从整理编纂到最后开发完成修稿五次，历时半年；

2.汇总国外15位营销创富大师的经验精髓以及国内31位网络创业名人的创业思维及成功方法；

3.全套教程分为三部：从零基础教起，一步步教你步入高手行列！

4.图文并茂，内容详实。既有理论，更多实战经验！

如果你对我所说的这套教程感兴趣，并且有着强烈的创业赚钱欲望，想学习我说的自动化赚钱系统的具体知识，那么，请立即访问下面的网址并确认订阅，你将立刻-马上的拥有它：

立即点击获取《互联网自动化赚钱宝典》开始学习

每天有超过1000人通过这个链接了解到如何搭建自动化赚钱系统的方法并有很多人在学习1个月后开始建立自己的自动化在线生意开始赚钱。他们能做到，我相信你肯定也能!!!

但是由于每天索要资料的朋友太多导致我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开发新的课程产品以便更好的服务你，所以我们决定：

每天只有 的朋友才有权利获取到我们免费发送的这套价值500元的搭建自动化赚钱系统的珍贵教程！注意：

每天1000人访问，只有前50名能够获取！

立即点击获取《互联网自动化赚钱宝典》开始学习

特大喜讯！！！

每天前10名注册刀客营销官网的伙伴，还可以享受到如下的超值大礼包：

赠品1：一套完全包装好的产品和网站

直接拿来就可以赚钱，不需要设计网页，打造产品

赠品2.一个病毒式营销系统

号称10万流量程序，可以为你无限放大流量，安装就可使用

赠品3：2000本精品网赚电子书

包含大师曾售价几百上千元的有上百本，国内外经典的创富秘笈

不光可以拿来学习，还可以销售。

赠品4：4000万庞大的精准数据库

包含各分类的人群，精准的客户，淘宝，拍拍和 QQ 的数据，包装产品

直接拿来销售就可以赚钱，加入平均每个数据给你创造1分钱也能带来4万收入。

赠品5：刀客营销系统产品免费代理权及合作权

我们后期推出的所有产品都可以免费代理来获取高额佣金，如果你有好产品，也可以跟我们合作，帮你推广快速销售。

每当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都会去尽全力的去抓住它哪怕希望

很渺茫。那么你呢？解决生活中的大部分难题，脱离苦 B 的生活现状不能靠想，只能靠做！也许你现在的一个小小的行动就会瞬间改变你的人生收货财富自由人生 !即使教程对你没有任何的效果，那你无非仅仅是浪费了十几秒钟时间而已。因此

行动对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赶快行动吧，期待和你成为终生的朋友和事业伙伴！

字，还有我自己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看着我并没有任何认出我来的明确表情，但我可以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他脸上的肌肉轻轻地奇怪地抽搐了一下，这以前我也曾注意到过，而且他那双眼睛与当年在巴里欧我们常开玩笑说剑桥蓝的成分比牛津蓝多得多的那一双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是那种让人不会轻易就认错的人——是那种让人一见如故的人。当然，此情此景使医生和修道院长都非常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个人，他是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还告诉他们他认不出我只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很惊愕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之后我们一起对他的病情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然而他们却说不清康维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重庆。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里整整呆了两个多星期，希望我或许能够用什么办法诱导他恢复记忆。我未能如愿，不过他的身体渐渐得到恢复，而且，我们谈了很多。

“当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是谁还有他又是谁的时候，他很顺从，甚至没有任何异议和争辩。他显出一种含糊不明的兴奋表情，甚至看上去很高兴有我作伴。我向他提出我要带他回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他不介意。这的确有些失常，他很明显地缺乏任何一种个人欲望。我尽快做好了安排准备离开。在汉口的领事代办处有我的一个知心朋友，所以没费多少周折便办好了护照等必要的手续。

“确实，在我看来，看在康维的情面上，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出去，更不要使之成为报刊的头版头条新闻，而且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否则的话，就会引起拥挤堵塞，当然是指新闻报道的堵塞。

“哦得说，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正常的途径离开了中国。先是坐轮船顺长江到南京，然后再乘火车到上海，刚好当天晚上有一艘客轮要到圣佛兰西斯科（旧金山），所以我们就急急忙忙赶去上了船。”

“作为他做得太多了，”我说，“如果是别人我决不会这么做的。”卢瑟福也不否认，“我想我不会为别的任何一个人做这么多事，”他接着说，“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一种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让你乐意尽力去帮助他。”

““是的，”我也同意，“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很吸引人的气质。这美好的印象至今也能够记得起来，我仍然把他想作是那个穿一身法兰绒板球运动社的‘青年学生”’。

“真可惜，在牛津你没有认识他，他真是棒极了——再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可战后有人说他变了，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可我又禁不住地认为以他的天赋，他应该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做一个英王陛下手下的小职员，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伟人的事业，而康维是一个伟人或者说他本该成为一个伟人。你我都认识他，我认为当我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经历时，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而且，当我和他在中国的中部地区重逢之时，虽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过去的经历也非常神秘，可他身上那种很吸引人的特质却依然没有混灭。”

卢瑟福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道：“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在客轮上重新找回了友谊。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地听着，那神态似乎有点可笑。

“他清楚地记得他来到重庆以后的一切事情，另外有点让人玩味的是他并没有忘记那几门语言，比如，他告诉我说他知道他与印度有某种关系，因为他会讲兴都斯坦语（也说印度斯坦语）。

“到了横滨，轮船已客满，在新来的乘客中有一位叫清上近素的钢琴家，途经这里到美国巡回演出，他与我们同桌吃饭，有时就用德语和康维交谈，从这就可以看出往常的康维是怎样外向的一个人，且不说他已经丧失了记忆，如果只是一般的接触交往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毛病。

“离开日本数天后的一个晚上，旅客们把清上近素请到甲板上举行钢琴独奏会，康维和我都去听他演奏。当然噗，他弹得十分精彩，他弹奏了几首勃拉姆斯和施卡拉迪的作品和许

多肖邦的曲子。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康维正神情专注地欣赏着音乐，那自然是他过去对音乐有一定素养的缘故。

“到最后，音乐会在听众们的一次又一次‘再来一首’的一再请求中延续着，钢琴家也非常和气地迎合着他们，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热情的乐迷围拢在钢琴周围。他又弹了几首肖邦的作品；他看来特别钟爱肖邦的作品。最后他离开钢琴向后门走去，身后还跟着一群崇拜者，显然他感到已经为这些乐迷做得差不多了。就在这时，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康维走过去坐到钢琴前，弹起一段节奏明快的音乐。我听不出是谁的作品，而音乐却吸引了清上近素，他激动地返回甲板问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康维有些古怪地沉默了半天，然后回答说他不知道。

“清上近素几乎是叫喊着说这真叫人难以置信，而且显得更加激动。康维看上去在全身心地努力回忆着，最后说那是一首肖邦的练习曲。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当清上近素坚决否认这曲子出自肖邦之手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然而，康维对此事却突然变得愤怒不已，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到此为止，他还未曾对任何事情表露过丝毫的情绪。‘我亲爱的朋友，’清上近素辩解道，‘我知道肖邦的任何一件作品，我敢保证他从没写过你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他也许可能写过这首曲子，因为这完全是池的风格，但他的确没有，请你给我看看有这曲子的乐谱的任何一本版本好吗？’康维认真地回道：‘澳，对了，我想起来了，这曲子从没有印刷过，我曾遇到过肖邦的一个学生，所以才知道有这首曲子……我还跟他学到另外一首未曾发表过的曲子呢。”’

卢瑟福一面用眼睛暗示我别插话，一面接着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音乐爱好者，但即使不是，我也敢说你能想象得出清上近素和我听到康维继续往下弹这首曲子时有多激动。我知道这是他的过去突然而又神秘的一次闪现，是找回他已丧失的东西的第一线索，清上近素自然已完全陷入了这个音乐问题，这问题的确令人迷惑不解，因为肖邦早在 1849 年就去世了。

“整个事情如此蹊跷，不可思议，或许我该附带说一下至少有十来个人目睹过这一场面，其中，有一个加利佛尼亚大学的知名教授。当然，人们可以轻易就断言康维所讲的事情从年月时段来看根本就不可能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可能；然而这音乐本身就有待于作出解释。如果，那两段音乐不是康维所说的那两首练习曲的话，那么又是什么样的曲子呢？清上近素向我保证说假如这两首曲子发表过的话，不到半年就会成为演奏家们的保留曲目，尽管，此话有些夸张，却表明了清上近素对这些曲子的看法。

“争论半天，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而康维仍坚持他说的都是真的，他开始显得有些疲倦，一我就焦急地带他离开人群，然后让他躺下休息。最后一着，我们决定把这些音乐用留声机录下来。清上近素说他一到美国就把所有演出安排料理妥当；康维也答应要与他一起出席音乐会并登台演奏几首，可他没能信守诺言。我时常感到这太可惜，说什么这都是一个遗憾。”卢瑟福看了看表，提醒我说赶火车的时间还很充裕，而他的故事实际上也快讲完了。“因为那天晚上——就是钢琴独奏音乐会的当天晚上——他恢复了记忆。”

“我们俩都回到床上躺下，我怎么都睡不着，而他也来到了我的舱室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的脸紧绷着，布满了悲伤，我只能这样描述，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悲伤，一种同常人一样的哀伤表情，你知道，我的意思是——那是一种漠然或者说没有个性的表情，些许无奈，些许失意的样子。他说他想起了一切，就是在清上近素弹钢琴的时候开始回忆起一些东西，虽然只是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他在我的床边坐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打搅他，让他慢慢去想，用他自己愿意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我说他能够恢复记忆令我非常高兴，但如果他本来不愿回忆这些往事，我会感到难过。他抬起了头，然后对我说了句我以为是过分抬举的话，‘谢天谢地，卢瑟福，’他说，‘你真有想象的天赋啊。’过一会儿，我起身穿好衣服，劝他也穿好衣服，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回在甲板上散步。这是个宁静的夜晚，繁星满天，而且也很暖和，大海看上去一片苍白而粘腻的样子，仿佛是凝结起来的牛奶。要不是因为机器的轰鸣震动，我们简直就像在广场上漫步了。我让康维继续自由地讲述他的故事，也

没有提任何问题。将近天快亮时，他就开始不停地讲，滔滔不绝，等他讲完时，已经是吃早餐的时间，太阳也升得老高了。

“我说‘他讲完了’并不是指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告诉我更多的事情，在后来的一天一夜里他还补充了很重要一些情况。他很不愉快睡不着觉，于是差不多一直都在不停地讲。第二天半夜时分客轮按时到达旧金山，那一夜我们都在客舱里喝酒叙旧;大约 10 点钟他出去了，这一去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该不是在说……”我脑海里闪过一幅自杀的情景一月附平静从容的自杀场面我曾在从圣头岛到君王镇的邮轮上见过。

卢瑟福听后大笑起来，“噢，我的上帝，不，他可不是那种人。他只不过是乘我不备溜掉而已，要上岸那是够容易的了，但是，要是我派人去找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要避开跟踪是很难的。当然，我的确也派人去找过他，可后来得知他千方百计地上到一艘向南航行到斐济运送香蕉的货船上当了船工。”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再直接不过了，三个月之后他从曼谷写信告诉我的，信里还附了一张汇票，说是为偿还我为他花费的一切，他在信里向我表示了谢意并说他很好，还说他正打算去西北方向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就这些。”

“他是什么意思？”

“是呀，这太含糊了，不是吗？有很多地方都在曼谷的西北方向，就连柏林也在曼谷的西北方向嘛。”

卢瑟福停下来，把我的杯子添满，也把自己的杯子满上。

“这是个离奇的故事，或者是他故意把故事讲得如此离奇，我无从所知。音乐曲子的来历固然令人迷惑，可更让我不解的是康维是如何神秘地来到那家中国教会医院这件事。”我说出了这一想法。卢瑟福回答说：“事实上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他到底是怎样来到重庆的呢？”我问道，“我想那天晚上在轮船上他一定告诉过你了。”

“他是说了一些情况，可我觉得很荒谬，我已经给你讲了这么多，剩下的就得保密了。只能告诉你那是一个相当长的故事，在你去赶火车之前，恐怕讲个大概都来不及了。不过，还巧，还有个更方便的方法可以补救；我对自己搞文学创作这一行当并不太自信，可康维的故事的确深深吸引了我，令我反复咀嚼品味，于是我开始把我们在客轮上所谈的东西简略记录了下来，所以我不会把细节忘掉，后来，这个故事的某些方面开始占据了我的创作思维，有一种冲动驱使我更进步，把支离破碎的片断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我并不是说我虚构或者篡改了某些成分，他所给我讲的一切当中已有足够的素材，他讲话很流利，而且很有描述环境气氛的天赋，还有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理解他。”卢瑟福说着，起身取来一个公文包，从里边拿出一像打印好的手稿。“给，这就是，这么说吧，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你这么做，意思是木是认为我并不会相信这个故事呢？”

“噢，话可别说得那么早，不过请记住，要是你的确相信，那它将符合特图利尔的著名理由——你记得不？——天下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也许这种辩证不算太糟，请告诉我对于这一切，你有何想法。”

我带上这些书稿，在去奥斯登的快车上读了其中的大部分。我本打算回到英国后写封长信并把稿件寄还给他，可是耽搁了几天，我还没把信寄出去，却收到卢瑟福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他又要四处漫游了，在几个月内不会有个固定的地址，他说是要去到克什米尔，也就是“东方”。这我并不觉得奇怪。

第一章

5月中旬的巴斯库，局势变得更糟。到20号这天从白夏瓦安排到巴斯库疏散白人居民的空军飞机都已抵达。

需要疏散的人约有80来个，大部分都安全地乘军用运输机飞过了群山众壑。有几架式样不一的杂牌飞机也投入此项遣送任务之中，其中有一架小型客机，是印度禅达坡邦主借给空军使用的。

大约上午10时左右，有四个乘客上了这架飞机，他们是：东方布道团的罗伯特·布琳克罗小姐，美国人亨利·巴纳德，领事赫夫·康维和副领事查尔斯·马林逊上尉。

以上这几个人的名字后来曾出现在印度和英国的报纸上。康维，时年37岁，在巴斯库呆了两年，他所从事的工作，从所经过的事情看来，就像是赛马中下错了赌注，欲罢不能，而他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也就此告一段落。

本来，几个星期之后，或者在英国休几个月的假之后，他将要被派驻另外一个地方，东京或者德黑兰，马尼拉或是马斯喀特。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永远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他在领事馆工作已经十来年，这十年时间已足够检验他的工作能力，估价出自己有多少机遇。他清楚那些肥缺并不属于自己，而这也的确令他得到安慰，而不只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那种观以自慰来表明自己根本不喜欢那些肥缺。他更乐于做一些不太正式却有情趣的工作，即便薪水不高，通常也不是常人眼中的好工作。这无疑在别人看来他办事很不高明，而实际上，他自己感觉还干得满不错，因为这十年他过得还算充实而愉快。

他身材高大，有着深古铜色的皮肤，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修剪得短短的。他不笑的时候看上去严肃而忧郁，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可一笑起来他又显得有些孩子气，他工作太过于紧张或者喝酒过量时，左眼附近会出现一丝轻微的抽搐。在撤离前一夜他一直在捆扎和销毁文件，所以当他爬上飞机时，他脸上的那种抽搐更加明显，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而令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被安排进这架邦主的豪华座机而不是拥挤不堪的军用运输机。当飞机升向高空之时，他让自己尽量坐得舒展一些，他是那种能适应艰苦条件的人，很少会想到要什么舒适的生活来作补偿。

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心里想着尽管可能要忍受到撒马尔罕的艰辛路程，但从伦敦到巴黎他将舒适而安逸地在飞机上度过。

飞了一个多小时后，马林逊说他觉得飞机并没有按直线飞行，然后马上坐到最前面的位子上。他是个二十当头的小伙子，粉棕色的脸颊，看上去很聪明但缺乏很好的教育，这是公立学校的局限造成的，不过也有他自己的优点。他被派往巴斯库的主要原因是有一次考试未能通过，在巴斯库，康维与他共处了六个月，现在康维有些喜欢他了。可康维不愿费神与他说话，他懒洋洋地睁开眼说道：“飞机飞哪条航线，飞行员应该最清楚。”

又过了半小时，疲倦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快使他睡着的时候，马林逊再次打扰他说：“我说，康维，我觉得费纳并没有在驾驶这飞机？”

“噢，他没有在驾驶飞机户

“例才那家伙转过头来，我发誓他不是费纳。”

“这很难说，隔着玻璃板。”

“在任何地方，我都认得出费纳这张脸。”

“哈，他可能是别的什么人，这没有什么。”

“可费纳肯定地告诉过我是他来驾驶这架飞机的呀。”

“他们一定改变了主意，让他去开别的一架了吧。”

“那么，这人又是谁呢？”

“我亲爱的孩子，我怎么会知道呢！你可不要以为每个空军上尉的脸我都能记得住。”

“我认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我认不出这家伙。”

“那他一定是其中你不认识的一个了。”康维笑了笑继续说道，“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达白夏瓦，到时你去和他交个朋友，亲自问问不就得了嘛。”

“这样下去，我们根本到不了白夏瓦，飞机完全偏离了正常航线，还他妈的飞那样高，根本看不清到了哪里。”

康维并不担心，他习惯于乘飞机旅行，所以把一切都想当然。更何况，到白夏瓦之后，他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急于要做，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所以，航程是 6 个小时还是 4 个小时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还未结婚，到了白夏瓦也不会有什么温柔的问候，他是有些朋友，其中有几个也许会带他上夜总会请他喝酒，这是一种惬意的期待，但他也不是特别渴望这样。

当他回顾过去同样愉快却并非完全令他满意的十年时光时，并没有那种怀旧式的叹息。变幻无常，难得的空闲间歇之后又变得很不安定，这就是他自己对过去十年的最好总结，也是对世界局势的概括。他想起巴斯库、北平、澳门和其他一些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最遥远的要数牛津，战后他曾回到那里当过几年学监，讲授东方历史；在铺满阳光的图书馆里查阅那些尘封的资料；推着自行车在校园漫步，这情景很吸引人，但并没有让他激动；他仍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自己仍然是过去的一部分。

一阵熟悉的倾斜，提醒他飞机就要降落。他很想开开马林逊的玩笑，打趣他那坐立不安的样子，要不是那小子突然站了起来，让他的头“膨”地撞到舱顶上，他真会这么做。这时，马林逊把正在过道另一边的座位上打瞌睡的美国人巴纳德弄醒。“我的上帝!”他惊叫起来，“看那边。”

康维看了过去，可看到的当然不是他所预料得到的，假如他的确已经预感到了什么的话。他看到的不是按几何图案排列的整齐的军营和巨大的长方形机库，呈现他眼前的只是一片被太阳烤成红褐色的广阔荒原静躺在茫茫浓雾之下。尽管飞机在迅速下降，但仍然高出普通飞行高度许多。从他那个角度，隐约可以辨出一些长长的，呈波状起伏的山脉，这些山脉的高度离云雾绕绕的山谷也许只有一英里，尽管康维以前从未从这种海拔高度看过，但这的确是典型的边疆景色，给人一种奇怪而深刻的印象。这使他有一种直觉，这地方就在白夏瓦附近，“我认不出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他喃喃说着，然后悄悄（他不想惊动别人）朝马林逊耳语道：“看来你是对的，这飞行员迷失航向了。”

飞机正以骇人的速度下降着，越往下，空气变得越热，底下的土地灼热得就像是突然开了膛的火炉。一座连一座的山峰从地平线上隆起峻峭崎岖的背影；飞机正掠过山峰，沿着一条弯曲似弓的山谷飞行，谷底布满岩石和干枯的河床，看上去就像撒满栗子壳的地板；飞机在气流中使劲摇摆颠簸着，让人难受得就像坐在浪涛上的小船里，这四个乘客都不得不紧紧抓住座位。

“看来他想着陆了!”美国人用嘶哑的声音喊道。

“不可能，”马林逊反驳道，“如果他真这样，那他是疯了，他会把飞机坠毁，然后……。”

然而，飞机真的着陆了。飞行员以不错的技术让飞机颠簸着滑向一条溪谷旁的小空地并稳稳地停在了那里。此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费解且让人疑虑担忧。一群满脸胡子包着头巾的土著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把飞机团团围住，除飞行员外不让任何人下飞机。那飞行员爬下飞机后和他们激动地说着话，这清楚地表明，他根本不是费纳，也不是英国人，甚至连欧洲人都不是。这时，那些人从附近的油料堆里取来几桶汽油，然后倒进容量特别大的飞机油箱里。被困在飞机里的四位乘客都怒不可遏地叫喊着，可那些人却报以幸灾乐祸的咯皮笑脸或干脆就视而不见。如果他们试图下飞机，哪怕是最轻微的动作都会招来 20 条枪的恐吓。康维懂一点当地的普什图语，就用它大声和这些人论理，却没有用，而他用任何一种语言与飞行员交涉，那家伙唯一的反应就是暗含挑衅地挥舞他那把左轮手枪。

正午的太阳火焰般烤在机舱顶部，使飞机里的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再加上竭力的抗争，几乎让他们几个昏晕过去，可他们却毫无办法，因为在疏散撤离时他们都不准带武器。

终于油箱灌满了，盖子被拧上。一只装满温水的油桶从机窗那儿递了进来，尽管这些人似乎没有敌意，可他们却不回答任何问题。

同那帮人又扯了半天之后，飞行员回到机舱，一个帕坦人笨拙地转动了一下螺旋桨，飞机又启动了。就在这么个有限、狭窄的地方，而且负担着很多汽油，可起飞似乎比降落还要灵巧熟练。飞机又高高地升入雾蒙蒙的空中，然后转头向东，似乎在调整航线，此时已是午后。

真是件非同寻常而令人迷惑的事情！当凉爽的空气让他们清醒过来时，这些乘客几乎不能相信这事发生过。

这样的暴行，在动荡不安的前线地区的骚乱事端记录中也找不出第二件，也没有什么先例可以援引。要是他们几个没有成为这一暴行的牺牲品的话，那的确会让人难以置信。

怀疑之后跟着就是义愤填膺，这是很自然的，而义愤之后则是不安和焦虑。

马林逊道出了自己的推测：有人绑架他们以勒索赎金，没有其它让大家更容易接受的说法了。

这种伎俩并不新鲜，但所用的手段非常特殊且很高明。想想眼下所经历的这种事也不是头一例，大伙心里多少舒坦了一些。毕竟，以前也曾发生过绑架事件，而大都以好的结局收场。这些土著人最多把你关进山洞之中直到政府付够了赎金，然后，把你放掉；你会得到相当公平的处置，再说付给他们的钱也不是你自己的，只不过这种事有些令人难堪罢了，然后呢，空军部队就会派一支轰炸飞行中队，你得以平安离开，于是你的余生就会有一段精彩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了。

马林逊有些慌张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巴纳德这个美国人却显得很滑稽："先生们，我敢说，对某些人来说，这的确是一种聪明的推测，可我看不出你们的空军到底有什么辉煌的成就。你们英国人常拿芝加哥等地的劫机事件开玩笑，而我想不起任何一个持枪歹徒曾驾着山姆大叔的某一架飞机逃跑的先例，我感到怀疑的还有一点，就是这家伙是如何处置了那位真正该开这架飞机的飞行员的；他肯定是被塞进沙袋里了，我打赌。"说罢，他打了个哈欠，他是个高大而肥胖的人，一张顽强的脸上刻着幽默滑稽的皱纹，但这并不能抵消他带点悲观色彩的眼袋。在巴斯库，没有人对他有更多的了解，除了知道他来自波兰，也有猜测他的营生与石油有点关系。

而康维此时正忙于做一件很实际的事情。他把他们每个人身上所有的纸片收集起来，然后用各种本地语言在上面写上求救信号，每隔一段时间就朝地面投几片。在这种渺无人烟的地方，机会很渺茫，但还是值得一试。

这第四位坐在飞机里的人，布琳克罗小姐撇着嘴，挺着腰坐在那儿。很少说话，也没有抱怨，她是个瘦小但很坚强的女人，她此时的神情就像是被强迫去参加一个她根本不喜欢的晚会似的。

康维来不及像另外两个男士那样说话，因为要把求救信号译成本地语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不过，有人问话他还是给予回答，并且，勉强同意马林逊"绑架"的推测，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同意巴纳德对空军的谴责。"当然，这件事到底怎样发生是应该看得出来的，在那种动荡不安的地方，一个穿着航空服的人看起来很像另外一个，这并不奇怪，没有人会怀疑一个看上去对业务在行又穿着得当的人。这家伙一定了解一些东西——比如，信号指令等，很明显，他也懂得怎样操纵飞机……还有，我同意你的看法，这种事一定会有人遭殃，有人要惹麻烦的，你完全可以相信，尽管我怀疑不是他。"

"好哇，先生，"巴纳德说道，"我确实很佩服你能看到问题的两面性，无疑，这是最合适的态度，甚至当你被欺骗时都应当这样。"

美国人，康维了解得很。他们习惯于说些自负的话，但也不冒犯人，他宽容地笑了笑，却没有再说什么。

他感到很困倦。那是一种想着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却又无法避开的无可奈何的困倦。

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巴纳德和马林逊还在争论不休，偶尔有一两个看法，康维还听得进去，可当他俩向他征询某个看法时却发现他已睡着。

“累垮了吧，”马林逊说，“过了这么几个星期，也难怪。”

“你是他的朋友？”巴纳德问。

“我和他在领事馆一起工作过，刚巧我知道过去四天四夜他都没有合眼，实际上，我们真他妈够幸运的，有他和咱们一块缩在这么一个小小角落。除了他懂得多种语言，他自有一套与人打交道的办法，如果有人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话，他也会去这么做，但他对大部分事情都很冷淡。”

“好吧，就让他睡吧！”巴纳德表示同意。

布琳克罗小姐终于迸出一句：“我倒觉得他像是个勇敢的男子汉。”

而康维反倒不太相信店已是个很勇敢的人。他实在太疲倦了，他闭着双眼但没有睡着，他能听到和感觉到飞机运行中的每一次摆动，而且也听到马林逊对自己的那一番称赞，他的心里感到有些得意同时又充满忧虑。此时他感到有些反胃，这是他精神焦虑不安时的身体反应。以他过去的体验和经历，他清楚，自己并不属于那种因喜欢冒险而冒险的人。

眼下这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也让他感到一种激情的冲动，那是一种让沮丧迟钝的情感世界得到净化、洗礼的冲动。但他绝不愿意拿生命来开玩笑。

早在 12 年前他就开始痛恨在法国堑壕战中经历的残酷冒险，有几次是拒绝毫无可能奏效的无畏行动才免于一死。甚至他那准尉军衔的获得也并非都因勇气和胆量，而是因为伤筋费神地开发出某种耐久性技术。自从开战以来，无论什么时候再遇上危险，他都渐渐对它们失去兴趣，除非是这种危险可以让他获得过度恐怖的刺激。

他仍然闭着眼，听到马林逊的话，他有所触动且有些沮丧。命中注定，他的镇定总是与勇气相悖，而现在这种心态，实际上是某种没有激情更没有男子气概的表现。在他看来，大伙都处于一种糟糕透顶的尴尬处境，而此时他心里非但没有激起充分的胆量与勇气，反倒对任何将要来临的麻烦感到极端的厌恶和烦躁。

他预见到在某些情况下他必须按照推测来行动。比方说，布琳克罗小姐也在场，而她是个女性，她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在乎这件事，他担心在这种场面自己难免会做出不相称的举动。然而他做了一番像是刚刚醒来的样子之后，首先就同布琳克罗小姐说起话来。他发现她竟不年轻也不漂亮——德行也不敢恭维，不过，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这样的人却非常可靠，也在这样的处境之中他们会很快发现自己的长处并加以发挥。

他也着实为她感到难过，因为他注意到马林逊和那个美国人都不喜欢传教士，尤其是女传教士，他本人并没有什么成见，但是他却担心她对他的直率不太习惯，甚至会觉得很难为情。

“看来，我们已经处于一种奇怪的进退两难的窘境，”他朝她轻声说道，“但是我很高兴你能冷静地面对它，而且我并不认为真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

“如果你能够阻止的话，那就一定不会发生。”她的回答并没有让他感到安慰。

“你得让我知道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让你轻松一些。”

巴纳德抢过话头，“轻松？”他扯着嘶哑的嗓音嘟嘁道，“怎么了？我们当然轻松自在，我们正在享受旅行的快乐，可惜，我们没有扑克——要不我们就可以打几局桥牌了。”

康维虽不喜欢桥牌，但他对这种乐观颇为赞赏。“我想布琳克罗小姐不打牌。”他笑着说。可传教士却轻快地转过身来反驳道：“我真会打牌呢，而且，我从未发觉扑克牌里有什么有害的东西，《圣经》里也没有什么反对打牌的条文。”

他们都笑了起来，似乎有些感激她给他们找到一个借口。不管怎样，康维并不认为她歇斯底里。

整个下午，飞机都在高空的薄雾中翱翔，由于飞得太高而无法看清下面的东西。时不时地，每隔稍长的一段距离，这慢纱般的轻雾间或消散开去，下面就呈现出锯齿状凸凹不一的山峰的轮廓和某条不知名的河流隐约闪烁的水光。还可以粗略地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得出来飞机仍在向东飞行，偶尔偏向北方；然而，飞机要飞向何处还得看飞行速度，这康维就无法准确地推断出来。

可以想得到这飞机可能已消耗了大量的汽油；不过这也得看具体情况而定，康维并不了解飞机的技术性能，但他坚信这飞行员，且不管他是谁，肯定是个十足的行家；能在岩石遍布的山沟里着陆就能证明这一点，还有此后发生的其他事情中也可以看出。康维无法抑制一种情感，一种始终属于他的，总伴随着曾让他荣耀过的优越感和无可争议的能力而产生的情感。

他是如此地习惯于别人向他求助，以至于当他仅仅意识到某个人不想求助也不需要帮助都会让他平静下来，甚至在日后更令人窘困的场合中都会保持清醒与冷静。可是，康维不愿他的同伴们来分享这种微妙的情感。他明白比起自己，他们几个应该有更多各自的理由感到焦虑不安。

比如，巴林逊已在英国与一个姑娘订了婚；巴纳德也可能有家室；布琳克罗小姐则有工作，假期什么的，管她怎么认为。不知是否出于偶然，马林逊恰恰又是最不镇静的一个，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走，他也渐渐变得越来越激动——敏感，而且，对康维那张冷冷的没有热情的脸也开始不满起来，原先他在背地里对这种冷静还大加称赞过一番呢。

不一会儿，一场激烈的争论在飞机轰鸣的马达声中开始。“看这边，”马林逊怒气冲冲地吼道，“难道咱们就这样百无聊赖地坐在这儿听任这疯子为所欲为吗？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砸掉隔船板就把那家伙弄出来？”

“根本没办法，”康维答道，“他有武器而我们手无寸铁，另外，我们没有人知道怎样操纵飞机让它着陆嘛。”

“这该不会太难，我敢说你能办得到。”

“亲爱的马林逊，为什么总要我去创造这样的奇迹呢？”

“唉，不管怎么说，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够让我心烦的了；难道咱们就不能让这家伙把飞机降下来吗？”

“你说该怎么做呢？”

马林逊更加急躁，“晦，他不就在那儿吗？差不多就离我们 6 英尺，而且，fiR 们三个对付他一个人哪！难道老这样眼睁睁盯着他该死的背影？至少，我们可以逼迫他讲出事实真相嘛。”

“那好吧，咱们试试。”康维说着，三步并作两步朝客舱与驾驶舱之间的隔板走去。这驾驶舱位于飞机前端稍高的位置，有一块进长约 6 英寸（时）的正方形玻璃隔板，可以滑动打开，透过它，飞行员只用把头一转，稍俯一下身就可以与乘客交流。康维用指关节叩了几下玻璃隔板，里面的反应差不多如他所料那样滑稽可笑。玻璃被滑到边上，左轮手枪的枪管冲他指了指，没有说上半句话，就这样，康维没有与那家伙争辩什么就退了下来，玻璃又给关上了。

一直静观事态的马林逊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结果。“我认为他并不真放开枪，”他嘴咕道，“可能只是吓唬人。”

“没错，”康维也同意这一看法，“但我觉得最好是你来证实证实。”

“唉，我倒觉得咱们应该起来反抗才对，而不是这样听凭这家伙摆布。”

康维表示赞同。通过红衣战士协会的社交场合以及学生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他认识到这

样一种惯例式的传统，那就是英国人英勇无畏，从不投降，且从来不败。而他却说："不择时机而且没有取胜把握就仓促上阵，那是很不明智的举动，我可不是那种英雄。"

"说得好，先生，"巴纳德热心地插了进来，"当你被人任意摆布的时候，你也要心甘情愿地听之任之，逆来顺受峻，要是我，只要还活着就要今朝有酒今朝醉，抽一支雪茄吧！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会有额外的危险将降临到我们身上。"

"我倒不介意，不过这恐怕会让布琳克罗小姐不舒服。"

巴纳德反应挺快，马上赔不是："对不起，女士，我抽烟不会妨碍你吧？"

"不不，"她通情达理地答道，"我自己并不吸烟，但我喜欢雪茄的味道。"

康维觉得所有的女人都会这么说，而布琳克罗报自然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无论如何，马林逊的激动情绪稻平静下来一些。为了表示友好，他给康维递上一支烟，自己却没有抽一支。"我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康给温和地说道，"我们面临的前景很不妙，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糟，因为对付这种事我们没有多少办法。"

"换个角度讲，也有可能会朝好的方面发展呢。"他不禁又补充道。他仍然感到非常疲惫。而他的性格中有某种一般人称作"懒散"的东西，尽管不是那么突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能力去对付更棘手的问题，而且很少有人会更好地承担责任；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付诸行动，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两者都体现于他的言行之中，而且他把这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可他总盘算着让其他能够胜任或者干得更好的人来实际操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无疑是这种小聪明使他在部队服役中获得成功并且承担的风险比预想的要少。现在，他没有足够的野心和勇气把责任硬推给别人，或者在真正无事可做的时候为自己的无动于衷作一番振振有词的标榜。

他的敏捷有时只能看作是一种草率而简单的举止，而他在危急时刻的冷静，虽令人钦佩，却经常让人觉得过分谨慎。官方人士却喜欢认为康维是一个把努力的目标强加给自己的人，他表面上的无动于衷只是掩藏他丰富而良好的情感素养的外衣。

一种暗暗的怀疑一直伴随着康维，有时这种怀疑像急流一般直涌上来，难道他真的是表里如一地沉着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丝毫不在乎。不过，如这"懒散"一词也是不太妥贴的说法，大多数外人对他的看法有失偏颇，其实他的这种个性，非常简单却令人迷惑——他只是喜欢清静、沉思，还有他乐于独处。

他已经屈身侧坐了这么长时间，而现在也没什么事，于是干脆就靠回座位睡起觉来。当他醒来时，他发觉其他几个人，不管先前那种种的担忧和焦虑，照样屈服了。布琳克罗小姐闭着眼直绷绷地坐着，像一禅陈旧而失去光泽的时装塑模；马林逊身子前倾，懒洋洋地靠坐在座位上，一只手撑着下巴，那个美国优已是鼾声如雷。没有什么理由包括刚才的大喊大叫使他们如此困倦，康维考虑得比所有人都明智。忽然，他感到自己身上涌起一阵轻轻的眩晕，心也怦怦直跳，然后感到有一种力量在猛烈地吸吞着自己。他记得过去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反应——那是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上。

不久，他转头朝窗外望去。但见，天空碧蓝如洗，午后的明媚阳光下一种梦幻般的景色向他飘来，仿佛一下子就把他余下的呼吸从肺里攫了出来。远远地，在视野的尽头，隐隐呈现出一溜绵延重叠的雪山峰峦，被冰 1!! 装扮得银彩飞扬，雪峰仿佛飘浮在绵绵的云层之上。

飞机整整迂回绕飞了一个圆周，然后朝西面飞去，与地平线渐渐叠合在一起，那地面的色彩强烈慧眼，几乎有些花里胡哨，仿佛就是几个半疯半癫的印象派天才大师笔下的彩画幕布。

此时，在这巨大的舞台之上，飞机嗡嗡沉闷地盘旋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峡谷上方，对面是一堵陡峭得近乎垂直的白色悬崖，要是没有阳光照射在上面，还会误以为这悬崖就是天空的一部分。就像从莫林看到许多层层叠叠的少女峰般闪耀着令人炫目的灿灿银光。

一般的事物不会轻易给库维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作为生活习惯，他不太关心"风景"，

尤其不在乎那些由富于创意的市政当局设置了园林座椅的著名景区。有一回，有人带他到印度达吉岭附近的老虎岭去看埃非尔士峰（珠穆朗玛峰）的日出景观，他却发觉这世界最高峰确实让人失望。而此刻，飞机窗外的这一令人心悸的奇观却完全不同，它没有那种故作姿态的媚气，那傲然屹立的冰山雪峰中蕴藏着某种自然原始而神奇怪诞的东西，一种壮丽雄奇之中交织了苍莽与不协调的风格，令人感到难于接近。

康维沉思着，一面查阅地图，推算距离，估计时间与航速。之后，他发觉马林逊也醒了过来。于是他拍拍这小伙子的胳膊。

第二章

这是康维典型的个性特点，不管其他人怎么样群情激奋，他也不太理睬他们大惊小怪的叫嚷；然而，在后来当巴纳德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却以一个大学学监对待问题的态度，作出了不偏不倚而简明扼要的阐述。

他认为并且也这么说，他们有可能仍在印度的范围内；飞机已经向东飞行了几个小时，因飞得太高而看不清更多的东西，不过，可以隐约感到飞机很可能沿着某一列大概是东西向延伸的河谷飞行。

“我想我不是光凭记忆，可这儿给我的印象很像是印度河上游的河谷地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已被带到一个很奇特又壮观的地方，你也看到了，真是这样。”

“那么，你是知道我们在哪儿噗？”巴纳德打断了他。

“哦，不——我以前从没到过这附近的任何地方，但我一点都不怀疑那座山就是纳嘎帕巴山，就是那位哑剧演员丧命的地方；从山的结构和总体地形状况来看，似乎与我听到的很接近。”

“你是个登山爱好者吧？”

“年轻时候我很喜欢登山，当然，在瑞士只是一般性的登山而已。”

马林逊愠怒地插话道：“来说说我们到底要何去何从可能更有意义，我的上帝，谁能告诉我们到底去向哪里。”

“我看，我们好像是朝向远处的那座山，”巴纳德说，“你说呢，康维？请原谅我这么称呼你。不过，假如我们大家都要一块冒点小小的风险的话，老这么客气拘礼，岂不可惜。”

康维却认为任何人直呼其名地叫他是很自然的事，巴纳德就为这而道歉地倒觉得没有必要这么认真。“哦，当然是这样，”他表示同意并接着说，“我认为那座山一定是喀拉昆仑山，那里有数道峡关可以通行，要是我们的伙计想要翻越此山的话。”

“我们的伙计？”马林逊叫了起来，“你是指我们那位狂人吗？我以为是放弃绑架论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已越来越远离前线地区，这一带又没有什么土著部落。我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那家伙是个丧心病狂的疯子，有谁会发了疯把飞机飞进这种荒野之地呢？”

“我知道除了那个该死的‘出色无比’的飞行员，谁都不会，”巴纳德回敬道，“我对地理没有多少研究，但我却知道这些山被认定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如果确实如此，那飞越这些山脉将是一次一流的飞行绝技表演。”

“而且，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布琳克罗小姐意外地插进一句。

康维没有发表意见。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人类的疯狂——在他看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你想为很多事情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缘由。

他反复琢磨着——机舱里那丝毫不起眼的秩序与窗外如此粗犷狂放的自然景观形成的鲜明对比，忽地突发奇想：或者，是人的意愿，上帝的疯狂，反正，两者必居其一。要是能够

十分确定该从哪一方面看待这个问题，那该多令人满意。

他一面注视着窗外，一面沉思着。这时，一种奇妙的变化发生了，整座山的光晕变成了瓷青色，随着山坡的凹陷又渐渐变化为暗淡的紫色。一改他平日的冷静与淡漠，康维心底升腾起更加深沉的情感——不全是激动，也非胆怯，而是一种强烈的期望。他说："你的想法很对，巴纳德，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离奇。"

"管它离不离奇，我都不想对此发表意见，"马林逊固执地说道，"我们并没有要求把我们带到这里，天知道我们到了哪里，到底该怎么办，管它那是个什么地方。我倒看不出会有行凶伤害的事情发生，因为那家伙恰恰是个特技飞行员，即使是，最多也只是个精神病，我曾听说过有飞行员在飞行中变疯了呢。这家伙一定一开始就发了疯，这是我的看法，康维。"

康维默默无语。他讨厌在马达的轰鸣中无休止地大叫大嚷。毕竟，争论可能会发生什么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当马林逊固执己见地陈述看法时他却开了口："好一个理性十足的疯子，你可别忘了他是怎么降落给飞机加油，而且也只有这种飞机能飞这样的高度。"

"这不能证明他没疯，他该是疯狂到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对，当然，有这种可能。"

"好了，我们必须定一个行动方案。飞机着陆以后我们怎么办？如果他不让飞机坠毁，给我们一条生路，那又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应该赶紧跑过去向他祝贺他绝妙飞行的成功。"

"还来不及让你能活下来庆贺呢。"巴纳德回敬道，"那我就让你自己一个人跑过去向他道贺。"

同样，康维讨厌这种没完没了的争执，尤其是那个美国人总是一副冷静而自得其乐的样子，似乎有十二分的把握来处理问题。

康维已发觉大伙还远未达成统一的行动方案。然而也只有马林逊显得烦躁不安，这可能与海拔有一定关系，稀薄的空气对人体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康维仅是感到四肢有些麻木可头脑却清醒，那并没有很大的妨碍，确实，他只能一阵一阵短促地吸入清冷的空气。这整个事态的情形是令人发指的。可他此刻却没有气力来抱怨什么。这事进行得如此有目的性，而且有强大的迷惑力。

他凝视着那一座壮丽雄奇的山峰，一阵惊喜而快慰的感觉涌上心头——在这个世界上如此遥远，与世隔绝，渺无人烟的角落，竟然还有这样绝美的地方。

喀拉昆仑山的冰雪垒壁更加鲜明地高耸向北面阴沉的灰褐色天空；山峰泛着清冷的寒光，它雄峻，遥远，无名，却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比那些著名的巨大山峰要矮千把英尺却使它们永久地免于受到登山探险者的搅扰；而且这些山峰对那些乐于破记录的探险者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康维处于这类人的对立面；他倾向于从西方人追崇极至的理想观念中看到庸俗的成分。那种"最高的极限"在他看来是不适当的，而且也许比起"徒有其高"的架势要平凡得多。事实上，他不屑于过多地争名夺利，他已经对纯粹的功名感到厌倦。

他仍在凝神观赏着飞机窗外的景色。黄昏的暮光开始降临，深深地浸染着那丰厚的，如鹅绒般轻柔的朦胧；这暝色仿佛是画家笔下的渲染，向上弥漫升展着。此时，整座山脉显得更加接近，并渐渐地淡入那茫茫的沉暗辉光之中。一轮圆圆的满月徐徐升起，仿佛就是天上的明灯，用柔和的光一一地轻抚每一座峰峦，一直普照到远方瓷青色天幕尽头那熠熠生辉的长长的地平线。空气渐渐变凉，突然之间，一阵狂风袭来，令人难受地撕扯着飞机。这些新增加的痛苦不断地消磨人们的意志。

无法预料飞机是否能在黄昏之后继续飞行。现在，唯一的最后希望就是油料的耗尽。而这肯定是用不了多久了。

马林逊又开始为这事争辩起来，可康维却不太情愿，因为他真不知道，只是说了自己大概的估计：最多能够达到 lop 英里的距离，而他们已经飞了其中的大部分航程。

“唉，我们到底会被弄去哪里呢？”这年轻人可怜巴巴地问道。

“这不好判断，但有可能是西藏的某个部分，假如这些山就是喀拉昆仑山，那就早越过西藏了。其中的一个波浪状山峰，这么说吧，一定是 KZ，一般地被认为是世界第二高峰。”

“仅次于埃菲尔主峰，”巴纳德评说道，“哎呀，这是一种景观哪。”

“以一个登山者的观点而言，这山要比埃菲尔士峰要更难攀登。艾伯路奇公爵曾以为绝对没有攀登的可能而放弃了这座山。”

“噢，上帝!”马林逊烦躁地叹着气。而巴纳德笑道：“我想你就是这次旅行的官方导游，康维，这我都接受，只要有一瓶科汉克咖啡白兰地，我才不管什么西藏还是田纳西呢。”

“可是我们怎么来对付这件事呢？”马林逊又急切地催促起来，“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这是什么意思嘛？我简直不明白你们怎么还能拿这开玩笑。”

“好了，最好把它当作一种风景好吧，年轻人，再说，要是照你说的把每件事情的面纱都揭去，那恐怕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喽!”

“这家伙一定是疯了，我再也想不出任何可以说明这件事的理由，你能吗？康维？”

康维摇了摇头。

布琳克罗小姐转过头来，好像她每一次谈论的间隙都这么做。“因为你们没有向我征求什么意见，也许我不该说什么，”她已经说开了，带着一种哀切的谦逊，“可是，要我说，我会同意马林逊先生的看法。这个卑鄙的家伙脑子肯定有些问题，当然，我是指那个飞行员。如果他不疯的话，怎么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和借口，”她加油添醋，十分自负地叫嚷道，声音压过喋喋不休的喧噪声，“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旅行！开天辟地头一回！以前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肯去坐飞机，有一个朋友曾苦口婆心地劝我乘飞机从伦敦会巴黎都没有说动我。”

“现在，你是从印度飞到西藏峻，”巴纳德调侃道，‘步情往往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有琳克罗接着说，“我曾认识一个到过西藏的牧师，他说藏族人非常古怪，他们以为我们是猴子变成的。”

“他们可真聪明。”

“噢，亲爱的，不，我不是指现代意义的，他们这么相信已有好几百年了，这也只是他们众多的迷信之一，当然我本人是反对一切迷信的，而且我认为达尔文比藏族人还要荒唐，我信奉《圣经》所说的一切。”

“我想：你是个原教旨主义者？”

可布琳克罗小姐似乎未解其义。“我原来是属于 L·M’S（伦敦传道协会），”她尖声地叫嚷道，“但我不同意他们婴儿洗礼那一套。”

康维一直都觉得这种议论非常滑稽可笑。这很早以前就在伦敦教会组织当中吵得沸沸扬扬。还有，他回想起了在奥斯顿车站那场关于神学的争论引起的不快。

渐渐地他开始感到布琳克罗小姐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他甚至想到要不要为她披上自己的一件衣服让她夜里不至着凉，可最后又想她的身体说不定比自己的还要结实，于是把身体缩成一团，闭上了眼睛，很快就平静地睡着了。

飞机继续往前飞着。

突然，机身猛地一阵倾倒，把他们都给惊醒过来，康维的头“膨”地碰到窗上，使他晕昏了片刻；而飞机又突然来了一个回侧，使得他的身体在两排座位之间猛地踉跄了一下。这时天已冷了许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表：指针指示着 1：30，他该已睡了不少的一段时间了。一种很大的震动声贯入他的耳里，他还以为是幻觉，可接着他就注意到马达已经停止运作，而飞机正逆着呼号的大风滑翔着。朝窗外一瞧，可以看到地面已经相当接近，模模糊糊的青灰色在下面蹦跳着飞掠而过。“他就要着陆了!”马林逊叫了起来，而

曾被飞机的倾侧抛出座位的巴纳德，带着讥讽的口气冷冷地回应道：“要是他真那么幸运的话。”布琳克罗小姐，似乎整个骚动不安的场面对她没有什么干扰，只是非常平静地把头上的帽子扶正，好像是多佛海港就在她的眼前。

不一会功夫，飞机开始落地，然而，这次却是很差劲的着陆——“晦，上帝！真他妈差劲，真他妈糟透了！”马林逊一面嚼咕着把手紧紧地抓着座位。飞机足足冲撞摇摆了十秒钟；一声猛烈震耳的声响传进舱内——其中的一个轮胎爆炸了。“这下完蛋了，”他悲观丧气地嚷了起来，“尾橇都破了，现在我们得原地不动呆在这儿了，那是肯定的。”

康维这人，在紧要关头，从不喜欢多嘴，他伸张着麻木的双腿，用手摸摸头上被窗子碰着的地方。起了个包，没什么事。现在，他必须有所作为来帮助这些人。然而，当飞机停稳时，四个人当中他最后才站了起来。“当心点，”当马林逊扭开舱门正准备跳下飞机的时候，他叫了起来；一陈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后，这年轻人回道：“用不着担心——看上去这儿是世界的尽头——连个人影都没有。”

不一会，他们都感到一阵令人战栗的寒冷。耳边只有风的吼鸣和他们的脚步踩踏出的嘎吱嘎吱的声响。他们感到已经陷入一种郁郁寡欢、凄凉消沉的忧郁之中，这种沮丧的情绪甚至弥漫、充斥着周围的一切，月亮躲进了云层背后，朦胧的星光伴着风的吼鸣，映照出一种深邃而惊人的空旷。

用不着多加思量，任何人都能觉察得出这荒凉的世界是高山重重，连绵起伏。其中有一列山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闪耀出微微的光芒，远远望去像一排犬牙。

而此时，狂热而且急性子的马林逊正在摆弄飞机驾驶舱门。“在陆地上，我才不怕这家伙况，不管他是谁，”地嚷嚷着，“我要马上和他理论，理论……。”

其他几个在一旁担忧地看着，被眼前这种激烈的举动惊呆了。康维随后也冲了过去，可是已经太迟而未能阻止这一贸然的行动。几秒钟后，马林逊又跳了下来，紧紧地握着手臂，扯着嘶哑的嗓子断断续续地嘀咕道：“我说，家维，真是奇怪……我觉得这家伙是病了，或是死了；我怎么都问不出半句话来，过来看看……。我拿到了他的左轮手枪。”

“最好把枪给我，”康维说道，虽然他被不久前那一撞弄得仍有些晕头转向，但还能控制自己的行动。在他看来，周围的环境十分恶劣，令人难受。他自己僵硬地爬上一个位置，从那儿可以不是那么很清楚地看到关闭着的驾驶舱。迎面有一股呛人的汽油味扑鼻而来，因此他没有冒险用火柴。他只能隐约辨明飞行员身体向前扑着，头弯倒在操纵杆上。他摇了摇他，并解下他的头盔，然后，松开他脖子上的衣服。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来说：“没错，他真是出了事了，我们得把他弄出去。”

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感到康维也出了什么事。他声音尖锐而刺耳；他再也喊不出别的声音来表明不能在这种充满疑惧的当口犹豫不决。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他已顾不得自己的劳累和困倦了。显而易见，有一件事不得不做。他更习惯于担当最关键的角色，眼下他正准备处理这事。

在巴纳德与马林逊的帮助下，他把飞行员拖出座位然后抬到地上。他只是昏迷不醒，并没有死，康维并不懂急救法，不过，像他这样长期在外生活的人，疾病的症状差不多都熟悉。“可能是高海拔引起的心力衰竭。”他说着，一面俯下身去看了看这个陌生的男子。“在这儿我们没有什么办法救他——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避开这可恨的大风；最好还是把他抬进机舱里面，我们也得进去呆着。我们根本搞不清我们在哪儿，天亮之前不要指望离开这里。”

大家一致同意并接受了康维的建议，就连马林逊都赞成。他们把这人抬进舱内，让他挺直地躺在座位之间的过道上。

里面并不比外面暖和多少，只是把猛烈的寒风挡在了外面。

时间还没有过多久，这风成了大家的心腹之患——成了整个凄惨悲凉之夜的主旋律。那可不是一般的风，不仅仅只是寒冷强骇，而是紧紧包围着他们的一种疯狂与肆虐；又像是一

位艺术大师在自己的天地里狂呼乱叫，纵情宣泄。这狂风刮得使负重的飞机都翘了起来，它凶恶地摇撼着飞机。康维从机窗望出去，看见这风似乎要把星星的光芒都给旋扫走了。

这陌生人毫无生息地躺在那儿，机舱里一片昏暗，地点又那么狭窄有限，康维只好擦亮几根火柴，艰难地查看这个病人却看不出什么名堂，“他的心跳很微弱。”他最后说道。这时，布琳克罗小姐摸索了一下她的小挎包，关切地拿出了一个瓶子，“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对这可怜的人有点用。”这让众人吃了小小一惊，“我自己还没沾过一滴呢，不过，我总随身带上它以防万一，而现在就在万中之一，对吧？”

“我想是的，”康维冷冷地答道。他扭开瓶盖，闻了闻，然后往那人口中倒了一点白兰地。“只是给地填点东西罢了，谢谢。”隔了一会儿，那人的眼皮微微动了动。马林逊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我可不干，”他叫道，还放肆地大笑道，“看看，这么些该死的蠢货点上火柴守着一具死尸……

而他算不上漂亮对不对？我说他是个‘小瘪三’，要说他是什么东西的话。”

“可能，”康维的语气平静而严肃，“但他还不是一具死尸，我们带上他说不定会有点好运气呢。”

“好运？这是他的运气好，而不是我们。”

“不要太过于肯定，无论如何，把你的嘴闭上！”

马林逊身上还有着十足的学生气，以至于他会响应一个长者粗率的责令，他明显地没有控制好自己（显然，他的自制力很差）。虽然，康维为他感到愧疚，但他更注重这飞行员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他，处于孤立的他，说不定可以对他们目前的困境给个说法。康维不愿老是靠推测的方法来进一步分析这件事，这一路上已经扯得够多的了。他现在忧心忡忡，哪有心思继续探究个中的迷津；他也意识到整个事情不再是令人激动的历险而越来越明显地预示出将是一场持久的磨难，最后以悲惨的结局结束。

整个夜晚狂风肆虐，康维通宵地守着夜。他依然坦诚地面对现实，他也没有伤筋费神把这一事实告诉他人。

他估计这次飞行已经远远越过喜玛拉雅西部的山峰并朝着那些昆仑山地区鲜为人知的高峰前进。以此推论，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地球表面最高且最荒凉冷清的地带，也就是西藏高原，这儿即使最低的峡谷地带也有两英里高，这大片的渺无人烟的，萧风狂舞的高原，大都未曾探索过。

他们就处在那片凄凉偏僻山野之地的某个角落。在这种孤立无助的莽荒之地，比起被放逐到沙漠孤岛的感觉，好不到哪里去。

突然，一种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变化发生了，仿佛有什么更加神秘的暗示来回报他的好奇。原先被云朵掩藏的那一轮圆月又悬挂在影影绰绰的高地边缘上空，同时还半遮半掩地揭开前方那一片黑暗的幕帐。

康维眼前渐渐呈现出一条长长的山谷轮廓，两边绵亘着圆丘状起伏的，看上去令人愁郁忧伤的低矮山峰，黑黝黝的山色鲜明地映衬着瓷青色的茫茫夜空。而他的视线被不可抗拒地引向山谷的正前方，就在那星凌空高耸着一座雄伟的山峰，在月光的朗照下闪烁出烟烟的辉光。

在他的心目中，这该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山峰。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冰雪之锥，简单的轮廓仿佛出自一个孩童的手笔，且无法估计出它有多大，多高，还有它离得到底有多近。它如此地光芒四射，如此地静谈安祥，以至于康维有那么一会儿甚至怀疑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康维正对着山呆呆凝望的时候，一溜轻轻的云烟遮上这金字塔般的山峰边缘，表明这神奇景致的真实不虚，再有，那微弱的雪崩的隆隆响声更证实了这一点。

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想噢醒其他几个一起分享这壮丽的景致。但是又考虑到这样可能会影响这一片宁静的氛围。不仅仅此，以一个常规的角度来想一想，这样一种原始的壮观景物，

只是更加突出了与世隔绝和潜在着的危险因素。很有可能，从这里到有人居住的地方起码也有百里之遥。他们没有什么吃的；除了那把左轮手枪，他们没有别的武器；这飞机也已经损坏而且燃料也差不多耗尽，就算有人知道如何驾驶它也无法使用。他们没有抵御这可怕的寒冷和狂风的衣服，马林逊的摩托服和风衣抵不了多少事，布琳克罗小姐甚至紧裹上毛衣和围巾像是来到极地探险似的，康维第一眼见到她这副样子觉得很是滑稽，她也不会很舒服。除了康维自己，他们几个都有海投反应，就连巴纳德都因过度紧张而陷入忧郁消沉之中。马林逊自言自语地摘咕抱怨着；很清楚如果这种苦楚和艰难继续持久下去他会怎样。面对如此凄凉悲苦的场面，康维情不自禁向布琳克罗小姐投去钦佩的目光。她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康维这样想，没有一个向阿富汗人教唱赞美诗的女性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然而，她确实很不一般。在每一次磨难之后，仍然在平凡中透出不平凡的气质，因此康维对她心存一种深深的好感。“希望你不要太难过。”当他与她的目光相遇时他怜悯地说道。

“战争期间，那些战士遭受的磨难比这还要重啊。”她答道。在康维看来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也没多少意思相比，老实说，当年在战壕里自己也从未度过这样一个难熬的夜晚，就算其他许多人都曾经历过。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个奄奄一息的飞行员身上。这会儿，他一阵一阵不规则地呼吸着，偶尔有轻微的抽搐。马林逊推断他是中国人也许是对的。他有着典型的蒙古式的鼻子和颧骨，尽管他成功地冒充了一次英国空军上尉。马林逊说他难看，可曾在中国生活过的康维却认为他长得还算过得去，只不过现在在四周点成一圈的火柴灰黄光线的照射之下，他毫无血色的皮肤和张着的嘴是显得不那么好看。

夜，慢吞吞地向前拖曳着，每一分钟似乎都那样沉重且可以触摸得到；仿佛得推它一把为下一分钟让路。过了些时辰，月光渐渐暗淡下来，连同远处幽灵一般的山影也隐藏了起来；然后是倍加的黑暗，寒气还有驻风不断地上演着恶作剧，一直到黎明慢慢走近。当曙光渐露之时，民亦落下了“帷幕”，渐渐弱了下来，留给这个“世界”怜悯的宁静。

前方勾勒出苍白的三角形，这金字塔式的山峰又呈现眼前。开始是灰色，接着换成了银色，后来，太阳最初的光芒吻了上来，这顶峰竟妆点上了粉色的胭脂。

一片逐渐褪去的朦胧之中，山谷亮出了模样。卵石和砂砾往上堆积成斜坡状的地面，显现了出来。这可不是一幅令人感到亲近的画面；可对康维来说却是。当他环顾四周观察着眼前的景物时，发觉这山谷之中蕴涵着某种奇怪而微妙的理念；一种全然不是纯粹浪漫色彩的吸引力，而是一种钢铁一般的，几乎是充满了理性的风格。

远处这座白色金字塔让你在心底不得不接纳它，虽激不起多少罗曼蒂克的激情；这就如同人们不得不接受欧几里德定理一样。当太阳终于上升到蔚蓝色的天空时，他又一次感到了丝丝的快慰。

气温渐渐变暖，其他几个同伴都醒了过来。于是，家维建议把飞行员抬出去。他想外边极为干燥的空气和暖和的阳光可能对抢救他有益。他们这么做了，然后又一次开始守护这个病人，这回是比夜里好办多了。

终于，这个人睁开了眼并开始有些痉挛地说话。他的四位乘客都俯下身，仔细听着除了康维谁都听不懂的声音；康维偶尔也作回答。过了一些时候，这人变得更加虚弱，说话也越来越困难，最后断了气，当时，大约是上午 9 对。

康维转过头来对着他的同伴。“非常遗憾，他只讲了一点点，我是说，比起我们想要了解的情况。仅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已经在西藏地界的边缘，至于他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儿，他没有说出任何连贯的理由，不过他好像识别地点和方位。他说的那回汉语我听不太明白，但我想他提到沿这山谷附近有一座喇嘛寺。我推测，我们可以到那儿寻弄些吃的，还可以避避风寒。香格里拉，他是这么称这座寺庙的。‘拉’在藏语中是‘山中隘道’的意思。他一再奉劝我们应该到那儿去。”

“我可看不出应该去那儿的半点理由，”马林逊说道，“更何况，他很可能已经神志不清，

不是吗？”

“这个，你知道的并不比我多多少。可是，我们不去那地方，又去哪里呢广

“到想去的任何地方，我无所谓。我可以十二分地肯定，这香格里拉，若是在那个方向，那一定离文明世界还要相隔几里呢。如果我们是在缩短而不是在延长距离的话我会更高兴，真他妈扯淡，老兄，难道你不想带我们回去了吗？”康维耐心地答道：“我想你还没有很好了解我们所处的地点，马林逊。我们现在是在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个角落，就是装备齐全的探险，都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你想想，在几百里的范围内很可能还有类似的山乡野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想要从这儿走回白夏瓦，我看不太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能这么做。”布琳克罗认真地说道。巴纳德点了点头，“这么看来，要是这喇嘛寺就在这一范围的附近，那咱们还真他妈幸运。”

“也许是比较幸运，”康维表示同意，‘啊况，我们没吃没喝的，还有，你们也都看到了，这荒山野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生存的地方。过不了几个钟头，我们就得挨饿。还有，要是今晚我们还呆在这儿的话，就得又一次面对狂风与严寒，这可不是好受的哟。我看，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找到人，可除了我们了解到的地方还能到哪里去找呢？”

“要是那是个圈套可怎么办？”马林逊问道，但巴纳德做了回答。“一个不错而且温馨的圈套，”他说，“里头还有一片奶酪，这最合我意不过了。”

大伙都笑了起来，而马林逊没笑，而是一副心神不宁，神经过敏的样子。最后，康维接着说：“我赞同，这大家多多少少都同意了吧？沿山谷有一条明显的小路，看来不太陡，不过我们得走慢一些。无论如何，这儿我们干不成什么。我们也不能不用甘油炸药就把这个人埋炼另外，喇嘛寺里的人说不定可以为我们回去提供脚夫呢。我们会用得着他们的，我建议我们立刻动身，即使我们到傍晚找不到那地方也来得及返回这里在飞机里再过一晚。”

“假如我们真能找到的话？”马林逊仍然毫不妥协，“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被杀掉呼？”

“没人能够保证。可是，我认为这样的风险较小，也许也是值得的冒险，比起在这等着饿死，冻死要好。”康维说道，又觉得这样令人扫兴心寒的逻辑不太适合这种场合，“说句老实话，人们很少会把一座佛教寺庙同谋杀这等事联系在一起，在英国大教堂里所发生的，人命案，这里却很少有可能出现。”

“像坎特伯雷教堂的圣•托马斯。”有琳克罗小姐说着，一面一个劲地点头称是。不过她整个曲解了康维本来的意思。

马林逊无奈地耸耸肩，恼怒而又消沉地说道：“好极了，就这样！我们就去香格里拉。管它是在哪里；管它是什么地方，我们都要去的。不过，我可是希望它可别在那座山的半山腰上。”

这话无意中却把大家的目光都引向那座微微闪烁着光晕的雪锥，山谷也正是朝着这雄伟的山峰延伸开去。在白昼充溢的阳光下，整座山显得倍加雄奇壮美，后来•，…•他那双凝视出神的眼睛突然瞪大了许多——他们看到一些人影远远地沿着山坡渐渐朝着他们走来。“上帝保佑，这是无意！”布琳克罗小姐前南地叹呓着……

第三章

康维有个特点，总喜欢袖手旁观，不过，充满活力和主动性是他个性的主要方面。就在刚才，在他们正等那些陌生人走近的时候，他却没有细致地考虑万一有任何意外发生时他将如何应付。而这算不上什么大胆，也不是冷静，更不是对自己在事发之时有能力当机立断的过分自信。如果从最坏的角度讲，这是一种惰性，不愿意在事情发生时让自己唯一的作为旁

观者的好处给溜掉。

当那些人影走下山来进入山谷时，可以隐约看清他们有十二三个左右，抬着一张带帐篷的轿子，过了一小会儿，即可以辨别得出，轿子里坐着一个穿一身蓝色长袍的人。康维想象不出他们要去往何处；不过，这看来真如布琼克罗小组所说的是天意，怎么就这么巧，如此不偏不倚地在此时此地与这样一帮人马遇上了呢。不等双方走近，康维就甩下自己的同伴，抢先朝前走去，走得不急不忙。他了解东方人讲究会面的礼仪并乐于在上面花时间。在相距尺码的地方停下，池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让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位穿长衫的人物从轿子里走下来，面带高雅在重而审慎的神情，他走近前来，然后把手伸了过来。康维回应着，他注意到眼前这位汉族老者或者说上了些年纪的汉人发白的头发和刮得光光的脸，被这一身丝线绣制的长衫修饰得有些纤弱苍白。现在该轮到他来向康维表示同样预先盘算好的那份谦恭。接着他用纯正或许该说是非常标准的英语说："我是从香格里拉寺来的。"

康维又一次向他鞠躬，适当地停顿一下之后，他开始简略地讲述他及其他三个同伴流落到这一人迹罕至之地的经过。讲到末尾，这个汉族人表示了理解。"这真是不得了哦，"他说着，又凝神看了看破损的飞机，然后接着说，"我姓张，要是你不介意让我会会你这些朋友的话。"

康维竭力使自己笑得温文尔雅。他被刚才那一幕情景搞搭了——一个汉人说一口标准的英语，而且清熟邦德大街的社会礼俗，却身处西藏边缘的蛮荒之地！这时，其他三位也都跟了上来，看到刚才一幕狭路偶遇，多少都感到惊讶。康维转过身来，一一介绍着。"布琳克罗小姐……巴纳德先生，美国人……马林逊先生……还有，我本人，名叫康维。能见到您我们很高兴。不过，这次相遇差不多同我们到达这里一样令人迷惑。确实，我们也刚刚上路准备到你们的寺里去，所以，要是您可以为我们带路的话，那真是十二分地幸运了。"

"没必要这么客气，我很乐意当你们的向导。"

"我怕这会太让您麻烦，您真是太好了，不过，访问距离不是太远吧……"

"不远，但也不容易走。能陪同你及你的朋友是我的荣幸。"

"确实，非常过意不会。"

"我一定会带你们去的。"

康维觉得，这样的客套从地点和事情的经过而言实有荒唐可笑之嫌。"那很好，"他回道，"我们定会感激不尽。"

那个一直忧郁而受不了诙谐打趣的马林逊，这会儿却古板而酸溜溜地插了出来。"我们杀得不会很长，"他草率地嚷嚷道，"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付钱的，我们将在你们的人来帮助我们回去。我们想尽快回到文明社会中去。"

"你真是肯定你远离文明了吗？"

这样心平气和的质询，只能让这年轻人更加狂躁。"我十二分地肯定我已经远远离开我想去的地方，大家都是这样。有个暂时的栖身之处我们很感激，不过如果你能为我们怎么回去想想办法，我们会更加感激的，你估计从这回到印度会需多久？"

"我真说不出来。"

"好了，我不希望我们为这事惹出什么麻烦。雇用当地的搬运工我是有些经验的，另外，我们希望通过你的影响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康维觉得这么尖刻地说话大可不必，他正好可以借机调停一下，于是仍然以很宽宏的口气说道："我只能向你保证，马林逊先生，人家会很得体地对待你的，而且最终你也不会后悔的。"

"最终？"马林逊一下抓住这词叫嚷起来。不过，好在此时一些酒水，果品被端了上来，即将发生的舌战也顺势得到避免。那些果品、酒水是由行进当中的人马里一些身穿羊皮、头戴裘帽、脚蹬牦牛皮靴、彪悍健壮的藏族人从包裹中一一取出的。

这酒散发出可人的香气，味道也不错，比起上好的葡萄酒并不逊色，而果品中就有芒果，熟得透透的。这么长时间绝食之后，吃起这水果真是痛快极了。自讨没趣的马林逊也津津有味地吃着、喝着。可康维，刚刚打消了疑虑，不愿意去光顾离他远的那些水果。他深感纳闷在这种海拔高度怎么会产芒果，他对山谷之外的那座山更抱有兴趣。这是一座令人眩目，引人豪情激荡的山峰。他感到奇怪，某某旅行家在他游历西藏高原的书中并没有对这座山描绘多少，却只是一成不变地引经据典。他凝望着山峰，禁不往心驰神往，他的心已在登山了，顺着冥想中的山勋与隘道择路攀行而上……直到马林逊的叫喊把他的思绪带回现实之中；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发觉这个汉族人正诚挚地注视着自己。“你看这山都看出神了吧，康维先生？”他问道。

“没错，这是很棒的景观，我想，它该有个名字！”

“这山就叫卡拉卡尔。”

“我想我还未曾听说过，它很高吧？”

“超过 28000 英尺。”

“真的吗？我原以为除喜玛拉雅山之外不会有如此规模的高山了。是不是已经准确地测量过呢？是谁测定的数据？”

“你说会是谁呢？亲爱的先生，寺院制度与三角法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相容的东西呢？”

康维很好地把味了一下这句话，答道：“唤，没有，绝对没有。”然后谦和地笑了笑。他感到这玩笑开得有些蹩脚，不过，这样的玩笑，大体上是值得一开的。此后不久，香格里拉之旅便开始了。

整个上午，他们都侵吞吞在山径上攀爬，坡度并不太陡；然而在这样的高度行走，体力消耗很大，没有人有更多的精力说话。

这汉族人坐在骄子里，显得舒服而又奢华，但似乎有失骑士风度，居然荒唐到把布琳克罗小姐撒在这豪华庄严的布景之外。

比其他几个康难要更适应稀簿的空气，可那几个抬轿子的偶尔的交谈却让他听得伤筋费神。他懂一点藏语，刚刚能半猜半懵地明白那些人很高兴要返回喇嘛寺。尽管他希望和他们的领头继续聊上几句，但不行，因为地闭着眼，脸半藏在审布之后，似乎有什么妙法抓住瞬息时间睡上一觉。

那时的阳光温暖和煦；虽不能说完全吃饱喝足，饥渴已经减缓了许多；这空气纯净得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每吸一目都觉得弥足珍贵，需要有意识地、审慎地去呼吸它。虽然起初让人仓皇失措，可不久又惹得你心旷神怡，又抚慰你心静如水。

整个躯体按着呼吸的单调节奏向前移动，走啊，想啊，这双肺，不再是谨小慎微的自动器官，似乎是已受过训练而与思维和肢体相互十分地协调合拍。

一种神秘的诗一般的思绪在康维的心底涌动，却又奇妙地与他怀疑的潜意识相一致。他发觉自己并没有自寻烦恼地为这惊骇人心的场面而苦思冥想。

有那么一两次，他同马林逊说了几句开心的话，可这小子却一股脑儿闷闷地爬着山。巴纳德已是气喘吁吁，而布琳克罗小姐则上气不接下气与自己的肺进行着残忍的抗争，却还故意竭力地掩饰着。“我们差不多到山顶了。”康维给她鼓着劲。

“有一回去追赶火车，就是这种感觉。”她回道。如此也罢，康维想总有那么一些人拿苹果酒当香槟酒，这是个鉴赏力问题！

他觉得奇怪，除了迷惑不解之外，竟然没有什么担忧和不安，对自己根本就不担心什么。

生活中就有这样的时刻，当一场夜间娱乐出乎意料地昂贵同时也出乎预料地新奇时，你会把灵魂和钱包同时打开。

在那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早晨，再次看到卡拉卡尔山时，他心里对这全新体验的提供者

由衷地默默感激，在亚洲不同地方度过了十年之后，他已经形成对不同的所在和发生的事情一种挑剔的评价习惯。而这次，他从心底不同寻常地承认并接受了。

沿山谷约数英里的地段坡度变得更陡峭，不过到了那时太阳完全被乌云遮挡，一抹银白的轻雾给这景色罩上一层朦胧。雷的轰隆、冰雪崩落的声响从雪原的立方回荡着传来。空气一下变得寒冷。后来，随着山势突然变化，气温更是冷得刺骨。一阵风猛刮过来，雨点夹带着雪粒直扑上来，把大伙儿都给淋透，不知要给他们增添多少困难和不适，就连康维都不由觉得已不可能再继续往前走了。但过不了多久，似乎就到达了这山岭的顶端。这时，几个轿夫停下来调整着担子。巴纳德和马林逊两个都受了不少罪，老是落在后面，而那些藏族人却显然急切地在赶路，并做着手势表明剩下的路途不会那样折磨人了。

才让人稍宽下心来不久；却看到他们在盘绳索，让人感到失望。“他们是不是想要把我吊死？”巴纳德竟然不顾一切地叫喊起来，样子很是滑稽；然而，不一会就看出这几个向导并没有恶意，只是要把大伙儿用绳索连结在一起；这是登山运动中很平常的做法。当他们注意到康维对绑纺绳子很有一套时，更加敬佩，于是就让他按自己的方式来摆布大伙儿。

康维让马林逊紧挨着他，并让一些藏人走在最前面和后面，却把巴纳德和布琳克罗小姐还有更多的藏族人放在更靠后的位置，他很快注意到这些人也乐于在他们的头顿还在睡觉的时候让他来代理领导权。他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权威感；万一有什么困难与不测，他将会倾尽自己的所能去做——那就是自信而果断地去把握和指挥。他当年是一流的登山运动员，而现在，毫无疑问，仍然很棒。“你得照顾好巴纳德哟。”他半开玩笑地对布琳克罗小姐说道；而她却含糊中暗含敏锐地回道：“我尽力而为吧，可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被绳子捆绑过。”

后半程的路段，偶尔也有令人振奋的时候，却没有他所估计的那么艰难而且坡度也缓和了不少，不用像前面那么“让人肺爆”他紧张攀爬了。这山径就是一条沿一堵岩石悬壁的侧面凿劈而成的 Z 字形走廊，这高耸的是壁被一片云雾笼罩之中显得股俄而神秘。也许这云雾也宽大仁慈地掩映着另一面的万丈深渊呢，不过康维有一双适应高山峡谷的锐眼，他总喜欢观察他的所在。

这山路在某些地段只有两英尺宽，而那几位轿夫却能如此灵活自如地操纵着轿子前行，令康维深为佩服，同样那位坐轿子的人能始终安稳地睡大觉，他也非常羡慕。这些藏民够可靠的，不过，当小路变宽并下坡的时候他们看上去要更高兴。后来；他们开始自得其乐地唱起歌来，轻快而粗犷的曲调令康维联想起马塞尼特为藏族舞剧所谱写的乐曲。雨停了，空气渐渐变暖。“真的，我们自己肯定是找不到路的。”康维说着，想使气氛轻松一些，可马林逊并不觉得此话很中听，他实际上已经吓得够惨的了，而现在最糟的路段已经走过，他却显得更加无所适从。“我们会不会迷失太多呢？”他尖刻地迸出一句。山径继续延伸，更急剧地沿山坡而下。康维还在周围发现有雪绒花生长着——这可是第一个表明将有更热情的欢迎的信号呢。可是，当他告诉各位这一发现时，马林逊更是安静不下来，“老天爷，康维，你以为是在阿尔卑斯山闲逛吗？我不明白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乌七八糟的名堂？咱们到那里以后又打算怎么办？我们要干些什么？”

康维平静地说道：“要是你也有过像我一样的经历，你就会明白生活中有些时候最舒服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事情既然发生了就让它发生呗。的确，战争就像这个样子。在现在这种场合，如果有一点新奇的感觉来排遣这不快和艰苦的话，那也是一种幸运啊！”

“我看，你这人是个混蛋的诡辩之才，在巴斯库那会儿，你可不是这种心情。”

“当然不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机会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来处理问题，可现在，至少是眼下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就在这儿，如果你要我说一个理由的话，我一般都会找一个能自我安慰的理由。”

“确以为你已经认识到我们要原路返回将会是多么令人丧胆的苦差。我们一直在沿一座险峻峭拔的山峰正面曲折行走了近一个小时——我已经注意到了。”

“我也注意到这一点。”

“是吗？”马林逊激动地干咳着说道，“我敢说我是个令人讨厌的人，可是我没办法，我怀疑这一切，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这些家伙想要我们做的，他们正把我们弄进一个角落。”

“即使如此，也只能这么做，要不就是呆在外面等死。”

“我知道那很合乎情理，可于事无补。恐怕我可不像你那样容易接受这种环境。我忘不了两天之前在巴斯库领事馆时的情景，想想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真让我有些受不了。很抱歉，我是紧张过头了。这让我明白我能错过战争有多幸运；我想我看问题真是有些歇斯底里了，我周围的整个世界好像彻底疯了似的，我这么跟你说话一定很粗鲁。”

康维摇摇头，“亲爱的小伙子，一点都不。你只有 20 岁，而你现在处在约两英里半的海拔高度，这足以使你会偶然产生各种情绪和感觉。我认为你已经很出色地经受住了这么严峻的考验，比我在你那个年纪时还好。”

“可是，你难道不觉得这事很荒唐吗？我们是怎么飞过那些大山，又怎么在狂风中苦熬，等待，还有那个飞行员死得不明不白，然后又碰上这么些家伙。回想这一切难道不像是一场恶梦，太离奇了吗？”

“是的，当然是这样。”

“那么，但愿我能知道你何以能对每件事如此地保持冷静。”

“你真的希望那样？只要你愿听我就告诉你，不过你可能会认为我玩世不恭，因为我还有很多恶梦一般的经历可以回顾。这里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离奇怪诞之地，马林逊。何况，要是你一定得联想到巴斯库，你还记得我们离开之前那些革命者是怎样在拷打折磨他们的俘虏以退出情报来吗？一般是乱打一气之后再用水冲，当然很奏效。我还未曾见过比这更可笑而可怕的事情。还有，你可否回忆得起来在我们被隔离审查之前传出的最后一个消息？那是一个信息传送接力，是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公司咨询在巴斯库有没有销售紧身胸衣的商业渠道！你说这够荒唐了吧？相信我，我们来到这里可能已经发生了的最糟的事情就是我们把一种疯狂与另一种调换过来了。于战争而言，如果你在那种情况下也会像我一样去做，那就是学会用一张硬嘴逃避。”

他们仍在交谈着，不觉爬上一段陡峭而又短促的斜坡，让人喘不过气来，就那么几步就已经和先前一样吃力。而此后不久，大地开始平展。大伙也从迷雾中步出投入到清爽而充满阳光的空气之中。就在不远的前方，静静地躺着香格里拉喇嘛寺。

对于寨维而言，第一眼看到这寺，就有一种感觉围绕包裹着他的整个心灵；那是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从荒凉孤寂的韵律中飘曳出来的梦幻感觉。的确，这是一种奇特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观。

一片色彩纷呈的亭堂楼阁紧紧依偎着山腰。它绝对没有莱茵兰城堡那种阴森可怖，令人讨厌的做作，而以一种花瓣似的精美与雅致巧妙地镶嵌于悬崖之上，显得富丽而又高雅。

一种庄严而又酸涩的情感把他的目光从蓝灰瓦的屋顶引向上方灰色的岩石棱堡，这风格尤如格丽多沃岛上的维特角塔一般壮美而深沉。远处，在那座光彩夺目的金字塔上面，高耸着卡拉卡尔的银峰雪壁。康维想这该不是世界上最低人心魄的雄奇山景了吧！他还想象着这巨人般的岩石壁峦是如何承载着这雪原和冰川的巨大压力。也许有那么一天，这整座山会崩裂，那将会有卡拉卡尔一半的冰川塌坠到山谷。他惊奇地感到要是有那么一点点风险加上恐怖将会是多么惬意的刺激。

往下展望，景象更是迷人。这山的最壁一直往下，近乎垂直地裂成一个裂缝，这只可能是远古时期某一次地壳催化裂变的结果。

山峡的底部深得模糊不清，呈现给你满眼的翠绿，风被挡在了外面，而匕方有雄踞的喇嘛寺俯瞰着，在康线的心目中，这真是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地方。然而这里即使有人居住，

他们的村落也一定彻底被远处根本无法攀登的高山与外界隔离开来，仅有一条爬得出去的隘道伸向喇嘛寺的附近。

康维凝望着峡谷，内心感到一丝紧张和忧虑；或许马林逊的疑虑并非全无道理。然而这感觉却稍纵即逝，很快又被一种更加深送的感觉吞没。神秘与梦幻参半——一种终于来到世界的某个尽头和归宿的感觉。

他根本就记不清楚他们几个是怎么到达喇嘛寺的，或者说寺里的人是通过什么手续和方式来接待他们，怎么给他们解开绳索，怎么又把他们带到寺管区的。

那稀薄的空气中泛起一层淡淡的云烟，仿佛是梦中的纱帐，与瓷青色的天空相映成趣。随着每一日呼吸，每一次凝望，他渐渐沉入一种深深的近乎迷醉的平静，使他对马林逊的焦躁不安、巴纳德的俏皮话以及布琳克罗小姐好像已为最坏情况作了充分准备的忸怩作态都一概无动于衷。

恍惚中康维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很是宽敞，温暖，而且非常干净清洁。还没来得及去注意更多，那个汉族人早下了轿子，并已经在领他们穿墙过院地穿梭于各个厅室之间。他和蔼地说道：“我得道个歉。在路上我没有关照好你们，可事实是这样，那种旅行我很不适应，我得照顾自己。我相信你们也不怎么累？”

“我们费了不少劲哩。”康维笑着回答。

“很了不起了。现在，请跟我来吧，我领你们去看看房间。”

这时，仍然有些呼吸困难的巴纳德一面喘着粗气一面笑出声来，“这么说吧，”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我还不怎么喜欢这气候——这空气好像是塞在我的胸口——不过，这窗外的风景还真他妈不错，上厕所得排队吗？这里可不是美国旅店吧、’

“我想，你会发现这里一切都非常令你满意的，巴纳德先生。”

布琳克罗小姐一本正经点头道：“但愿如此，真的。”

“然后呢，”这汉族人接着说，“如果你们与我一道共进晚餐的话将不胜荣幸。”

康维谦恭地答应了邀请，独有马林逊对这意想不到的热情礼遇无动于衷。巴纳德曾因不适应海拔而受了不少罪，可现在，经过努力已经有气力大喊大叫了：“之后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要为回去打点打点，越快越好，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第四章

“你们也看到了，”张说道，“我们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野蛮… •”

天色很晚了，康维还没找到什么理由来否认这一点。他品味着一种身体的放松与精神的警惕相交织的欣快。在他看来，这里所能感受到的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开化与文明。香格里拉所赋予的东西都如他所愿，当然要比他所预料的多得多。一个藏传佛教寺院会拥有中央供暖系统，这在连拉萨都通电话的时代也许不足为奇；然而，它居然把西方的卫生技术工艺与那么多东方的传统手段结合起来，让他不得不佩服这种匠心独运。比如，他刚刚痛快淋漓地享用了一番的那间浴室，就有一个精致的级瓷浴盆，看那商标是俄亥俄艾哥伦的产品。而那些当地的传者用汉族那套时髦规矩来取待他，给他清洗耳朵和鼻孔，然后用一支细细的丝绸药签在他的眼睑下方来回地擦拭。此时此刻他想着要是他的三个同伴也受到同样的关照会是怎样一种感觉。

康维在中国已经牛活了近十年的时光，并不都在大的城镇，可无论怎么想，他都认为这段时光是他生命中最满意的部分。他喜欢中国人，而且按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很自在、舒心；他特别喜欢那些味道精妙的而耐人寻味的中国烹调。

香格里拉的第一顿饭使他感受到一种熟悉的热情和亲切感，但他也怀疑这菜肴里头含有某种药草或是药剂可以增进改善呼吸功能。因为，不止他一个人有异样的感觉，明显地看得出他的几位同伴都已舒畅了许多。他注意到张先生除了一小份蔬菜色拉外什么也没吃，且没有喝酒。“你们会原谅我吧，”开餐时他就作了说明，“我的饮食控制得很严格呢，我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理由他在此前也说过，康维感到纳闷他是以怎么一种使人病弱的方式来虐待自己。此刻，就近一看，却发现很难猜出他的年龄；他略为纤细而且不易细辨的容貌，连同他纹理粗糙的油性皮肤，给康维一种印象——要不是一个过早成熟的青年男子，就是一个保养得很不错的老头。他绝不是毫无魅力可言的那类人；他身上有着某种刻意修炼的谦逊的风格，如此地细致文雅以至于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察觉得到。身上穿的刺绣有图案的蓝色丝绸长衫，下摆一如通常地从侧边开叉，加上裹紧脚踝的裤子，整个都是清一色的天蓝。康维欣喜地发觉他具有一种冷静稳重仅有些生硬的魅力。不过，他也知道这并不合所有人的口味。

实际上，这里的情调与氛围，更多是汉族式的而非明确有藏族的特点；这环境本身给康维以一种惬意的回家的感觉。但他不指望别人一定会有同感。同样，这房间也很令他满意，布局巧妙，并简洁地用绒绣挂毯和一两块上好的涂漆面板装饰着。而照明则用的是纸校的灯笼，在恬静的空气中静止不动地输送着光明。他感到一阵涌遍全身的闲适与慰藉，而他渐渐恢复了的思考与推测有可能因某种药剂的作用而几乎无法理会。管它是什么东西，果真有这种药的话，巴纳德的气喘病还有马林逊的粗鲁急躁怎么都减轻了许多呢！他们俩都吃得可以，宁肯在吃上多多享受也懒得说话。康维当时也是够饿的，可他并不感到遗憾因为礼仪要求在处理重要事务中要循序渐进。他从来就不屑于在本来就很愉快的场合中搞得慌里慌张，因而，这种方式再适合他不过了。的确，直到他开始点上一支烟，才文雅地把话题弓！向自己想了解的事情，他于是向张说道：“看来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个群体，对陌生人这么热情。我想你们不是经常招待客人吧。”

“的确很少，”这汉族人稳重而有分寸地答道，“这里可不是游客常到的地方。”

康维冲这话笑了笑，“你说得一点都不夸张，在我看来，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偏僻的地方了，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在这里兴旺繁荣，而不受来自外界的污染。”

“污染，何出此言？”

“我说的污染是指那些轻歌曼舞的乐队、电影院、霓虹灯广告牌等等这类东西。你们的抽水马桶已经够摩登的了，在我看来，仅有某些方便和有益的东西才值得你们从西方引进到东方。我常想罗马人是幸运的，他们的文明能够发展到热水浴室却没有半点地沾染上那些灾难性的机械技术文化。”

康维停顿下来。其实他一直在流利地即兴发挥着，并非在故弄玄虚，主要是想营造一种气氛，并要控制这种气氛。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但也只是希望回报一下这极为谦恭的礼仪，并免于使自己的好奇表现得太露。

可布琳克罗小姐却没有这种瞻前顾后。

“请你给我们讲讲这座寺庙，好吗？”她的语气一点都不客气。

张皱了皱眉头，非常德雅地表示着对这种单刀直入的反感。“非常乐意，女士，尽我所知吧。你希望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呢？”

“首先，这里有多少人，属于什么民族？”很显然她很有条理性的头脑的运作差不多就同在巴斯库的修道院时一样离不开本行。

张答道：“我们当中专职喇嘛约有 50 个，有少部分从事其他行当的，像我本人，还没有完全人行，不过，经过一段适当的时间后就可以入行了，还是有盼头的。到那时，我们已是半个喇嘛了，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神职申请人了。说到我们的族原，有许许多多民族的代表，不过，这也许自然，藏族和汉族是主体。”

布琳克罗小姐绝不会让一个结论溜掉，哪怕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我明白，这确实是一座本上寺庙，那么，你们的喇嘛尊长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

“都不是。”

“有没有英国人、’

“两三个。”

“上帝！那简直太奇妙了。”

布琳克罗小姐吁了一口气，又接着说：“现在，告诉我你们都信奉什么？”

康维朝后靠了回去，心里料想着会有有趣的场面出现，他总能在对冲突双方的察言观色中找乐；布琳克罗小姐那种女权主义的直率与喇嘛教哲学相碰撞这会很有意思。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他的主人受惊。“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趁势说道。

可布琳克罗小姐却无心顺应情势。让其他人都昏昏欲睡的酒似乎给她注入了格外的活力。“当然，”她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姿态说道，“我信奉真正的宗教，不过我这个人够大量的，能接受和包容其他人。我是指外国人，他们非常固执己见。很自然，在一个喇嘛寺里，我不指望我的观点被接受。”

她的有所让步引来张先生一个很正式的鞠躬。“可是，为什么不呢，女士？”他以准确而地道的英语回答，“难道因为一种宗教是真的，其它的所有宗教都必定就是假的吗？”

“哦，当然了，这很显然，不是吗？”

康维再次插话道：“真的，我觉得最好不要争执。不过，布琳克罗小姐与我一样对建立这一独特的宗教机构的动机很好奇。”

张回答得很慢，且差不多就是自言自语地嘟哝道：“要是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的话，亲爱的先生，我得说，我们奉行的信仰是中庸之道。我们反复灌输杜绝过激言行的美德，甚至包括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理论观点，也许你会不理解，美德本身也有个度。在你们所见到的这个山谷里，有几千居民生活在我们的管辖之下。我们已经发现很大程度上道义可以带来幸福；我们用中庸的严谨来规范自身，而反过来我们又满足于中庸的遵从。我想，我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人民是适度地节衣缩食，适度地保持贞节，适度地忠诚老实。”

康维笑了，他觉得张说得很好，此外，这些话还很合乎他本人的个性。“我认为我能理解。我猜想上午来看我们的那些人是山谷的居民吧？”

“没错，我希望来的路上没有与他们有什么别扭吧？”

“哦，没有，绝对没有。不论怎样，我很高兴他们走得那样适度地稳当，你很小心，顺便问一句，这中庸之道运用于他们，是否找可以认为它并不适用于你的教职呢？”

但是，对此张只是摇摇头，“很抱歉，先生，你已经涉及我不愿讨论的问题。我只能再透露一句就是我们这一群体有各种各样的信条和习惯，但我们大多数都能适度地看待这些异教习俗和观念。非常遗憾，我不能再多说了。”

“请别这么道歉，这已经给我留下美妙的思考余地。”他自己声音中的某种东西，还有身上的感觉，使康维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一丝轻微的麻痹。”马林逊似乎也有同样的反应，不过他趁机说道：“这一切都非常有趣。但是，我真的认为现在是该说说我们如何离开这里的时候了。我们想尽快返回印度，可以为我们安排多少个向导呢？”

这问题提得如此实际而且毫不妥协，揭穿了平和温雅的面纱却没有确切的立足点。隔了很长一会，张才做了回答：“很遗憾，马林逊先生，这事找我不太合适，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事很难马上得到解决。”

“可是，必须得做出一些安排才行！我们都有工作得回去干。亲戚朋友也会为我们担心，我们必须回去。你这么招待我们，真的很感激，可是我们确实不能无所事事地在这里消磨时光。如果可能，我们明天就得走。我想会有很多人愿意护送我们的——当然我们会让他们很划算的。”

马林逊忐忑不安地停了下来，仿佛指望着不用说那么多就能得到答复；然而他从张那儿讨到的只是平和却带有责备口气的回答:“所有这些,你该明白,一点都不属于我的权限范围。”

“是吗？可无论怎样，有些事请你或许能办得到。要是你能给我们找一张这块地方的大比例地图，这会很有用的。看来，我们要走很长的路，这也是要早些出发的理由，你们有地图，我想？”

“有，很多。”

“那么，假如你不介意，我们要借几张看看，看完之后就还回来，我想你们时不时与外界有些联系，要是能提前捎个信什么的该有多好，又可以让家人朋友放心。最近的电报局有多远呢？”

张那张微微泛起皱纹的胜似乎洋溢出无穷的耐心和宽容，然而他并不作答。

等了片刻马林逊又接着说:“那么，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时，你们到哪里去捎话呢，我是指文明开化的东西。”他的眼神和噪音都流露出一丝恐慌。突然，他猛地推了一下椅子站了起来。他面色苍白，很不耐烦地用手来回搓着前额。“我太烦了。”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一面环视了一下房间。“我觉得你们没有一个帮我。我只不过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已，也很显然，你知道答案。你们什么时候安装的这些现代化浴室，这些东西是怎么进来的户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那么，你是不想告诉我峻？我以为这是一切事情的秘密所在，康维，我得说，你真他妈的懒散，为什么你不面对现实？我只能暂时认了，不过，明天，别忘了，我们一定得走，这是最根本的。”

要不是康维一把抓住他扶他回椅子上，他一定滑倒在地板上。后来，他稍稍平静了下来，却没有说话。

“明天他会好多了，”张温和地说道，“这里的空气开始会给刚到的人带来不适，但很快就会适应过来。”

康维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有些事让他感到有些难堪了，”他平和而怜悯地为马林逊开脱着。然后又轻松地说，“我想，大家都觉得这事有些名堂，但现在最好暂时停止谈论此事，也该睡觉了。巴纳德，你来照顾一下马林逊好吧？布琳克罗小姐，你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就在这时，随着一阵哈喝，有个侍者出现了。“是的一一 wx 们在一起——晚安——晚安——我也很快跟着来峻。”康维差不多把他们几个推出屋子，他以一种很勉强的谦恭转向他的主人（张），与他原先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看来，马林逊的指责使他受了刺激。

“现在，先生，我不想耽搁你多少时间，直截了当跟你说吧。我的朋友有些冲动，但我不怪他，他想把事情搞清楚这是对的，我们怎么回去得有个计划，而我们离不开你和这里其他人的帮助。当然，明天就走是不可能的，我本人希望尽可能呆得短但要呆得有意思。但这也许不是我同伴们的想法。假如像你说的，你自己帮不了我们什么，就请让我们与别的能帮得上忙的人联系。”

这汉族人回答道:“你比你的朋友明智，我亲爱的先生，而且你没有那样急躁，我很高兴。”

“这可不是回答。”

张笑了，那种别扭的强扳出来的笑如此明显地让康维见识了中国人在尴尬的时刻为“挽回面子”而强装笑脸的诙谐与谦逊。“我觉得你们没有什么理由为这事担心，”隔了一会张回道，“毫无疑问，到时候我们会按你们的要求给予帮助。你们也想象得到，是有些困难，但只要我们都能切合实际地处理问题就好，而不要过分仓促行事。”

“我没有要催促的意思，只是打听一下向导的情况。”

“唉，亲爱的先生，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很怀疑你们能否轻易找到愿意进行这种长途跋涉的人。他们在山谷里安了家，而且他们不会情愿离家那么远到外面去受这份罪。”

“他们是可以被说服的，换句话说，今天早上他们为什么护送你们到那个地方广

“今天早上？哎，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这怎么讲？当我们碰巧与你们相遇时，你们不也是去旅行吗？”

张不作回答。过了一会儿康维用更加平和的口气说：“我明白了。这么说，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巧遇。说实话，我一直都有些疑惑。因此，你们是有预谋地到那儿拦截我们的。这就表明你们事先知道我们会来的，有意思的是，你们是如何知道的？”

他这番话给异常宁静的环境注入了一种紧张的空气。灯笼的光晕照射之下，这汉族人的脸庞显得平静而棱角分明。

突然，随着一个轻微的手势，张打破了这紧张的局面；他掀开一块绒绣挂毯并打开一扇朝向走廊的窗户。然后碰了一下康维的胳膊，引他一同呼吸外面凉爽而明净的空气。“你可真聪明，”他梦呓般地说道，“但并没有完全猜对，因此，我忠告你不要用不切实际的议论让你的朋友们担心；请相信我，你和他们几个在香格里拉不会有任何危险。”

“可是我们操心的不是什么危险，而是会不会耽搁时间。”

“这个我理解，不过，耽搁是免不了的。”

“如果只是短短几天，而且，确实无法避免的话，那自然了，我们只好尽量容忍一下了。”

“这有多符合实际呀！我也只不过是热切地希望您和您的同伴们能愉快地度过在这儿的每一分钟时光。”

“那可真是太好了，就像我曾告诉你的，以我个人的想法，我不会太在意。这是一种全新的，充满趣味的经历，而且，不管怎样，我们也需要休息一下。”

他抬眼望着那熠熠发光的金字塔式的卡拉卡尔山。此刻，在明净的月光下，它看上去仿佛伸出去一只手就可以触摸得到Z它如此鲜明清晰地映衬着远方巨大的蓝色天幕。

“明天，”张说道，“你们会发现这里更加有趣，要是你觉得累了，在这休息也很不错。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

的确，当康维继续凝望这座山时，一种更为深邃的恬静涌遍了他的全身，这壮美的奇观仿佛填满了眼睛和心灵，如此地让他赏心悦目。没有一丝风来搅扰这片宁静，这与前天夜里肆虐的高原骇风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发现整个山谷就像一个内陆港湾，被犹如一座灯塔似的卡拉卡尔山俯拥着。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句来形容它了。的确这山的顶峰泛射着光芒，那是冰雪蓝色的光晕与它反射的月光交相辉映产生的效果。

某种东西促使他询问起这座山名字的本意，张的回答就像冥想中的吃请：“卡拉卡尔，在山谷本地上语中的意思是‘蓝月亮’。”

康维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任何人。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他和他的同伴们来到香格里拉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地人意料中的事情。他把这想法压在心底，他必须这么做，他意识到这事非同一般。可是当清晨来临之际，他这种想法却让他有些困惑，虽然只是一种推测，可他担心自己会引起别人更大的注意。一方面他坚信这地方有某种很奇怪的东西存在着。而昨天夜里张的态度也远不能使他消除疑虑，实际上他们几个成了囚徒，除非而且只有当局权衡利弊地解决问题。很显然，他有责任向当局交涉，迫使他们做出处理。毕竟，他是英国政府的一个代表。最起码一个藏传佛教寺院拒绝他任何合理的要求都是不公正的……

这毫无疑问是作为一个官员应有的正当态度，而另一方面康维是个正统的官员。在很多场合，没有人比他更能显示强者的气概；在撤离之前最后几天的艰难时刻，他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风度，幽默灵活，足以为他写一部可获亨迸学院奖的骑士小说并命名为《康维在巴斯库》。在排外反外煽动者发起狂热革命期间，他挺身领导疏散了许多不同民族的平民大众，把他们收容进一个小小的领事馆内，还有争取那些迫于威逼和受到蒙蔽的革命者允许他们用飞机进行大规模遣送疏散。他觉得这可是个不小的功劳。也许，仅凭他多方奔走牵线搭桥以及不间断地书写报告都足以捞到明年新年荣誉勋章。不管怎么说，这使他赢得了马林逊的敬重。可惜，现在这年轻人对他更多的是失望。而康维也渐渐默认人们喜欢他仅仅是因为人们不了

解他这一事实。他不是一个名副其实、坚定勇敢、意志坚强、大刀阔斧的帝国缔造者。他所做的一切也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命运却安排他在外交公务活动中一次又一次故伎重演，就为那么一点少得与惠特克这本小人书页差不多的薪水。

而真实不虚的是，这香格里拉之谜，还有他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这些问题让他如此地迷惑不解，并开始强烈地吸引和缠绕着他的思绪。

可无论怎样，他都难以感到这里有任何让自己担忧、害怕的东西。

他的职业总让他到世界上偏僻的地方。好像有一种规律，越是偏僻的地方，他就越少感到烦闷无聊，这是怎么了？现在，抱怨也没有用，因为是意外的事故，而不是来自白厅的调令让他来到这最偏僻的角落。

实际上，他很少抱怨。清晨，当他从床上爬起，透过窗户一眼望见那柔和的瓷青色天空时，他再也不想到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去，不论是白县瓦还是皮卡迪利。他高兴地发现，一个晚上的休息之后，其他几位也振作了许多。巴纳德又能开玩笑了。他兴奋地讲述着床铺、浴室、早餐还有热情的当地礼节给他带来的有趣感受。布琳克罗小姐承认在她的套房里紧张地找了半天却居然没打开为她精心准备好的浴室。就连马林逊也半绷着脸，露出一到自鸣得意的神色。

“我想咱们今天是不会走嘤，”他咕哝道，“除非有人把事情办得非常神速。这些家伙是典型的东方人，你不能要求他们快捷高效地办成什么事。”

这一观点康维还能接受。马林逊离开英国还不到一年，但无疑，已经足以看得出他对事情的判断与认识。也许，他这种以偏概全的武断，就是在 20 年以后还会重复。这是真的，当然这是就某种程度而言。在康维看来，东方人并不是出奇地拖拖拉拉，反倒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以一种十分荒谬而且不断膨胀的狂热心态来指责世界。对于这一观点，他并不指望其他西方人会同意，可是，随年龄的不断增加，阅历的不断丰富他愈加确信这一点。另一方面，张真的是一个敏锐的诡辩之才，而马林逊缺乏耐心也有他的道理。

康维有那么点希望自己也不耐烦起来，这会让那小伙子好过一些。

他说：“我认为我们最好等等看今天会发生什么。指望他们昨晚就有所行动那也太乐观了。”

马林逊恼怒地抬头看了看，“我想，我这么急，你却把这看作是自欺欺人。可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那个汉族人真他妈靠不住，我还是这么认为。我去睡觉之后，你从他口中掏出点什么没有？”

“我们没说多少。他对很多事都躲躲闪闪，含糊其辞。”

“我们今天还得继续与他周旋那很有意思。”

“毫无疑问，”康维表示同意，但没有很明显的热情，“还有这早餐也很棒。”有精心准备的袖子、茶水、麦面煎饼，服务很周到。

将近快要吃完的时候，张进来了，微微躬一下身，然后开始用如同老步枪似的英语礼貌地进行那惯例式的客套。

康维更想用汉语交谈，但只好不露声色让他看不出他会说东方话，他觉得这是自己手中很用得着的一张牌。他严肃地听着张的客套之词，然后向他说明睡得不错而且感觉好多了。张表示欣慰然后说：“没错，正如你们英国一个诗人所言：‘好眠织补牵心袖’。”

这样文质彬彬的才华显示，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马林逊一副轻蔑的样子。他以为任何一个神智健康的英国青年都背得滚瓜烂熟，于是他说：“我想你是说莎士比亚吧，我可不认识这一句。但我知道有另外一句这么说，‘不要站着听出发的命令，马上就走。’这并不是无理取闹，那的确是我们大伙都想做的事，我要马上去附近找一找向导，就在今天早上，要是你不反对的话。”

这个汉族人对这最后通谍反应冷漠，他慢条斯里地回答：“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不会有多少

用，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愿意走这么远来陪伴你们。”

“天哪，伙计，你可不想我们会把这当作答复，对吧？”

“我真的很抱歉，可我不能够做更多的建议。”

“好像你昨晚就已经盘算好了这一切，”巴纳德括了进来，“这么说你对事情也没有多少把握。”

“我是不希望你们因长途旅行而如此疲劳的时候让你们感到失望。现在，经过一夜的恢复，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事情都在清理之中。”

“瞧瞧，”康维尖刻地插了进来，“这样子含含糊糊不会有什么结果，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待下去，同样，我们也不可能自己离开，对此你有什么高见呢？”

张露出一丝浩然自得的微笑，这显然是笑给康维看的。“亲爱的先生，我很乐意把我心里的想法和建议说出来。对于你朋友这种态度根本没有答复的余地，不过，对于一个明理人的要求，总会有所应答的。你还记得昨天你朋友提到我们一定与外界有偶尔的联系，那的确是真的。时不时地，我们从很远的市场购买一些物品，一般都以期货方式提取。至于用什么手段，通过哪些手续不必惊扰各位。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货物都按期很快能够送到，而送货人随后就返回。我看你们应该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作一些安排。确实我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希望他们到达之时。”

“他们什么时候到户马林逊生硬地直接打断了他。

“确切的日期当然不可能预知，你们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了，进出这个地方有很多困难，很多时候都会碰上意想不到的危险，比如恶劣的天气……”

康维插话道：“咱们可要搞清楚，你是在建议我们去雇用那些很快就要送货到这里的人为我们搬运行李，只要确有其事，那主意还不错。但我们得再了解一点情况，第一，我们已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送货人估计什么时候到？第二，他们会带我们去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你们可得问他们才行。”

“他们会带我们去印度吗？”

“这我无法说。”

“那好，咱们得扯一扯另一个问题，他们什么时候会到？不问具体日期，只想大概了解一下会不会是下星期还是明年。”

“大约离现在还有几个月吧，很可能不超过两个月。”

“三个月，四个月，或者五个月，”马林逊激动地插了进来，“你以为我们会在这里等哪个送货队或者马帮、或是别的什么人把我们带走吗？天知道会在哪里，会在哪个谁也说不准的遥遥无期的时间？”

“我以为，先生，‘遥遥无期’这词很不恰当。除非发生什么不测，需要等待的时间不会超过我所说的。”

“可是两个月！两个月得呆在这个地方！真是荒谬！康维，你可别指望这个！这是怎么回事？两个月已经够长了厂

张拉了拉长衫，轻微地作了个姿势表示该结束谈话了。“请原谅，我不希望冒犯你们，不论你们得在这待多长时间，喇嘛寺都会继续给你们最热情的照顾，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用不着你说什么，”马林逊怒气冲冲地反驳道，“要说你可以支配我们，这就大错特错！别担心，我们会找到我们需要的向导。你可以打躬作揖，随你想说什么……”

康维用手拉一拉他的胳膊想制止他。这马林逊在耍小孩脾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顾有没有意义和体不体面。康维觉得这可以体谅，何况他是这样一种性格，又处在这样的环境，但他很担心这会冒犯了这个汉族人，让他多心。好在张很知趣地自己退了出去，以一种让人佩服的明智及时地避开这最尴尬的局面。

第五章

整个上午他们几个都在议论这桩事。

要是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四个人该是在白夏瓦尽情享受夜总会的豪华喧腾和礼拜堂的宁静闲适的，而现在却面临着要在一座喇嘛寺中熬上两个月这样一种情境，这当然要令他们大为震惊。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初他们刚到时的那份震惊该会让他们心中仍存一丝微弱的义愤或者惊诧；现在就连马林逊，经过一番暴怒之后也渐渐平静了下来，被一种交织着迷惑的宿命情绪所占据。“我懒得再扯这事，康维，”他说着，一面神经过敏地猛吸了一口烟，“你明白我是什么感觉，我一直都说这事有些离奇，现在弄得更加复杂。我不愿再说这事。”

“你这么做我不会责怪，”康维回答道，“很不幸的是，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都不得不忍受这一现实。坦率地说，假如这些人不愿意或者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向导的话，那就只有等别的那帮人到达了。非常遗憾，却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这恐怕是事实。”

“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在这呆上两个月？”

“可我想不出我们还能怎么办。”

马林逊若无其事地弹了一下烟灰，“行了，就这样，两个月，现在让咱们为此欢呼吧。”

康维接过话头：“我看不出这会比在别的任何偏僻的地方呆上两个月差多少。从事我们这一行当的人，已习惯于被派驻偏僻的地区，我想可以说我们大伙都差不多。当然，对有亲戚朋友的人来说这很不方便。以我个人而言，我有幸能适应这样的生活和环境，我无牵无挂，还有我的工作，不管是什么样的行当，干起来比别人要轻松自如。”

他转向其他几个，像是有意邀请他们说说各自的情况。马林逊没讲什么，可康维粗略了解他的境况如何，他的父母和女友都在英国，这使得他有些为难。

巴纳德，从另一个方面讲，他自己承认康维所说的是个天生的幽默家。“哎哟，我想我真是三生有幸，两个月呆在监狱里不会把我弄死，我家里的父老兄弟，他们不会放过每一个字眼，所以我老是写不好信。”

“别忘了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信中去，”康维提醒他说，“我们的信件都无法投递，人们很自然朝最坏的方面想。”此刻，巴纳德恍然大悟，他咧开嘴笑着回答：“噢，对了，那是真的，可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请你放心好了。”

康维感到高兴这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这句话还是有些令人迷惑。他转向仍然不说半句的布琳克罗小姐，与张讨论时她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于是他估计她相对来说没有多少可担忧的事情。

布琳克罗突然轻快地说：“就像巴纳德先生所言，在这呆上两个月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只要你受到主的款待，不论在哪里都一样，上天把我送到这里，我就把它当作主的召唤。”

康维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态度很可取。他鼓励她说：“我敢肯定，当你回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教会社团对你很满意，你还可以给他们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因为这次我们大伙都有过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那也不失为一种收获。”

此后，他们几个七嘴八舌都聊了起来。巴纳德和布琳克罗小姐如此容易就适应了新的环境这让康维吃惊不小，然而，他自己也放松了许多，现在只剩一个闷闷不乐的马林逊需要对付。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辩之后也有所转变，虽然他仍然有些不安，但已经愿意朝好的方面去看问题了。“天知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他嚷嚷道，但这么说只不过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罢了。

“首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得避免相互动气，”康维说道，“还好，这地方看来够大的，而且人口一点都不密，除了几个传者之外，到目前我们也只见过一个居民。”

巴纳德还找到另外一个让人乐观的理由，“我们不会挨饿，不管怎么说，咱们这几顿饭吃得还很像样呢，你知道，康维，这地方并不是没有大量的现金来经营的，比如这些浴室，肯定得花钱。还有，我看不出有任何人有收入，除非山谷里有活路的那些家伙；即使如此，他们不可能生产足够的东西可供出口，我倒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开采什么矿物。”

“整个地方就是一个令人疑惑的神秘所在，”马林逊应声说道，“我敢说他们有大笔大笔的钱藏了起来，就像耶稣会一样。像这些浴缸，很可能是一些腰缠万贯的赞助者捐赠的。不管怎样，一旦离开这里，我也就不会心烦了。要是在一个适当地点，这里该是个不错的冬季运动中心，我搞不清楚能否到远处那些山坡上去滑雪什么的？”

康维朝他扫去锐利而逗趣的目光，“昨天，当我发现雪城花的时候，是你提醒我说这儿不是阿尔卑斯山。我想现在该轮到我来说这话了。我可不会建议你在这地方要什么文根·斯德基的花招。”

“我估计这里还没有人见过腾跳式滑雪。”

“冰球赛就更不可能，”康维开玩笑似地附和道，“你应该试一试组建一个队，就叫它‘绅士喇嘛队’怎么样？”

“这肯定得教他们如何比赛。”布琳克罗小姐一脸诙谐而郑重其事的样子插了一句。

要寻根究底地评说这事那会是困难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午餐差不多准备好了；菜上得非常迅速，而且都很有特色，令人印象深刻。到后来，当张进来的时候，差点又吵了起来，好在那汉族人以他的宽宏大度和聪明老道，还能装出一副和好如初的样子，而这四位异乡游子也没有耿耿于怀。确实，当他邀请几位到喇嘛寺里走走多看些地方时，他们都立刻高兴地接受了。

“为什么不呢！肯定得看看，”巴纳德说道，“我们可以趁在这期间从头到尾看一看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以后再也难得来第二次。”

布琳克罗突然迸出一句更有意思的话，“我们坐上那架飞机离开巴斯库时，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会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她喃喃自语道。

在张的陪同下他们开始动身参观寺院。

“我们还搞不懂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马林逊没忘加上一句。

康维没有种族和肤色的偏见；而这只是成了他伪装的幌子，有时在夜总会和火车的一等客厢里他就经常这么做——他尤其注意脑门下那张肉红色的脸的“白色成分”。可这也让他省去很多麻烦也不用费心假装，特别是在印度。而康维也确实善于审时度势避免麻烦。但在中国很用不着这一套，他有很多中国朋友，而且他从来就未曾想过拿他们当下等人看待。因而在同张打交道时，他毫无偏差地看出这位颇有风度的老先生，虽不是完全可靠却绝对是见多识广，精明博学之人。马林逊只是通过直觉和想象的框套来看待张；布琳克罗小姐呢尖刻而活泼，正如她身上那种不开化的盲目；巴纳德精明幽默而温和像是被某个男管家调教出来似的。

同时，这非同寻常的香格里拉之旅，如此妙趣横生足以超越所有这些凡俗之见。这不是第一座康维造访的寺院机构。可这恐怕是他所见过最大的，也是最非同寻常的一个，且不管它所在的位置如何偏僻，光是在各厅室与院坝之中迂回穿行就得花整整一个下午的功夫。的确，康维注意到他们从许多公寓式的房屋前经过，也留意到整座整座的楼房，可张没有允许他们进去。经这么一看，大伙几个差不多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巴纳德比原先更加肯定地认为喇嘛很富裕，布琳克罗找到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猥亵。而马林逊头一回的新鲜感消失之后，只觉得并不比在低海拔地区许多次的游览观光轻松多少，这些喇嘛恐怕不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惟独康维渐渐被这里丰富迷人的魅力所倾倒。还没有任何一件事物以其逐渐显露的雅致与朴实、无懈可击的格调以及让人目不暇接的和谐之美如此深深地吸引过他。

确实，只能有意识地努力寻味和思索才得以让他从艺术家的陶醉之中恢复到鉴赏家的品

味中来。于是他认出了那些博物馆和百万富翁们都会竞相讨价还价的珍品：精美的珍珠蓝宋代陶器，珍藏了千年以上的水墨画，还有上面给有冷清却可爱的仙境的漆器，那笔触如此细腻仿佛是自然天成，加上那些泛射出近乎完美的瞬息灵感的瓷器和釉彩，迭荡出一片微微震颤的无可比拟的精美世界。没有夸耀，没有强求的后续效果，也没有对观赏者的情感造成集中的撞击。

这些完美、精妙而典雅的珍品蕴含着一种犹如从鲜花的叶瓣之间飘散出的高雅气息，这一切定会让收藏家发狂，但康维不是个收藏家。他既没有金钱也缺乏渴望占有的天性；他欣赏中国艺术只是出于心灵的感受，在这个不断变得喧嚣和繁杂的世界里，他转而垂青于可以独自享有的那些温雅、清晰而小巧玲珑的东西。当他一间接一间地穿梭在各个馆室之内时，一面想着卡拉卡尔山积玉堆琼的宏大之美就雄踞和烘托着这么些脆弱乖巧的扭力，心灵深处升腾起一种哀婉的憧憬。

然而，这喇嘛寺能够展示的何止是中国的艺术珍品。举个例子，它诸多的特色构建之一就是那间非常令人满意的图书室，高大而且定做，拥有众多的书籍，如此孤寂而冷落地收藏在壁龛和橱架之中，显示出一种智慧超乎学问，风度与气派超乎庄严的氛围。康维迅速地扫描着其中的一些书架。他十分惊讶地发现那里居然就有世界文坛的精华作品；似乎还有许多深奥而稀奇古怪的东西他无法评价。

大部头的英文、法文、德文以及俄文版的书籍不占少数，还有大量中文和其他东方文学的书刊。特别让康维感兴趣的是有关西藏的那一部分，应该说，他注意到几部罕见的作品，其中就有：《NoV Descublnent de op MyO ondos Regu de Tibe》，由安东尼奥·文多拉塔着，（里斯本，1626 年），《艾塞纳修斯·克切的作品种国》（安特卫普，1625 年）；特凡纳特的《In Chne des Pers Gnjetwer etd》。

当康维正仔细翻看着最后这部书时，他注意到张也正惊异而温和地注视着他。“也许，你是个学者？”他问道。

康维感到难于回答。凭他在牛津当过学监的经历他可以说是。他明白“学者”一词虽然是一个中国人给予他的最高评价，可是在英国人的耳朵听来仍会有中气不足却自命不凡之嫌。而且，出于要照顾他几个同伴的感觉，他不想接受这一称谓。他说：“当然，我喜欢读书，可最近几年的工作中没有多少机会搞学术研究。”

“可你仍有这种愿望？”

“唉，那不好说，不过我当然知道其中自有乐趣。”

马林逊拿起一部书打断了康维：“可有东西让你研究噗，康维，这儿有一张这一地区的地图。”

“我们收藏有上百张哪。”张说道，“这些地图都可供你们查阅，不过，也许有一点得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白费心机：你们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找不到香格里拉。”

“真稀奇，”康维不解，“我想知道这为什么？”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我恐怕只能说这么多了。”

康维只是笑了笑，可马林逊又不高兴了。“搞什么神秘，故弄玄虚，”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出有任何人有必要隐瞒什么嘛。”

突然，布琳克罗小姐从全神贯注的沉默中猛醒过来，“难道你不让我们看看那些正在修炼的喇嘛吗？”她咄咄逼人的语调让人吓一跳，让人又觉得她满脑子都是迷迷糊糊一大雄本地手工艺品的图像，诸如什么毛织跪毯，或者是某种她回去之后可以大吹特吹的非常别致而又原始的东西。她有一种很不一般的窍门让自己总显得处变不惊，然而，又总显得很有些愤愤不平的样子，多种顽固习惯交织在她身上。就连张的回答都满不在乎：“很抱歉这不可能，那些喇嘛绝不可能，或者该说很少，很少让喇嘛以外的人看到。”

“我想我们就没有机会见见他们噗，”巴纳德不同意，“但这真太可惜了。你根本不了解

我多想与你们的头领握握手。”

张宽厚而严肃地认可了他这句话。可布琳克罗小姐还不肯罢休，“喇嘛都干些什么？”

“他们都全身心地致力于静坐冥想以及对智慧的追求，女士。”

“但这并不算在做什么。”

“那么，女士，他们无所事事。”

“我想差不多，”她趁机开始总结，“好了，张先生，我们非常愉快地看了所有这些东西，这是肯定的，可你没有用充分的理由让我信服，这样一个地方真在行什么善事。我倒更想看着更实际的东西。”

“或许你想喝茶了？”

家维开始觉得这似乎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很快就得到证明没有。一个下午就这样匆匆而过。张先生虽说在吃．L 很是节俭，却有典型的中国人那种闲暇之间的饮茶之趣，而布琳克罗小姐也承认大凡参观什么画廊，博物馆都老让蛐成列举病 n

大伙都赞同这个提议，于是跟着张走过几个院坝。突然之间进入到一幅无比可爱的风景画图之中。沿柱廊之间的石阶而下，步入一个花园，里面静躺着一池诱人的荷花。田田的荷叶如此紧密地挨靠在一起，让人恍惚觉得好像走近了一块铺盖着一层水汪汪的绿色彩锦的地板。他的边线装饰着神态各异的动物铜像，有狮子，龙和胺磷，张牙舞爪的凶猛形象各领风骚。这并没有丝毫破坏周围祥和的气氛反而增添了几分宁静。整个如画的景致布局如此完美，令人目不暇接，留连忘返；没有虚夸与浮华也没有刻意的争奇斗艳，就连高高悬曳在蓝瓦屋顶上方的无与伦比的卡拉卡尔山顶峰都似乎垂胸俯首地归顺于这精致优雅的天然图画。

“真是个既小巧玲珑又美丽神奇的地方。”巴纳德这样赞叹道。这时张把他们引至一座四面环开的亭子里，这更让康维赏心悦目。里面摆放着一台古琴和一台现代豪华钢琴。康维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下午所见到的奇中之奇，怪中之怪。而张也完全坦率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归其一点，张解释说喇嘛们非常尊崇西洋音乐，尤其是莫扎特的作品；他们收集有全部的欧洲经典名曲，而且有些喇嘛还是演奏各种乐器的好手。

巴纳德对交通运输的问题总耿耿于怀，“你该不会说这钢琴也是从我们昨天来的那条路上弄进来的吧!”

“没有别的途径。”

“是吗，这当然什么事都可以撂开了！怎么，再加一台留声机和收音机你们就什么都全了，尽管你们还不了解现代流行音乐？”

“噢，是的。我们已经把报告弄上去了，但是有人建议说大山里面无法接收无线电波。至于留声机，早就向权威人士建议过，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这么急。”

“我相信，即使你没有告诉我。”巴纳德回道，“我想那一定是你们这个社会组织的口号，‘别急嘛’。”他大笑起来尔后接着说：“好了，说具体一些，假设到时候你的上司们决定要一台留声机，那要通过哪些程序？制造商是不会把货送到这里的，这是事实。你们一定在北京上海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有代理商，我敢打赌，到你们收到货时，肯定每件东西都得花很多钱。”

可是张再也不像前面一样肯开直口了，“你还很精于推测嘛，巴纳德先生，但我恐怕不能再扯这些事了。”

康维发觉他们现在又处在那似是而非，半成不露之间的神秘无形的线索边缘。他想着很快就能通过联想和推测把这条线索理出来，尽管新的离奇与迷津一再影响和拖延着真相的显露。

这时，传者已经把清香的碗茶端了进来。这些个敏捷而轻巧的藏族人进出的同时，不知不觉，一位身穿汉族服装的姑娘也出现在眼前，径直走到那张古钢琴前面然后开始弹奏拉米欧的一首加伏特舞曲。这令人心醉的第一声弦音在康维心中激荡起一股欣喜的快意。

这银铃般清脆悦耳的音符弥漫着 18 世纪法兰西的气息；似乎又与典雅华贵的宋代瓷瓶和

精美妙俏的漆器还有仙境般的荷花地交相呼应。

同样，这绝妙的馨香气息轻柔地缠绕着他们每一个人，似乎把穿越时代的不朽精灵赋予他们毫不相容的精神世界。

后来，康维注意到弹奏古琴的那个姑娘。纤细而略长的鼻子，高高的颧骨，皙白的鹅蛋脸——一个典型的满族姑娘。她乌黑的长发紧紧地搂到脑后编缕成辫髻；她看上去那么标致而又乖巧；她那张激翘的小嘴就像一朵粉红色的牵牛花；她是那样文静，除了那双细指纤纤的手。待那曲加伏特舞曲一完，她轻轻地行了一下屈膝礼就离开了。

张微笑着目送姑娘走远，然后带着一丝得意的神色朝康维说道："满不满意？"

"她是谁？"没待康维作出反应，马林逊就抢先问道。

"她名叫罗珍，对西洋键盘器乐很有一套。同我一样她还没有完全进人佛门。"

"我想的确还没有卢布琳克罗小姐嚷嚷道，"她看去不过是个孩子。这么说这里有女喇嘛峻？"

"我们没有性别之区分。"

"这可太不寻常了，你们这种喇嘛僧侣制度。"停顿了一会，马林逊傲慢地评说道。

接下来，大伙都没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品茶。古琴的余音似乎仍在空中浮曳，仿佛是一种神奇的符咒，让人久久难忘。不久，张带他们离开了亭子，他表示希望这次游览愉快而有趣。康维代大家作了答谢，一面还琐碎地客套了一番，张也恳切地表示他自己同样感到愉快，而且欢迎他们在这期间随时使用音乐间和图书室。康维一再对此表示谢意。"可是那些喇嘛怎么办？"他又加了一句，"他们不是也得用吗？"

"他们很乐意把地方让给贵客们使用。"

"好，我说这是真正的慷慨大方。看来喇嘛们都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管怎样，那也更进一步让我感到在家里一样亲切。张，你们肯定有一套一流的人员配备，你们那位小姑娘钢琴弹得可真棒，请问她年纪有多大户

"恐怕不便告诉你。"

巴纳德笑道："你们可没有为小姐女士们隐瞒年龄的习惯，是吗？"

"绝对没错。"张答道，脸上微微显出点笑意。

那天傍晚，用餐之后，康维趁机甩开其他几位，独自溜了出来，走进安静，洒满月光的院坝。

香格里拉是那样地可爱；那深深蕴含于它秀丽高雅的芯蕊之中的那份神秘让人为之怦然心动。那清凉的空气静谧得似乎停止了流动，而卡拉卡尔山巨大的尖塔看上去比白天更加接近。康维感到浑身的轻松舒展，心情格外地好，精神也安定了许多；而他的理智同心境却不完全一致，他有些激动，也感到迷惑；他已经开始揣摩的那丝解开秘密的线索渐渐变得清晰，但只能揭示那令人费解的背景。这一连串令人惊异的事情那么碰巧地发生在他和几个不期而遇的同伴身上，现在却是而未决，成了大伙处心积虑的焦点。他还搞不明白这些人用意何在，但他相信总归会真相大白。

走过一段回廊，他来到斜倚在山谷上方的那块小台地。玉兰花的芳香阵阵向他袭来，满载着美妙联想的诗意。在中国，这被称作"月夜花香"。康维异想天开地寻思着这月色要是也有声音，那应该就是他刚听过的拉米欧的加伏特舞曲。这又让他想起那位满族小姑娘，此前他从来未曾想象过香格里拉会有女性；而人们怎么都不会把她们的出现与一般的寺院修行活动联系起来。然而，他还是认为这并非是一项令人无法接受的革新，说实在的，就如张先生所言，一个女古琴演奏家在任何一个容许自己"中庸地"适度信奉左道邪说的社会群体中都会是难得的人才。

他的目光越过山谷的边缘扫向那一片蓝黑色的空中，这深陷的谷底给人虚幻的感觉，这落差也许有一英里吧。他寻思能否会被允许到下面去领略一番闲聊中常提到的那一隅山谷的

文明。

这深藏在许多不知名的群山之中的奇异文化的小小发祥地，它的理念为某种含糊不清的神权所统治。他像一个历史系学生一样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更何况，这喇嘛寺有着稀奇古怪的秘密。

突然之间，随着一阵清风的轻扬，隐约从下面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些声音。仔细一听，他可以辨别出是锣和唢呐的声音，另外还有许多嘈杂的拗哭声，也许可能只是幻觉。随风向的转变这些声音又渐渐消失；不久又转头飘来然后再度隐匿在风声之中，断断续续地反复了一阵。这来自山谷深处的生命与活力的信号只是给香格里拉更增添了一份朴实而庄严的静谧。夜幕下她孤寂的庭院和苍白的事讲在悠悠的宁静中安眠，所有生存的烦恼一如潮水般退去，只留下连瞬间都不敢跨越的一片静寂。后来，他的视线不经意地被台地上面高处一扇窗户里泛出的桔红色灯光所吸引；那里是不是喇嘛们在全神贯注在静坐冥想，追求智慧？他们虔诚的修行是不是有所正果了呢？

这问题似乎只要进到最近的那一扇门然后透过廊道看一看便可明了；但他明白这种机会是虚幻飘渺的，况且他的行动实际上处于监视之下。

两名喇嘛轻声轻脚从台地上走过，然后在护墙附近闲逛着。看上去是两个幽默的家伙，一扭身就把粗心大意地里在裸露的肩膀上的彩色技袍给脱了。锣声和喇叭声又起。康维听见其中一个喇嘛向他的同伴问着什么，而回答他听清了：“他们已经把塔普给理了。”而康维对藏语知之甚少，他希望他们继续讲下去；单听一句地无法猜测出多少意思。停了一会儿，那个刚才提问题的喇嘛又开口讲话了。另一个的回答康维听懂个大概：

“他是在外面死的。”

“他是去执行香格里拉头头的命令。”

“他是用一只大鸟从空中翻山越岭飞来这里的。”

“他带回不少陌生人。”

“塔鲁不怕外面的风，也不怕外面的寒冷。”

“虽然他去外面已经很久，可蓝月谷的人都仍记得他。”

更多的康维就听不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回到了住处。

他所听的足以成为另一把打开这迷津的钥匙，而且如此地合乎清理，以至于他怀疑自己的推演是不是出了差错。当然他头脑中曾闪过这一念头，可是，某种原始而奇妙的潜意识却总在否定这一切。现在他也领悟出这种不合理性，然而，离奇和荒谬又把它淹没。从巴斯库飞到这里并不是一个狂人毫无企图的举动。这是一种有预谋，有准备的行动，而且是在香格里拉当局的怂恿下进行的。那个死去的飞行员的名字当地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死还得到哀悼。所有的一切都意味着那是一次有目的的非常高明的指令性行动。连时间和里程的跨度都莫名其妙地按某种意图来估算；可到底是什么意图呢？有什么理由可能让这四位偶然地乘坐英国政府安排的飞机的乘客却如此突如其来地被带进喜玛拉雅东南面的深山野地里来呢？

康维不免被这一问题给惊呆了，但也决不是对此完全不满。既然现实已向他发起挑战他也只有充满信心地去迎接它，用清醒的头脑去感触这一切，只是需要充分的耐心与努力。

此刻他心意已决。这凄冷而让人骚动不安的发现绝不能说出去，也不能告诉他的同伴，他们帮不了他。更不能让这里的主人知道，毫无疑问他们也无能为力。

第六章

“我想有些人就不得不去适应恶劣的环境。”巴纳德诉说着自己在香格里拉一个星期之后的感受，这无疑也是从中吸取到的教训之一。

到了此时，大伙都安顿下来并自然地形成了各自每日例行的生活规律。在张的照顾之下，先前那种每天按部就班、例行度假一般的无聊厌烦的感觉也消减了许多。而且大伙都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水土；没有了起初的那种费心劳神，大家都觉得心情爽朗，振作多了。

他们发现这里白天温暖而夜间较冷，而喇嘛寺差不多就是个避风港；卡拉卡尔山通常在中午时分发生雪崩。山谷里还种有一种很好的烟叶，这里出产的食品和酒茶大都很可口，当然他们几个每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嗜好。事实上他们彼此发现他们就像四个新入学的小学生总有人神秘地缺席。张总是不厌其烦地尽自己的努力在粗陋之中营造平和有趣的气氛，他策划指导游览，推荐活路，介绍书籍。无论什么时候在饭桌上出现令人尴尬的停顿，同样在每个宽松、客气、需要随机应变的场合，张都用他缓和、审慎的而不失流畅的话语给大伙调侃，谈心。但所涉及的话题总是界线分明，有些他很乐意阐述，有些却婉言谢绝，他不想因失言而激起大伙的不满，当然顾不了不时动怒的马林逊。

康维很想作一些有关话题的笔记给他不断积累的资料再增加一些片段。

巴纳德甚至学西方中部扶轮社那一套传统方式开那个汉族人的玩笑，‘首瞧，张，这是个很他妈差劲的旅馆，难道你没有派人送报纸过来吗？今天早上为了借那本《先驱者论坛》我把所有的书都还回图书室了。”

张的回答总是严肃得很，其实没有必要把每个问题都当真，《我们有村代》的合订本，巴纳德先生，那是前两年的，但很抱歉，只是伦敦的《时代》——《泰晤士报》。”

康维欣喜地发现这山谷并不是无法接近的，尽管下山十分地困难，没有人陪伴去那儿是不可能的。

有张的陪同，他们花了整整一天参观了那一片绿莹莹的山谷，就在山崖的边缘，可爱而悦目的山谷秀色尽收眼底。于康维而言，这无论怎样都是一次蛮有情趣的旅行。

他们都坐上竹编的轿椅，一路冒险地颠簸晃荡着翻过悬崖峭壁，而抬轿的却若无其事地踏着崎岖山路直奔山谷。对于喜欢大惊小怪的人这根本不是什么路。然而当他们终于来到平缓的丛林密布的山麓丘陵地带时，这喇嘛寺绝顶的风水就无处不现了。

这山谷简直就是个被群山拥围的，出奇地肥沃富饶的福地乐园。那里垂直高度上的温差在千把英尺的范围就跨越了整个温带和热带之间的差距。

异常丰富多样的农作物旺盛而密集地生长着，没有一寸荒废的土地。整个耕作区域延伸约 10 多英里，阔度约在 1 英里至 5 英里不等。尽管不算很宽却有幸能得到一天中最温热时段的阳光照射。即使没有太阳直射，空气也的确十分的温暖宜人。来自雪山的冰凉溪流浇灌着阡陌沃田。

当康维抬眼朝那巨大雄伟的雪山银屏望去，他又一次感到这一派美景之中深藏着一种壮丽而微妙的凶险；由于碰巧有一些天然的屏障，这整个山谷很显然曾经是个湖泊，周围雪山高处的冰川不断地滋养补给过它。而现在取而代之是几条小河及溪流淙淙地穿过山谷注入营水库井灌溉着农田和精耕细作的种植园，这种配套的体系堪称环保工程。整个的设计规划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巧妙，而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这一布局的基本框架结构历经地震和山崩却没有损坏和移位地保留了下来。

无论如何地对未来感到茫然和忧虑，也只能让人更加爱惜现在的一切。

再一次，康维被同样迷人而富于个性的风格与品质强烈地感染，这已经让他感到在中国的岁月里他比别人过得开心充实。这广阔的被群山环抱的断层谷地非常巧妙地被小小的草地和爽朗的花园所点缀，溪水边栖息着涂过油漆的茶馆和轻巧如玩具似的房屋。而这里的居民在他看来似乎非常成功地结合了汉族和藏族的文化。他们一般都比这两个民族要干净俊美而

且似乎因范围小而难以避免的近亲通婚让他们稍稍吃了一些苦头。

当他们从这几位被架在椅子上的陌生人旁边经过时都忍俊不禁，或浅浅一笑或哈哈大笑，而且都向张友好地打着招呼。他们性情豪爽而幽默；温厚而好问东问西，讲究礼仪而无忧无虑，天天都忙于数不清的活计但又从不显得慌里慌张，手忙脚乱。总而言之康维认定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快乐的一个群体，就连那位总在窥探异教徒堕落迹象的布琳克罗小姐都承认表面上看来一切还很不错。当她看到当地人都穿戴整齐，就连这里的妇女也的确穿着扎紧下摆的满清式束脚裤时，宽慰地松了一口气。而她尽想象之能事地对一座佛教寺院详细观察的结果也不过发现一点点迹象从在某种程度上含混地带有些性崇拜的色彩。

张介绍说这寺庙有自己的喇嘛，但香格里拉对他们管得比较宽松，当然也没有那样的秩序井然。

很显然，在沿山谷较远的地方分别还有一座道教的宫观和一座孔庙。

“宝石是多面体的，”那汉族人说，“而且许多宗教都可能有适度的真理的。”

“这我同意，”巴纳德热心地说道，“我绝不相信宗派妒忌之说。张，你是个哲人哪，我一定得记住你说的那句话‘很多宗教都有其适度的真理’。你们山上那些同道中间也一定有很多贤能之人都明白这一点。我十分肯定，你说得很对。”

“不过，”张梦吧一般说道，“我们也只是适度的肯定。”

布琳克罗小姐并不为这一切所迷惑，在她看来这种氛围似乎有懒散松垮之嫌。总之她固执己见。“我回去之后，”她紧抿着嘴说，“我要要求我们教会派一个传教士来这里。如他们嫌花费太大，我就对他们施加压力直到同意为止。”

这种心态显然是健康而正常的。就连很少同情外国传教机构的马林逊，都禁不住有些钦佩。“他们应该派你来，”他说，“当然，那还得看你喜不喜欢这样一个地方。”

“喜欢与否这不算什么问题，”布琳克罗小姐驳道，“我可不会喜欢这里，那很自然——怎么会呢？这是个自己应该去做什么的问题。”

“我想，”康维说，“假如我是个传教士我宁愿撇开其他很多地方而选择这里。”

“要是那样的话，”布琳克罗小姐急促地说道，“很显然，不会有什么成就。”

“可是，我没有想过什么成就。”

“那岂不太可惜了，光凭自己的喜好去做某件事这可不好，你瞧瞧这里的那些人!”

“他们看上去都很开心自在。”

“没错，”她有些狂热地回道，“无论如何，我看开始非得先学习当地语言不可。你能不能借我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呢，张先生？”

张操着优美流畅的腔调说：“那当然可以，女士，这我非常乐意。而且，可以这么说，这可是个顶好顶好的主意。”

那天傍晚，当他们又上山回到香格里拉寺，张马上就去为她找到了书。

布琳克罗小姐开始还被那部由 19 世纪一个德国人编写的大部头吓了一跳。她大概能够猜出那是属于不太严谨的“藏语速通”那一类东西。有那位汉族先生的帮助，还有康维的鼓励，她开了一个不错的头，而且，很快就从中尝到了甜头。

同样，康维也找到了不少乐趣，且不说他自己假设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在温暖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总会充分地利用图书室和音乐间，从而更加深刻了对喇嘛们良好的文化修养的印象，他们对书籍有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古希腊语的柏拉图论着还是英语的奥玛学说；从尼采的哲学到牛顿的理论，还有托马斯·莫尔、汉纳·莫尔、托马斯·穆尔、乔治·摩尔甚至有奥尔德·摩尔的著作等等、等等。唐维估计总册数可能在两三万册之间，而且他们到底用什么手段来选择和获得这些书籍也很耐人推究。他也曾试图探究一下近来怎么会有新书增加，但后来也没有再去寻根究底，只是浏览了一本很便宜的复印本“IIn WestedNichtsNeues”《西天方夜谭》。在后来的一次参观中，张告诉他还有其他一些 1930 年

年中出版的书刊，这毫无疑问就是新增加的那一部分，这些书确实已如期到达喇嘛寺中。“你瞧，我们都在力求自己紧跟时代步伐厂张说道。

“这个有些人未必会同意，”康维笑着说道，“你知道，自去年以来，世界上已发生了很多事情。”

“没什么大事，亲爱的先生，这在 1920 年谁也无法预知，到 1920 年也未必能很好地为世人所理解。”

“那么，你对最近世界范围内蔓延发展的危机也不感兴趣噗！”

“我会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只是还不到时候。”

“你知道吧，张，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理解你们了。事实就是这样，你们的生活方式很是不同，比起大多数人，时间对你们似乎关系不大。要是在伦敦，我不会者是急于看到最近的几份旧报纸，而你们在香格里拉却最多想看看一年前的旧报纸。这两种态度在我看来都非常切合实际。顺便问问，你们上一批客人是多久以前来的？”

“这个……康维先生，很不幸，我不能够说。”

谈话往往就这样结束，而康维发现这并不那么让人气恼。相反，有时张会尽他三寸不烂之舌之能事，讲个没完没了，这种场面才更让他难受。随着交往的不断频繁，他也愈加欣赏张了。不过，仍然令他疑惑不解的是张很少与喇嘛寺的职员见面，就算喇嘛本身不可接近，难道他身边就没有别的神职申请人吗？

有，当然有，就是那个满族小姑娘。

他不时在音乐间里看到她；可她不懂英语，而他还不想暴露自己会说汉语。他不敢确定她仅仅是弹着玩玩，还是某种程度上在练习。她的弹奏、指法还有整个的姿势的确非常正规，而她总是选些比较有典范性的曲子，如贝奇。卡伦里、史卡拉帝的作品，偶尔也有莫扎特的曲子。比起钢琴，她更喜欢古琴，但每次康维去弹钢琴时，她总会非常认真地听着，常常流露出一副恭敬而欣赏的神情，却无法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要猜出她的年龄也难。他疑惑她上了 30 又觉得不到 13；还有，更加离奇的是他们谁都无法断定也不可能断定这种明显而未必可能的面貌特征。

马林逊，有时不知做什么好，也来听听音乐，他发觉她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家伙。“我想不出她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他不止一次地对康维说，“喇嘛这种行当也许对张那样的老头还合适，可对一个小姑娘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想知道她来这里有多久了？”

“他也想知道，可这事似乎没人会告诉我们。”

“我敢说她不像是不喜欢这里。”

“她看上去好像对这毫无感觉，与其说像人，倒更像个象牙娃娃。”

“毕竟，像个迷人的东西。”

“就其本身而言。”

康维笑了笑，“远远不止，马林逊，要是再想想，这象牙娃娃毕竟有气质，穿着打扮也挺有味，面貌也姣好，琴更是弹得很棒，而且她不会像打冰球似的满屋乱转，依我看，在西欧缺乏这种德行的女性实在太多。”

“你对女性也太过于挑剔了吧，康维。”

对于这种指责康维已经习惯。实际上他与异性没有多少相干，偶尔到印度的山中避暑地休假期间，他喜挑剔好挖苦的名声就开始张扬开来。说真的，他曾经与女性有过几段美好的友谊，而且只要他开口她们谁都会乐意嫁给他一一一一他没有。有一回他还差不多去应了《早邮报》上刊出的一则征婚启事，可那姑娘不愿意到北京居住，而他也不愿去昙桥井生活，彼此都很勉强，后来证明都无法离开原居住地。就算他对女性曾有过经验，也是尝试性的，断断续续的，而且是没有结果的。由此而言，他并非真对女性挑剔。

他嘻笑着说道：“我 20——你 24，她就是那个岁数。”

隔了一会儿马林逊突然问道：“哦，那么，你说张有多少岁呢？”

“随便一个岁数都行，”康维轻佻地回道，“在 49 至 149 之间。”

这些调侃令这几位初来乍到的人觉得比亲自了解到的情况更不可靠。他们几个的好奇和疑问常常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和答复,这使得张一直想倾吐出来的很多事情变得更加晦涩难解。

这没有什么秘密。比如说，山谷里人们的风俗习惯康维很感兴趣，他所谈到的一切应该可以写成很有意思的学术论文。像一个喜欢钻研形势的学生，他对山谷的行政管理模式特别感兴趣；从观察到的情况看，他们显然实行一种相当松散而富有灵活性的独裁统治。由喇嘛寺非常仁慈地施行几乎是漫不经心的应付式的管理。这当然是经过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功。每一次下山到这富饶的风水宝地都可以得到证实。

康维感到迷惑，这法律和秩序的本意何在？这里显然没有什么士兵和警察，不过肯定需要有相应的规范和措施来对付那些不可救药之人？张回答说这里犯罪非常罕见，一是因为只有严重的事端才算为犯罪；二是因为每个人合情合理的欲求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喇嘛寺中的任何人员都有权把一个不法之徒赶出山谷——这已经算是最严厉的处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这么做。但主要的因素在于蓝月亮山谷的头头们总在给人们灌输良好的举止和风范，让他们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应该做，做了就会失去地位和尊严。“你们英国人也在灌输同样的思想情感，”张说，“在你们的公立学校，恐怕就该另当别论了。举个例子，我们这个山谷的居民会觉得有些事不那样做就会对陌生人不恭敬不热情，会引起激烈的争执，以至于会相互竭力地争风吃醋。而你们英国校长们所谓模拟战争的游戏在他们看来整个是野蛮的，实在是对低层次本能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刺激。”

康维问是否从来没有过因女人而引发的争执。

“非常少，因为夺人之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假若有人非常强烈地想得到她，才不管道不道德呢？”

“那么，我亲爱的先生，另外那个男的把她让给他也是好的举动，而且，女方也同样能够接受才行。康维，这会让你感到吃惊，可大家都讲点谦让和礼貌就有助于把事态平息下来。”

当然，在山谷参观的过程中，康维也非常惊喜地发现了一种令人快慰的精神：亲和友善和知足常乐，他懂得所有政治和行政管理都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他由衷赞美了一番，可张却说：“哎，你应该明白，我们信奉这么一条，就是要治理得好就有必要防止管得太多。”

“你们可有任何民主的机制，如选举等等？”

“噢，没有，假如得公开宣布哪一项政策绝对正确而另外一项则完全错误，这会吓着我们的人民的。”

康维微微一笑。他感到这种态度有些古怪却令人同情。

就在这时，布琳克罗小姐讲起她学习藏文如何让她满意，同时，马林逊又开始发愁和抱怨，而巴纳德始终保持着一种似乎可以算是了不起的镇静，且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假装的。

“老实告诉你，”马林逊说，“这家伙春风得意只会让我更加窝火。我知道他还在嘴硬，可他没完没了地打诨取乐开始让我恶心。要是我们不加小心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有那么一两次，康维也对这美国人能如此安心平静有些怀疑。他回道：“他能这么得当地处理事情，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幸运吗？”

“以我之见，这真他妈有些怪，你到底了解他什么？康维？我说他是什么人。”

“我了解他并不比你多多少，我知道他是从波斯来的，估计搞过石油勘探。他用这种方法来应付事情——在乘飞机转移之前，我还费很大劲劝他跟我一块走，直到我告诉他美国护照抵挡不了子弹他才同意了。”

“那么，你见过他的护照吗？”

“很有可能，可我记不得了。怎么了？”

马林逊笑道：“恐怕你会认为我多管闲事，可我怎么会呢？假如有什么秘密的话，两个月

也该得到破解。听我说，这纯粹是一种意外，就事情本身而言。当然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半句，我甚至认为连你也不能告诉，可现在既然已经扯上这个话题，我也许得说上几句。”

“是的，当然。但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这么回事，那个巴纳德一直都是用一张假护照旅行，而他也根本不是什么巴纳德。”康维不无关切地皱了皱眉头。他喜欢巴纳德，就因为这个人会激发他的各种感想，但他根本就不可能很注意他到底是谁或不是谁。于是他说：“那么你认为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叫查麦斯·伯利雅特。”

“活见鬼！真是这样！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早上他落了一本小册子，张把它捡起就拿给了我，他以为是我的。我禁不住翻看了一下，发现里面夹满了剪报。我一拿这本子有些就掉了出来。我承认我看过这些剪报；毕竟这东西也不是隐私，或者说不会是隐私。可一看，都是有关伯利雅特以及搜寻他的报道，其中一份上登有一张照片，除了那把小胡子外绝对像巴纳德。”

“你把这告诉巴纳德本人没有？”

“没有。我只是把东西交给了他，没说什么。”

“说这么多也只是凭认出一张报纸上的照片而已。”

“没错，就是这样。”

“我想我不愿因此就断定一个人有罪，当然你可能是对的——我也不是说他完全不可能是伯利雅特。假如他是，这就可以说明他为何在这里会这么心满意足——他是难得找到更好的藏身之地了。”

马林逊有些失望，他本来认为很有点名堂的重大发现只得到这种漫不经心的对待。“那好，你对此将怎么处置？”他问道。

康维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或许什么都不要做，谁又能做什么呢？”

“如果这人真是伯利雅特，那可就见鬼了。”

“亲爱的马林逊，假如这人是尼禄，眼下还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不管他是圣徒还是无赖，只要我们还在这儿，我们都得尽力搞好关系。依我看，我们不要太明显地表露任何态度，这解决不了问题。假如在巴斯库时我就怀疑他的身份的话，我当然会同德里联系查询有关情况，这也只是一个公务职责，可现在我觉得可以要求不承担责任。”

“难道你不觉得这么看待此事太敷衍了事了吗？”

“我不在乎敷衍不敷衍，只要它符合实际。”

“我想，你这话的意思就是要我不去理睬我发现的事情？”

“你可能做不到，但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为此保持协商，不要去考虑他是巴纳德还是伯利雅特还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要避免我们离开时去面对倒霉的尴尬局面。”

“你是说我们应该放他一马？”

“哈，我说的稍有不同，我们应该把抓获他的乐趣让给别人。当你与一个人融洽相处了几个月之后，却为他叫来一副手铐，这似乎总有些不合适。”

“我可不这么想，这家伙不就是个江泽大盗——我知道他使很多人丧失了钱财。”

康维耸了耸肩。他佩服马林逊那种黑白分明的处事风格；公立学校的道德也许是粗俗的，却至少也是直截了当的，如果有人犯了法，任何人都有义务把他送交司法机关——这始终被当作一个人人不允许违犯的法律。而有关检查、分担责任以及资产负债等等的法规很显然就是这一类法律。

伯利雅特就犯了这一法律。不过，康维对这一案件不太感兴趣，他有一种印象这是那类犯罪中非常恶劣的一例。他所了解的情况是，纽约巨大的伯利雅特集团经营失败导致近上亿美元的资金流失——一次经济崩溃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在当今世界并不少见。

从某种意义上讲，伯利雅特一直在华尔街瞎混，而最终却招来被通缉追捕的结局。

康维最后说："好了，如果你听我的告诫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不是看他的面而是看在咱们自己的面上。请自己留点神，当然，你不会忘记他也许有可能不是那家伙。"

然而他就是伯利雅特，那天晚饭之后终于露了真相。那时，张已离开了他们；布琳克罗小姐也去攻她的藏语语法了；剩下三个流落他乡的汉子在咖啡的苦香和雪茄的烟雾中面面相觑。席间的交谈不止一次地冷场，只有那个汉族人依然那样周全得体和蔼可亲。现在他已不在场，随之就是令人很不自在的沉默。巴纳德一下没有了玩笑和幽默。康维很清楚要马林逊若无其事地对待那美国人也太勉为其难了；同样巴纳德很显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这美国人把雪茄扔了，"我想你们都已知道我是谁了。"他说。

马林逊的脸色一下变得份保不安起来，但康维仍用同样平静的语气回道："对，我和马林逊都知道了。"

"我也太他妈大意把那些剪报到处乱放。"

"大家都难免有疏忽的时候。"

"哦，你们对此显得这么平静，这有点名堂。"又是一阵沉默。最后被市琳克罗小姐尖声尖气的嚷嚷打破："的确，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巴纳德先生，不过，我得说我一直都以为你是在隐姓埋名地旅行。"他们几个都惊疑地看着她，布琳克罗小姐继续说："我记得康维曾说过我们大伙都得把姓名写在信里，而你说这对你无关紧要，我当时就想巴纳德很可能不是你的真名。"

这位罪犯一面勉强地挤出一点微笑，一面又点上一支雪茄，"女士，"他终开了口，"你不仅是一位精明的侦探，而且你刚巧为我目前的处境找到一个很婉转的说法，我在隐姓埋名地旅行。你把它说了出来，而且说得对极了。至于你们两位小伙子，你们已经把我认了出来，从某种角度讲我并不感到遗憾。要是你们都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我还可以想方设法。但想想我们现在都已定数的处境，似乎再跟你们唱高调吹大牛可不是那么好了。你们都对我很好，所以我不想惹太多的麻烦。看来，我们还得齐心协力共同面对今后的日子，不论更好还是更糟，也只有靠我们互相帮助找到出路。至于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就听之任之了。"

这些话在康维听来都很有道理，他很关切地看着巴纳德，这也许有些古怪——这样坦诚的赏识与这样的时刻很不相称，只要想想这位粗眉大眼、肥胖、幽默感很强，看上去像慈父一般的人就是一位世界级的诈骗犯，也够荒唐的了。

他看去远远不像那种人，受过不错的教育，本该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预备学校校长。在他轻松快活表情的背后隐隐显现着新近引起的紧张和焦虑，但这并非意味着这轻松快活是强装出来的。从广义上说，他显然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家伙，就天性而言是盏明灯，从职业来说则是条鲨鱼。

康维说："不错，我敢肯定这样最好不过。"这时巴纳德笑出声来，好像拥有一种仅有此时此刻才发挥得出的更深一层的幽默感。"老天爷，这可是太奇妙了，"他大叫着，一面四肢摊开地靠回椅子，"整个是一桩他妈的倒霉事，我是说，横穿过欧洲，然后经土耳其和波斯最后摸到那个简陋的小镇！警察者跟着我，听着——在维也纳他们差点把我给逮住！被人追踪的感觉起初还真刺激，不过，很快就感到紧张不安，在巴斯库才很好休息了一下，我当然以为在革命的混乱中会安全些。"

"果然如此，"康维微微笑道，"除了子弹之外。"

"是啊，快要不用东逃西窜了吧，这枪子又来捣乱。告诉你吧这可是非常艰难的抉择——是留在巴斯库吃枪子呢，还是乘坐你们英国政府的飞机然后去接受早已等在另一头的那副手铐，这两者我都不甘心哪。"

"我记得你那时真是这样。"

巴纳德又大笑起来，"就是这么回事，而且，你自己也可以揣测得出当初的计划全打乱之

后飞机把我们带到这里我并没有多少忧虑。这是一个绝顶的秘密，不过，从我个人而言，这是再好不过了。已经心满意足了，还发什么牢骚呢，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康维报以更热诚的微笑，“好一个明智的态度。但我以为你也做得太过了点，我们都有些怀疑你何以能做到如此无忧无虑。”

“哦，我是心满意足，当你适应了之后，这个地方也不差的嘛，开始觉得有些冷，但什么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吧。要说改变环境，这可是个又好又清静的地方。每年秋季我都去棕榈海滨去做卧床疗养，可他们不给你做，那种地方老处在一种千篇一律的喧嚷纷乱之中，而在这里我想我逐渐得到了医生所吩嘱的东西，当然，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高雅的感受。我现在吃的完全不一样，我不可能看录相，我的经纪人也无法与我打电话。”

“我敢说他希望能够和你通话。”

“当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乱子要清理一下，这我知道。”

他说得如此轻巧，让康维忍不住回道：“我可不大精通人们所说的高额融资。”

这美国人很直率而欣然地承认道：“高额融资往往指太多的空话。”

“所以我经常怀疑。”

“听着，康维，我给你打个比方。一个伐木工做他干了多年的，而且是其他很多伐木工一直在做的行当，可市场行情却突然变得对他很不利，他没有办法，只有打起精神等待转机，可是这转机不知怎么没有像往常那样到来，而当他已损失掉一千万美元左右时他在某张报上读到一个瑞典教授设想世界末日就要到来。现在我问你，类似这种事能够挽救市场吗？当然，这让他小小吃了一惊，可他还是未能摆脱困境，而直到警察来了他仍在那儿——假如他正在等待他们，我可没这么干。”

“你自己认为这一切只能怪运气不佳喽。”

“唉，我确实有一大笔钱。”

“你还占有别人的钱财。”马林逊气愤地插了一句。

“是的，确实如此，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问青红皂白地想捞一把，却没有本事自己去弄。”

“我不同意。这是因为他们信得过你，并相信他们的钱财会安全无事。”

“晦，什么安全，不可能安全。任何地方都没有安全。那些认为有安全的人，就像一大群在台风中试图躲在一把伞下的笨蛋。”

康维安慰他说道：“哦，我们都认为你不可能对付台风。”

“我甚至不能假装着去对付它，就像咱们离开巴斯库以后出了事请你也没办法一样。当时我注意到你在飞机上一直保持死一般的冷静而马林逊却在那儿坐立不安时一样，你清楚你对此毫无办法，也毫不在乎，正像我自己面临企业崩溃时一样的感觉。”

“一派胡言！”马林逊吼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避免诈骗，这只是按什么样的规则进行游戏的问题。”

“可当这场游戏将要乱了套的时候，这真他妈难以做到。此外，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具体地清楚什么才是规则；所有哈佛和耶鲁的教授也无法告诉你。”

马林逊轻蔑地驳斥道：“我指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非常简单的规律。”

“那么，我想你指的日常生活并不包括经营信托公司吧。”

康维很快地插话道：“咱们最好不要争执。我也绝不反对把你的事与我的情况相比。毫无疑问我们不久前经历的那次被迫的飞行，确实与我们的初衷大相径庭。然而，我们现在都在这儿，这才是重要的。我同意你说的发牢骚很简单，但想想这事如此莫名其妙，这 4 个人偶然之中坐上飞机却被绑架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其中的 3 位能够找到一些安慰。就像你想做卧床疗养而且需要一个藏身之处;布琳克罗小姐感到是主的召唤要她给未开化的藏族人宣讲经。

“那谁是你们数落的第三个人？”马林逊插嘴道，“可别是我。”

“我说的包括我自己，”康维答道，“而我的理由可能是最简单不过了——我就乐意在这儿。”

不久，康维一如往常地到那片台地和荷花池边漫步，每晚在这里独步渐成了他的习惯。他感到一阵奇特的舒坦与安逸涌遍整个身心，的确，他非常喜欢香格里拉。她的氛围越是平静，她的神秘感就越激荡人心，而且整个的感觉是惬意而令人欣快的。这么些天来他逐渐对喇嘛寺及其居民形成一种奇妙而又很明确的看法；他的脑子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但内心仍然镇定自若。像一个数学家解一道深奥的题目，他为此焦虑，但显得很平静而且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

至于那个伯利雅特，康维认为还是把他当作巴纳德好些。关于他是非功过和身份的问题也就渐渐淡出整个背景，除了他那句妙语“整场游戏都乱了套了”还在康维的脑海中不断回响，而且要比这个美国人可能想表达的意味更深长。他觉得这话的真实性远不限于美国金融及信托公司的经营管理，它也适用于巴斯库、德里及伦敦，还有诸如战争策划部、帝国大厦、领事馆、贸易租界，以及政府大楼内的晚宴等等这类场合；这个重新组合中的世界到处弥漫着死亡与毁灭的气息。巴纳德的惨败也许仅仅只比康维自己的跟头要更有戏剧色彩，这整场游戏毫无疑问是到了乱七八糟的地步；幸运的是这些玩游戏的人们并没有像游戏规则本身铺摊在那些不可挽回的废墟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家们是不幸的。

可是这里，在香格里拉，一切都处在深深的平静之中。没有月色的天空中星星也使劲地闪烁着光芒，而卡拉卡尔的顶峰亦透出一抹淡蓝色的光彩。

后来康维了解到倘若计划有所变动，外面的脚夫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他不会因为有等待的间隙而过度地高兴，巴纳德也不会。他露出一丝发自内心的微笑——真的很有意思——他突然悟到自己仍然喜欢巴纳德。或许，他还没发觉这种乐趣。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一亿美元的损失把一个人送上审判台怎么说都不过分。如果他只是偷一块表什么的就好办多了。可话又说回来，一个人又怎么会丢失一亿美元呢？或许，一个内阁大臣应该轻率地宣布说他的资产已被赐给印度，只有这种意义上才成立。

而此刻康维又一次寻思什么时候才能与送货的脚夫一起离开香格里拉。他想象着那绵长、艰辛的旅程，还有终于到达锡金或巴基斯坦的某个庄园主的廊房那一刻的情景——那时他该会多么地欣喜若狂。然而，可能也会有那么点失落感。然后，就是第一次见面礼节性的握手和自我介绍；第一批的饮料美酒就搁在娱乐厅前的游廊上；然后被阳光照成古铜色的面孔上那双直露不讳的怀疑目光盯着看他。在德里，肯定要与总督和总司令会见；还有戴头巾的仆从们的额手礼；没完没了的报告需要起草发送，或许还要回一趟英国，去一趟白厅；在 P&O 玩几局牌，政务次官松弛软弱的手掌同你握手；接受报社的采访；听那些娘们做作而坚硬的性饥渴式的怪叫。——“这确实是真的吗？康维先生，那时你在西藏……”有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将能够凭自己的奇谈怪论在外边混吃混喝起码一个季度。可他会乐意吗？他记起戈登在喀土穆的最后日子里写下的一句话——“我宁愿像一个托钵僧那样生活，与救世主玛赫迪一道而不愿在伦敦夜夜都去外面混饭吃。”康维对此还不是绝对的厌恶而仅仅是一种预料。用过去时去讲他的经历将得忍受很多，也会带给他些许的悲哀。

突然，正在苦思冥想中的他发觉张已走近。“先生，”这汉族人先开了口，他那温和、轻柔的声音开始由慢到快，“我很自豪能给你们带来重要消息。”果然，这些送货人提前到达了，康维一猜就猜到了。也奇怪，他最近几天老想着这事。

他突然感到一阵极度的悲哀，虽然他也有所准备。“哦？”他表示询问。

张看来确实很激动。“亲爱的先生，祝贺你。”他接着说，“我很高兴能承担几分责任——经我多次亲自向大喇嘛竭力推荐之后，他已经决定要立刻召见你。”

康维的眼睛瞪圆了，“你说得不像往常那么清楚连贯，张，出了什么事？”

“大喇嘛派我来找你。”

“我也这么想，可怎么这么大惊小怪？”

“因为这非常异常而且前所未有——连我都一直渴望有这种机会却未敢料想，你才来了两个星期就被他召见！以前从来就没有那么快过！”

“我仍然不太明白，你知道，我要去见大喇嘛——那还行，可是还有别的事没有？”

“还不够吗？”

康维笑了，“绝对够了，请你放心好了——不要以为我不懂规矩礼貌。实际上，我脑子里有一个很不平常的想法。不过，现在用不着在意那些了。能见到这位绅士，我当然感到荣幸，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现在，我就是派来叫你的。”

“是不是晚了点呢？”

“这关系不大。先生，你很快会明白很多事情。我可不可略表高兴的心情，这段时间——总令人尴尬——而现在快结束了。相信我，很多时候我不得不拒绝告诉你们一些情况，这我也非常厌倦，现在我非常欣慰，这种令人不快的搪塞再也没有必要了。”

“你真是个怪人，张，”康维答道，“不过，咱们走着瞧，不用再说什么了。我有很好的思想准备，感谢你好言过律，请带路吧。”

第七章

张陪同他走过那空荡荡的院坝之时，康维的内心非常平静，可是他的行动却不由自主地被一种渐渐强烈的渴望所支配。如果说这个汉族人的话有什么意味的话，他也正要跨入了解内幕的门槛。很快他就会明白他那还未完整形成的假设是否像它显示的迹象那样并非毫无可能。

先不管这些，这无疑将会是一次很有意味的会见。他曾经见过许多奇特古怪的头人首领；他对他们抱有一种超然的兴趣，而且能以敏锐准确的尺度评价他们。他也有非常难得的窍门用他自己实际上懂得不多的各种语言有意无意地说些客套之辞。不过，在眼下这种场合他也许就当一名听者。他发觉张正带着他经过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房舍，在灯笼的照射下都显得非常可爱，过不多久就沿一把旅梯爬上去，然后走到一扇门前，这汉族人敲了敲门。这门“呼”的一下被一个藏族仆人打开，这动作如此轻巧，让康维怀疑他早就在门后站好了。这儿是喇嘛寺的最高楼层，与其他建筑一样装饰得非常雅致，但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干燥，让人闷热难受，仿佛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关闭着而且有一种什么蒸气供暖设备在全力运行，随着他每向前迈一步，空气也越闷得厉害，直到最后张在又一扇门前停下，如果说身体的直觉可靠的话，这可能被认为是到了一间土耳其浴室。

“大喇嘛要单独接见你。”张向他耳语道。然后开门让他进去，随即又悄无声息地把门关上，让人几乎觉察不到他已离去。

康维站在那儿犹豫两迟疑，呼吸着闷热而幽暗昏黄的空气，整整过了几秒钟，他的眼睛才适应了这股犹阴暗的氛围。然后，渐渐意识到这是一间窗帘紧闭而屋顶略矮的房间，简单地摆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矮小、面色白皙而满布皱纹的人。在幽暗的背景下静止不动的身影，仿佛是用明暗对比手法绘制的一幅褪了色的古典肖像画。假如真有这样一幅画出脱于现实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流溢着古典风格的庄严衬托着整个画面。康维对眼前的情景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奇妙的感受，他甚至怀疑它是否真实可靠而仅仅是自己对这里华贵而朦胧的

暖热氛围产生的反应而已；在那双古朴神秘的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向前迈了几步然后停下。椅子上的那个人的轮廓稍稍变得清晰了一点，但仍看不出是个血肉之躯；他是个矮小的老人，身着汉族的服装。衣服的皱褶和镶边松垮垮的，与无精打采的瘦削身躯形成了对比。

“你就是康维先生？”他用标准的英语低声问道。这嗓音很顺溜平滑，且带有一丝的忧郁，犹如一种奇异的福音灌入康维的耳里；不过，他内心深处的那丝怀疑却让他以为是温度在作怪。

“是的。”他答道。

那嗓音又接着道：“很高兴见到你，康维先生。我派人把你叫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谈一谈。请坐到我旁边，别害怕，我是个老头，不会加害于任何人的。”

康维答道：“我觉得能够被您接见是非同一般的荣幸。”

“谢谢，我亲爱的康维——照你们英国人的方式，我该这么称呼你。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愉快的时刻。我的眼睛不好，但请相信，我还能用心看清你，眼睛也还看得到一点，我相信从你来时到现在你在香格里拉还过得愉快。”

“非常愉快。”

“那我很高兴。张无疑为你尽力作好了安排。这对他也是件很乐意做的事。他告诉我你们一直在问一些关于我们这个群体和有关事务方面的问题。”

“我对此当然感兴趣。”

“那么，要是你能腾出些时间的话，我非常乐意向你简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构的情况。”

“那我再感激不过了。”

“我曾经想过也这么希望，但是，在我们的谈话之前

他微微打了个手势，连康维也没有察觉地唤一个仆人进来准备一套典雅的茶点。

盛着几乎无色的液体犹如小小蛋壳一般的茶碗被搁在涂漆的托盘里端了上来。康维熟知这种礼仪，但丝毫没有表露轻视。这时，那嗓音又接着说：“我们的习惯你都熟悉，是吧？”一种莫名的冲动，促使康维不禁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了一些年头了。”

“你没有告诉张。”

“没有。

“那么，我怎么如此荣幸？”

康维总会不失时机地说明自己的动机，可是这会儿他想不出任何的理由。最后他答道：“坦率地说，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我觉得必须告诉你。”

“这是最好不过的理由，何况我们就要成为朋友了…二 ••现在，请告诉我，这香味是不是很难？中国的茶品种多且富有香味，但这种茶是本地山谷的特产，我认为完全可以与其它品种相媲美。”

康维把碗端起品尝了一下。这滋味是如此微妙而难以捉摸，幽灵一般的香味缠绕在舌尖之上。他说：“味道很可口，但也很特别。”

“对，就同我们山谷众多的药草一样，这茶既独特又珍贵，你该尝尝，当然要慢慢来——这不单是出于礼仪和欣赏的需要，而且是要最大限度地体味饮茶之趣。这可是从 155 年前的顾倍之（kou hat Tehou）那里学到的著名训诫。他当年在吃甘蔗时，总是慢悠悠地不肯立刻去啃那多汁的精髓部分，他为此解释说——饿得慢条斯理地让自己进入最美妙的境界。’你有没有研究一下中国伟大的古典名着？”

康维回答说只是稍微了解其中一小部分。他知道这场拐弯抹角的谈话将按照常规一直持续到茶碗撤下为止；然而他发现这茶还远远没有添够，且不说他如何地渴望听听香格里拉的历史。无疑，大喇嘛身上有某些顾他之那种从容不迫的特征。

终了，又一个神秘兮兮的手势之后，那仆人轻手轻脚地进来随即又出去了。这回，大喇

嘛开门见山讲开了：

“亲爱的康维，也许你对藏族历史的大致情况并不陌生。我从张那里了解到，你们这几天来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图书室，你无疑已经对有关这些地区粗略却异常有趣的历史记载进行过研究。无论如何，你都会了解到中世纪时代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在整个亚洲都广为流传，即使在它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其影响仍旧延续着。问世纪，一场基督教复兴运动直接从罗马发起，通过那些英勇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推动与促进，我说，他们云游四海的经历比从圣·帕尔的书上读到的还有趣得多。渐渐地教会在广大的地域找到了立足之地，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可至今仍然没有被很多欧洲人所了解的一个事实是基督教会在拉萨业已存在了 38 年。起初是于 1719 年从北京传入的，当时有四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修道士发起了一次寻找有可能在穷乡僻壤仍有幸存的聂斯托里信仰残余的活动。

“他们朝西南行进了好几个月，到兰州和科隆就遭遇上了困难，这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途中有三个人丧了命，而第四个也差不多半死。无意中绊了一跤，跃进那条至今仍是进入蓝月山谷唯一通道的岩石隘道之中。就在那儿他惊喜地发现了一群友善可亲并且生活富裕的人们，他们都争先展示了山谷最古老的传统——对陌生人的热情和殷勤。很快他就恢复了健康并开始讲经传道。这里的人虽都是佛教徒，却很愿意听他的，因而他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功。那时在同一座山梁上还有一座古老的喇嘛寺，但已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衰落之中，而随着这位方济各修道士收获不断增多，他萌发了在同一个风水宝地建一座基督教修道院的构想，在他的督促下，老的建筑得到修缮并进行了大范围的重建，而他本人从 1734 年开始在这里生活，当时他 53 岁。

“现在让我告诉你有关他的一些事情。他名叫佩劳尔特，按出生地应是卢森堡人。在投身远东布道团之前他曾就读于巴黎大学、波伦亚大学和别的几所大学，他可以说是个学者，有关他早年生平的记录却少之又少，但无论如何对于他那时的年龄和职业而言这并不奇怪。他酷爱音乐和美术，对语言有很强的悟性，在他确立职业方向之前他遍尝了人间所有的凡俗乐趣。在他的青年时代玛普兰魁特正在打仗，他切身地明白战争和侵略的残酷和恐怖。他长得结实健壮；他来到山谷最初的几年里和别人一样凭自己的双手劳动，养花种菜，向那里的居民学习同时也教教他们。他在山谷中发现了数眼金矿，但并不很热衷于这个；他更感兴趣的是当地的植物和药材。他谦恭温和而且绝不执拗顽固，他反对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但找不出任何理由去斥责这里普遍盛行的对坦加司果的偏爱，这是因为这种果子被认为有治疗效能，但这东西那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有一种温和的麻痹作用。实际上佩劳尔特本人多少也有些上痛了；他就是这样接受和宽容当地生活所赋予的一切，他发现这没有什么坏处，而且很痛快，作为回报他也把西方的珍宝给了这里，他不是个禁放主义者；他从这世上美好的事物中获得快乐。他细心地传授他那套有关烹调以及教义问答手册。我想让你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个真诚、忙碌、有学问、朴实和热情的人，以他修道士的开明，不曾都齐修筑一墙砖石混泥土围输的设计方案，而是协助了这些特别的建筑的实际建造。那当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只有他的自信和毫不动摇的坚定信仰能够克服。我说他自信是因为这工程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设想一一一一一一他自己信念中的骄傲和自信促使他下决心在香格里拉的边缘地带建造一座庙宇。因为他相信释迦牟尼能给人以灵感，罗马当然也绝对可以。

“然而时间在流逝，这一设想会逐步让位给一个更切实际的构想这也并非不自然。毕竟，竞争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而佩劳尔特到他的寺院建造完毕之时，也谈一大把年纪了。严格地讲，他的行为举止并不太有规律。不过某些纬度必须得伸延到他作为教士的优越感和高做可以放置在用年来衡量而非用里来计算的距离之上。然而，山谷的乡民们和僧侣们自己却无忧无虑；他们爱戴他而且听从他；随着时间一年年掠过，他们开始崇拜他。在空闲的时间地习惯于寄一些报告终在北京的主教，却常常寄不到他的手里，也只能推断送信人已经向旅途的艰险屈服了；佩劳尔特不愿再让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到后来大约在那个世纪的中叶地完

全放弃了与之教的联系。不过原先的一些信件可以肯定是寄到了，由此而引起一场对他活动的误解。在 1769 年，有个陌生人把一封写于 12 年前的信带了进来，内容是召佩劳尔特去罗马。

“假如这一指令没有耽搁地收到的话他该是 70 多岁了；而实际上，他已经 89 岁。在大山和高原上艰苦地跋涉已经是很难想象了。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忍受过外面荒野之地狂风的折磨和刺骨的严寒。于是，他寄了一封婉转的回信对情况作了说明，可是，那信到底有没有翻越过那些重重大山的屏障却无从而知。

“这样，佩劳尔特留在了香格里拉，并非真出于对上级命令的违抗，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可能去执行。更何况，他已是个老人，死神可能很快就会给他无规律的生活画上一个句号。到那个时候，他所创建的机构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那该会是很凄惨，却不会真正让人震惊；因为很少有人会料到一个孤立无助的人将要永久地灭绝一个时代的习俗和传统。他设想在他自己无能为力之时，需有一个西方的同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在铭刻着这么些古老的截然不同的印记的地方建造这个修道院也许是错了。这要求也太甚，然而并非有什么要求——巴望一个满头白发饱经风霜的老头，就要进入 20 岁时去认识自己犯下的错误啊？而佩劳尔特始终都没有认识这种错。他毕竟太老而且太快乐了。他那些很投入的追随者甚至于忘掉他的教诲的时候，山谷里的人们仍然如此虔诚地热爱他，因而他心安理得地宽恕他们又回复到原先的习俗中去。他仍旧很活跃，他的才思还是格外地敏捷。98 岁时他开始背那些以前的使用者留在香格里拉的佛教经书。那时他就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去编撰一本抨击佛教固步自守的静止观点的书。他确实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有他全部的手稿），然而抨击部非常地温和，原因是那时他已经达到一个世纪圆满的数字——在这个年纪甚至连最尖刻的锐气都会很容易消失掉。

“同时，你也许会估计到，许多他早期的弟子都已死去，而且也只有很少的几位接班人。而老方济各会门下的人数都在稳定地减少，曾经一度有 80 多个，后来减少到 20 个，最后只剩有 12 个人，他们中大部分都已很老了。佩劳尔特此时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平静，只不过在安静地等待最后时刻。他已经太老而没有疾病和不满足等的困扰，现在只有永久的长眠才是他要求的了，而且他也不怕。山谷的人们都出于好心送来吃的穿的；他有时去图书室活动活动筋骨，他变得十分虚弱，但仍旧强打着精神去执行他办公室的例行公事。余下的消闲日子他就与书为伴，在回忆以及自我陶醉中度过。

“他的神智仍旧出奇的清晰，甚至他还能练一种神秘的被印度人称为“瑜珈”的功夫，这功夫是靠各种特殊方法进行呼吸的。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人来说，这种运动似乎可能有害无益，果真是那么回事。不久，在那个值得纪念的 1789 年，佩劳尔特快要死去的消息传遍山谷。

“他就躺在这间屋里，亲爱的康维，那里他可以透过窗户看到模模糊糊的一团白色，那就是映入他那双很衰弱的眼睛里的卡拉卡尔山；可他用心灵能清晰地看到它。那半世纪之前他第一次瞥见的那无与伦比的轮廓仍旧清晰地映入脑海。跟着，所有他曾经历过的沧桑都又神奇地在眼前重新浮现：历时多年的穿越沙漠和高原的旅行、西方大城市里拥挤的人群，还有马宝路部队控骼有力和华丽惹眼的阵容。他的神智已经渺缩成一片雪白的平静；他已经准备好心甘情愿地去死。他把朋友和侍从们召到身边向他们告别；然后要求要独自呆一段时间。这样一片孤寂之中，他的身体往下一沉，他的意识开始消散飘向福音……他希望把魂魄也解脱掉……可是并没有这样。他只是一动不动，毫无声息地躺了好几个星期，之后开始恢复，那时他已是 108 岁。”

这轻声细语的嘟哝停了一会儿。康维微微有些激动，在他看来，这大喇嘛一直都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一场遥远而隐秘的梦。后来大喇嘛接着说：

“像其他任何一个在死亡的门槛上等待多时的人，佩劳尔特被赐予某种意味深长的幻觉

伴他一同返回人世；是些什么样的幻觉后面再讲。现在我先说说他后来的行为举止，很是古怪。他并没有休息下来疗养康复，这哪里想象得到，他反而立刻投入到非常苛刻严酷的自我惩戒修行之中，还有些莫名其妙地滥用一些麻醉剂。吃一些药丸，进行深呼吸锻炼——这似乎也未免太渺视死亡了。可事情就是这样，在 1794 年最后一个老喇嘛去世之时，佩劳尔特仍然活着。

“这差不多该给那时在香格里拉的每一个人带去一丝充满讽刺意味的微笑。这位皱皱巴巴的方济各教士从此不再衰老，再加上他坚持搞一种秘密的仪式，于是在山谷众乡邻的眼中他很快就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简直成了一位独居于那座巍巍山崖上的具有神奇魔力的隐士。不过，他还有一套传统的施加影响的手段让人们认为爬上香格里拉，留下一些小小供品或者在那儿干点急需的体力劳动可取得功名并带来好运。对所有的朝圣者佩劳尔特都予以赐福——也许很容易就忘掉，那些人都像是迷了路、离了群的绵羊。而现在山谷的寺院中同样都可以听到‘特迪罗达穆斯’（‘Te DeUrn laUdamus’）和‘确吗呢叭咪眸”（‘Om Man’）。

“当新的世纪到来之时，这一传说慢慢变成一个神奇怪诞的民间故事——说是佩劳尔特变成了一个能创造奇迹的神，在某些特定的夜晚他会飞到卡拉卡尔的山顶点一支蜡烛举向天空。在满月朗朗的夜晚这座山上总会有苍白的光晕。我没有必要向你明确无论佩劳尔特还是别的任何人都未曾攀登过那山顶，但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因为有一大堆不太可靠的证据说明佩劳尔特曾做过而且能够做出任何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设想，比如说，他掌握‘轻功’和腾云驾雾的功夫，这在很多佛教的玄想谬说里面都出现过。而更确切的事实是他曾进行过这方面的许多次试验，但均没有成功。不过，他的确也发现一般性的观念的削弱可以由其它观念的发展来弥补；他练成了‘传心术’（心灵感应）的技巧，这也许很了不起，可是他没有强求任何一种专门的治疗康复之功力，不过，仅仅他的出现就对周国的人们身上的某些病症有一定的益处。

“你可能很想知道这胸前所未有的岁月里他是怎样打发时间吧。这么说吧，由于他在通常的年龄没有死，面对将来的时间他开始觉得无所适从，终于证实自己是个反常的人，可以相信这种反常可能持续下去，同样也可以料想随时都有可能完蛋。就因为这样，他也就不再患得患失，他一直渴望而几乎找不到可能的生活现在业已开始；他历经整个的世事变迁和人生浮沉而内心却一直保持着学究式安静平和的品味。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似乎摆脱了生理的束缚，达到了一种极度清晰的超然境界，似乎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好任何东西，比起学生时代那种‘学而无不通’还要容易。他很快就养成了不用书本的习惯，除了极少的原先就不离手的那几本工具书，你听了肯定会感兴趣，这些工具书包括《英语语法词典》和《佛罗里奥之蒙泰恩泽集》。凭借这些书继续攻读，他设法掌握了你们错综复杂的英语，我们的图书室仍保存着他第一次语言练习的稿子，是蒙泰恩关于《虚化为西藏人》一文的翻译——无疑是独一天二的作品。”

康维笑道：“什么时候我也看看，要是可以的话。”

“排常乐意让你看。你想想，这是个异常不现实的成就，可是想到佩劳尔特也达到了一个异常不现实的年龄。没有这种事情可干的话，他该会有多孤独无聊——无论怎么说这一直到 19 世纪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这一年在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历史上记录下了一个重大事件。就在那时，第二次来自欧洲的陌生人来到蓝月亮山谷，一个名叫亨斯齐尔的年轻奥地利人，曾在意大利当过兵，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役——他出身豪门，文化修养高，且风度潇洒迷人。可战争毁了他的前程，含含糊糊地带着想弥补这一切的念头，他经过俄国游荡到亚洲。要是知道他怎样莫名其妙而准确无误地摸到这片高原山谷那肯定有趣。可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和当年的佩劳尔特一样，他到达山谷时差不多已经半死。又一次，香格里拉张开了热情温暖的怀抱，使这位异乡人很快恢复过来——然而史无前例的记录也就此打破。

“佩劳尔特开始着手布道传教并开始皈依当地的山民，而亨斯齐尔很快就迷上了金矿，

他最初的野心是让自己发财致富然后尽快返回欧洲。

“但他没有回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过打那以后就经常发生这类怪事，所以恐怕我们得说这也就见惯不怪了。这山谷，以它的祥和平静和彻底远离俗世的自由，如此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延迟归期。有一天，听了当地的传说之后，他爬到香格里拉同佩劳尔特见了第一面。

“说句实实在在的话，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要是说佩劳尔特有那么一点不近人情，没有常人那种友情和爱心的话，他还是赋予了一份丰富的宽厚与仁慈，给这青年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不想细说他们俩之间突然达成了什么默契；一个表现出极大的崇拜，而另一个则与他分享自己的知识，他们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在人世间唯一留给自己的现实——他们曾经的狂想之梦。”

趁这会儿出现的停顿，康维很平静地说道：“很抱歉打断你一下，我听不太明白。”

“我知道。”这低声细语的回答饱含同情，“如果真是那样有多了不起。这个问题我想放在最后讲，现在，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先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情况。这件事你会感兴趣的，亨斯齐尔开始收集中国艺术珍品，并为图书室筹集图书和音乐资料。他历经非同一般的艰辛旅程去到北京，于 1809 年带回第一批货物，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山谷，但是，他足智多谋，别出心裁地构想出一套复杂的购物制度，使喇嘛寺从此能够从外界获得任何需要的物品。”

“我以为你们用黄金来付货款就容易些。”

“没错，我们有幸有这么一种被外界人如此珍视的金属储备。”

“如此地珍视，你们该是非常幸运地躲开了淘金热。”

这大喇嘛屈身点了点头明确地表示着认同，“亲爱的康维，那始终是亨斯齐尔最担心的，他也很小心，绝不让那些运送书籍。艺术品的送货人进得太近；他让他们把货物留在离山谷一天路程之外的地方，然后由山谷里乡民们自己取回。他甚至布置了岗哨，坚持随时有人看守隘道的人口。不过，很快他又想到一种更方便而且更彻底的安全措施。”

“是吗？”康维的声音透出一丝防备。

“你看，这里根本不用害怕会有军队入侵。也绝对不可能，这多亏了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偏僻的位置。能够进来的也只是很少几个半途迷路的流浪汉，即使带有武器也很可能极度虚弱而根本不构成危险。于是，就可以断定，此后陌生人应该可以随心地自由进入这里——除了带上一份重要的附文外，别的什么也别带。”

“过了好些个年头，这样的异乡人的确来了。那些汉族商人，冒险进入到高原的横断山区，很碰巧就上了崎岖的 Z 字形山路而偏不走那么多可以走的路。过游牧生活的藏族人，离开他们的部落到处游荡，有时也迷了路像疲惫不堪的动物一样零落到这里。他们都受到欢迎，不过有些到达这遮避风寒的山谷仅仅就是来死的。在滑铁卢事件发生的那一年（1815 年），有两个英国传教士从陆地上旅行到北京，然后通过一个不知名的峡谷穿越群山到达山谷，他们的运气格外好顺利得好像是来进行一次访问。1820 年，一个希腊商人由一些病恹恹而且饥肠健雄的仆人陪伴着摸爬到附近，在峡关最高的山岭上发现他们时都快死了。在 1822 年三个西班牙人隐约听到有关黄金的故事，就设法来到这里，在山谷到处乱窜了好几回却只落得失望。再一次是在 1830 年，又来了一大伙人。其中有两个德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瑞典人。这些人被当时逐渐普遍的科学探险这种动机驱使异常艰难地翻越天山山脉之后继续往南，到他们就要抵达时，香格里拉对客人的态度进行了稍稍调整——现在，偶然找到路进入山谷的客人不仅受到欢迎，而且要是他们碰巧已来到一定范围之内的话，就有人前去迎接，这已经成了惯例。而做这种调整都为一个理由，这个我们后面再谈。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明了喇嘛寺对待客人不再一视同仁；目前，这里需要而且热切希望有新客来到。确实，在此后的几年中碰巧有不止一伙的探险者有幸从远处瞥见第•眼 F 拉卡尔山的容颜，偶然与一个带着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书的信使相遇——一封很少被谢绝的邀请书。

“同时，喇嘛寺开始形成它新近的特色。我必须强调这一事实，亨斯齐尔非常能干而且极赋天资。香格里拉之所以能有今天不仅要归功于创建者，同样得归功于他。没错，非常应该，我常这么想。每一个部分在每个发展的时期都需要他强有力的热心支持，可他的损失却是怎么都不可弥补的，他没有能完成他毕生的事业就离开了人世。”

康维抬起头来口中喃喃地重复着：“他死了！”

“是的，这非常的突然。他是被杀的。就是在你们印地安人兵变那一年。一位汉族画家给他画过素描，现在我可以让你看看——就在这间屋里。”

大喇嘛再一次轻轻打了一下手势，即刻进来一位仆人。恍惚之中，康维看到这位仆人把屋子另一头的一小片帘布掀开，然后拿一盏摇摇晃晃的灯笼照亮阴影。这时他听见低声咕咪的嗓音清他过去，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康维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才能站起身来。

他趔趄了一下然后大步走到这晃晃悠悠的光环之中。这素描画得很小，差不多只有彩墨袖珍画那样大小，但画像已经用丰满的笔调烘托出蜡像般细腻的纹理质感。人物面相非常俊美，差不多像个少女似的脸型，康维感到这俊美之中奇妙地透出很有个性的魅力，甚至超越了时间、死亡和技巧的局限。但，这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他从景仰的屏息静气之中深深嘘了一口气时才注意到这是一张年轻的脸。

他一面退回，一面支支吾吾地说道：“可是……你说过……

这画像就是在他死前完成的呀？”

“是的，画得非常像。”

“那么你是不是指他就是在那一年死的？”

“是的。”

“而你告诉我说他是 1803 年来到这里，当时还是个青年？”

“没错。”

好长一会儿康维没有再说话；后来，他努力地想了想说道：“他是被杀的，是你告诉我的？”

“对。被一个英国人开枪打死的，那是在这个英国人到香格里拉几个星期之后，他是那伙探险者中的一个。”

“是由什么事引起的呢？”

“他们为一些脚夫的事大吵了一场，亨斯齐尔只不过向他说明了那项关于接待外来客人的管理条例。这执行起来有些麻烦。自那以后，不是说我已经衰老了，一旦要施行这一条例，连我自己都有些不自在。”

这大喇嘛又一次停顿了半天，他的沉默中透出些许询问的暗示；当他又继续说话时，还特别加了一句：“或许，你想知道那个条例指的是什么，亲爱的康维！”

康维压低声音缓缓地回答说：“我想我已经可以猜到。”

“真的，你能猜到？你能猜到我刚才那一大段奇怪的故事之后还有什么吗？”

康维导思着该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而脑子里却一片混乱；现在整个屋子都投满螺纹似的阴影，而这位慈祥的老人就坐在中央。自始至终，老人的整个叙述他都全神贯注地听了。也许他没有弄明白其中暗含的全部意思；此刻，他仅仅试图找到一个有意识的词语来表达，可他却整个被惊讶诧异的感觉淹没。在他的意念中，不断集聚的那林肯定几乎迸裂成话语。“这似乎不可能，”他支吾道，“然而我又禁不住地想这些事情——这太令人惊讶——太不平常——而且非常难以置信——但我也并非完全不相信——”

“你是什么意思，我的孩子！”

康维心中澎湃起一种莫名的令地震颤的冲动，却不知何放他也不去掩饰和隐瞒，他答道：“您老还活着，佩劳尔特大爷。”

第八章

谈话暂时停了下来，大喇嘛要求要休息一会儿恢复一下精神。康维并不感到奇怪，一口气讲了这么长时间肯定不是一般的劳神费心。能休息一会他自己也不该不领情。他觉得这暂时的间隙从谈话艺术上来看也好，或从其他任何角度来看都十分合乎需要，还有这些碗茶连同那些即席准备的惯例性客套，与音乐中休止前婉转的音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情形就是大喇嘛有“心灵感应”功力的一个例证，除非只是一种巧合，他立刻开始谈论音乐，还说很高兴知道康维对音乐的品味在香格里拉还没有完全尽兴地得到满足。康维以适当的礼貌作了回应并说，他很吃惊地发现这喇嘛寺收藏欧洲作曲家的作品有这么齐全。滚茶之间他对康维的赞美表示感谢。“啊，我亲爱的康维，我们很幸运，我们当中有一位很有天才的音乐家——他确实是肖邦的学生——我们很乐意地让他全权管理我们的沙龙。你一定得见见他。”

“我很愿意，顺便说一句，张曾告诉我说您最喜爱的西方作曲家是莫扎特。”

“是这样，莫扎特有一种朴素的典雅风格，我们听起来非常舒服。我的那位音乐家还建了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屋，而且里面的摆设非常有特色。”

这样的评论和交谈一直持续到茶碗撤下为止，到了那时，康维又能够十分平静地说：“那么，重新回到我们先前的话题，你可以继续讲吗？那个，我想起来了，就是那重要而恒定不变的条例吗？”

“你猜得对，我的孩子。”

“换句话说，我们得永远待在这里？”

“我也很想用你们精彩的英语成语说我们大家都‘永远在这里’。”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却偏偏选中我们四个人。”

又是故态复萌，大喇嘛恢复原先的态度，而且更加趾高气扬。他答道：“这可是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听的话。你可要明白，我们总是有目的地保持我们人员数量，只要有可能就不断地补充新的成员——因为，先不说别的理由，让我们当中有各种不同年龄的人和不同时期的代表，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可惜自从欧洲战争和俄国革命爆发以来，到西藏旅行和探险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实际上，我们最后的来访者是一个日本人，1912 年到达这里，坦率地说，不是很有价值的人选。你知道，亲爱的康维，我 ffJ 不是江湖骗子，也不是庸医，我们不保证也不能保证次次成功；有些来访者呆在这里却没得到任何好处；另外一些也仅仅只是活到一般人所谓高龄之后死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痛小病。一般说来，我们发现藏族人由于习惯了高海拔和其他环境条件，不像外来人种那样敏感；而且他们的人都很可爱，所以我们接收了不少人，不过我怀疑不会有多少人活过一百岁。汉族人又稍好一点，但是我们最佳的目标，无疑就是欧洲的日耳曼和拉丁人种；或许美国人也一样可以适应。我认为我们非常幸运的是终于在你的几个同伴中找到你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可是，我必须得继续回答你的问题。这个问题正如我一直在说明的，我们已经有近 20 年没有迎接新成员了，又因那一段时间有几个人死去，这样就出现了问题。不过几年之前，我们有一个人员想出一个新奇的想法，他是年轻的土著人（山谷人），绝对值得信赖而且彻底地同情我们的目标，但是像所有的山谷人，因自然的原故而未能得到像远方来的那些人一样幸运的机会。就是他提出建议他要离开我们，设法到周围地区。果然，他用一种在以前绝不可能的方法带回同僚。这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次革命性的计划，但是经过适当的考虑之后，我们还是同意了，因为我们也必须跟上时代，你知道，即使是在香格里拉。”

“你的意思是，他被故意地派出去用飞机拉一些人回来的？”

“哦，你瞧，他是个很有天赋且足智多谋的青年，我们十分地信任他。那是他自己的主

意，而我们也放手让他去干。我们所确切知道的是他计划的第一阶段包括到美国飞行学校中培训一段时期。”

“可是他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后面的一切？这纯粹是偶然——那架飞机刚巧在巴斯库……”

“没错，我亲爱的康维——很多事都出于偶然，但是它毕竟发生了呀，只是那刚好成了塔鲁正在寻找的机会。即使找不到这一机会，一两年之内也会有其他机会的——当然，也可能没有什么机会。我承认我们的哨兵报来他已经降落在高坝的消息，我吃惊得很。航空技术的发展很迅速，可是在我看来似乎在造出能这样飞越群山的普及型飞机还有很长的时间。”

“那飞机可不是一般的，很特别，是专门供山区飞行而制造的。”

“这也是巧合？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运气的确好。可惜我无法与他谈论这事——我们都为他的死而悲伤。你应该会喜欢他，康维。”

康维微微点了一下头，他觉得很有可能。一阵沉默之后，他说道：“可这事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意味？”

“我的孩子，你这个样子问这个问题我高兴得不得了，在我这么漫长的经历中，还从来未曾有人用这么平静的语气跟我说话。我每每揭示事情的真相的时候，差不多一切可想象得到态度都会碰到——诸如愤愤不平的、忧伤的。暴怒的、怀疑的，还有歇斯底里的——然而，除了今天晚上还从来没有人感兴趣地面对这一切。但，这种态度我是最真诚地欢迎的，今天你只是感兴趣；明天你会感到关切；最终有可能我会要求你效忠使命。”

“我恐怕我不会答应。”

“你这样的迟疑令我满意——这是深刻而意味深长的信仰的基础——不过，我们最好不要争论。你觉得有兴趣，那已经很难得了。我还得再要求一点，我告诉你的一切，现在先不要让你那三个同伴知道。”

康维没有说话。

“总有个时候他们会知道，就像你一样，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这一刻最好不要来得太快。我非常相信你会很明智地处理这事，所以我不要你做出承诺，你会干得很出色。我知道，我们双方都想得周到……现在，我要为你作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速写画。你啊仍然算得上年轻人，从普遍的标准来说，你的生活就像人们所说的，就在你的前方。在正常情况下你可以预期有力至 30 年的时间从事逐渐减少补活动。这绝不是惨淡的前程，我不希望你会有和我一样的看法——这会是一段微弱而又郁闷狂躁的插曲。你生命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25 年），毫无疑问生活在年幼无知的云雾之中，而最后一个四分之一世纪（25 年）也很自然地要生活在更加暗淡的老于世故的阴影之下；而两者之间，只有那么狭小的一束阳光照亮了一下人生的时光啊。

“但是，你很可能命中注定要幸运很多，因为按香格里拉的标准，你人生的阳光时段还几乎没有开始。这是可能的，今后几十年你再也不会觉得比你现在更老——像亨斯齐尔那样，你有可能保持长久而异常奇妙的青春年华。但是，请相信我这还只是起始的肤浅的阶段而已。到时候当你达到其他人那样的年龄，即使非常缓慢也会进入更加崇高的境界。到了 80 岁你还可以用年轻人的步态爬到峡关里去，可是到了这个岁数的两倍时，你绝不要指望这整个的奇迹还会持续。我们不是奇迹的创造者，我们未曾征服死亡，甚至连衰退都无法对付。我们已经做到的和我们有时能够做到的就是延缓那被称作生命空隙的发展速度。我们用在这儿非常简单而在别处绝无可能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但不能出错，最后的结束等着我们所有的人。”

“然而，这是我为你展示的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在长长的宁静之中你将会注视每次太阳落下。此时，外面世界里的人们正听着晓钟的敲鸣，却不去在意这一景色。岁月周而复始而你也将从情歌的享乐中步入到节制简朴而同样惬意的领域，你会失去对肉欲和食欲的渴求，可你会得到足以补偿失去的东西；你将获得安宁和觉悟，成熟和智慧，还有清晰记忆的魅力。而这一切当中最珍贵的是你将会拥有时间——那稀罕而可爱的礼物——你们西方国家

越是追逐越是失去。你将会有时间阅读——再也不用浮光掠影地去省那几分钟或因惟恐太占用时间而避免某些研究。你对音乐也有鉴赏力——那么，这儿就有供你使用的乐谱和乐器，平静而无可限量的充裕时间将给你带来最丰富多彩的韵味。还有，我们觉得你有很好的人缘——难道这没有促使你去考虑创造一种明智和平和的友情？一种长久而仁慈的心灵沟通以至于连死神都不会像往常那样匆匆把你召去，或者说，如果你更想要的是孤寂和冷僻，能否不要用我们的亭榭楼台去丰富体独自悠思的文雅与从容？”

这声音暂停了下来，而康维并不想去利用这个间隙。

“亲爱的家维，你什么意见都不发表。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我属于那种根本不考虑油腔滑调和振振有词会有不妥的年龄和民族……你也许正在想丢开在另一世界的妻子、父母和孩子？还是，思考做这事或那事的雄心壮志？相信我，尽管这一时的悲痛开始会很厉害。十年以后，连它的鬼魂都不会来缠你。不过，说实话，假如我没猜错你的心思的话，你没有这种悲伤。”

康维对这准确无误的判断大吃一惊。“是这样，”他答道，“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也没有雄心壮志。”

“没有雄心？那你是如何设法逃脱了那些到处蔓延的歪风邪气的？”

第一次康维感到他实实在在地参与交谈。他说：“我总是这么感到似乎在我的职业里有大量的与成功擦身而过的东西，的确很不满意，也许需要比我所感觉的更多的努力。我在领事馆做事——只是相当次要的职位，但也够适合我的了。”

“然而你的心思不在那上面？”

“不说心思，连我一半的精力都不肯花。我生性就很懒。”

这大喇嘛的皱纹更深而且更加重叠在一起，很长一会儿康维才恍然意识到他很可能是在笑。“做蠢事时的懒惰可以成为伟大的美德，”这低声嘟哝又开始了，“无论如何，你都很难发现我们对这种事有严格的评价。我相信张已经给你们讲过我们的中庸之道，其中的一条就是我们总是要适度地行动。比如我自己，曾有能力学好 10 门语言，假如说我无节制的话，这 10 门会变为 20 门。但是我没有这样。其它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会发现我们既不放荡也不禁欲。当我们到了需要关心照顾的年龄，我们很高兴地接受餐桌上的乐趣，而对年轻同僚们的欲求——山谷的女人们也乐意运用中庸之道来对待她们的贞洁。所有事都考虑到了，我觉得你肯定不用费多少劲就会习惯我们这一套的。张的确也很乐观——所以经过这次见面以后，我说，我也得承认，你身上有一种迄今为止还从来未曾在任何一个来访者身上找到的奇怪的品质。不是那么玩世不恭，更不是辛酸。也许有一部分的幻灭，但还有一副清醒的头脑，是我不曾意料在任何一个年纪小于 ito 岁的人身上找到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这是没有激情。”

康维回道：“真是一言以蔽之，毫无疑问。我不知道是不是来这里的人你都要把他们分门别类，如果是，你可以为我加上“19141918”的标注说明。我想，这就使我成为你们古董博物馆中独一无二的品种——同我一道来的另外三个不会排进门类。在我提到的那几年中，我已经耗尽了大部分的激情和精力，不过我很少讲这些，自那以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要要求就是让我自由自在，别来烦我。在这个地方我发现有一种勉力和宜人的宁静很吸引我，这毫无疑问，就像你说的，我会适应这一切。”

“说完了吧，我的孩子？”

“我希望我能很好地适应你的中庸之道。”

“你很聪明——就像张告诉我的——你非常聪明。但你对我所勾勒出的前景难道没有产生更奇妙的想法吗？”

康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对你所讲的过去的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可是，老实讲，你对于未来前景的概括也让我感兴趣，但这只是抽象的感受，我可看不到那么远。我肯定会

很遗憾，假如我明天就得离开香格里拉，或许下个星期，或者可能在明年，可是我感到我能否会活到 100 岁，这不是可以预言的事情。跟面对其他任何将要经历的未来一样，我可以面对它。为了让我有渴望就必须有意义。我有时怀疑生命本身是否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这样长久的生命就更没有意义可言了。”

“我的朋友，这座建筑既是佛教的又是基督教的，这里的传统是绝对可靠的。”

“也许是，但是，恐怕我们仍然搞不懂对百岁老人如此羡慕的原因。”

“有一个理由确实非常确切。这也就是生活在他们时代之外的世外桃源的整个理由。我们不信奉无用的试验和纯粹的异想天开。我们有一个梦想和幻觉。这一梦幻是 1789 年当佩劳尔特奄奄一息地躺在这间屋里时第一次在他眼前出现。当时他回顾着他长长的生命历程，就像我已经跟你讲过的，他感觉似乎所有最可爱动人的事物都那么变幻无常，稍纵即逝，而且很不经久。战争、贪欲和野蛮的暴行不知哪天把它们毁得一干二净。他所亲眼目睹的那些情景还历历在目，他的头脑中又浮现出许多其他情景；他看到那些国家在不断强大，但不是以明智的方式，而是凭粗俗疯狂的激情，这将会带来毁灭，他看到机械的威力在不断膨胀，已到了一个人只拿一件武器就足可以与整个法王路易十四的军队相匹敌的地步。他也预感到当他们把大地和海洋都填满人类文明的废墟之时，他们就开始转向进攻天空宇宙……你能说他的幻觉不真实吗？”

“的确真实不虚。”

“但这还不是全部，他还预卜到将要来临的一个时代，人类为杀人技术而疯狂地兴高采烈，同时它就要在全世界狂热地猖獗起来，所有珍贵的东西将会处在危险之中，所有的书籍和艺术，一切和谐的、美好的事物，还将波及每一件保存了两千年的奇珍异宝，这些小巧的精美物品将在毫无防备之中像朗维的著作那样散失殆尽。或者像英国人洗劫北京圆明园那样遭受掠夺和破坏。”

“在这方面，我与你有共同的看法。”

“当然，可是有理智的人类反对机械文明的合理观点又是什么呢？相信我，老佩劳尔特的幻觉就要变成现实。我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祈求长生不老摆脱四面楚歌的毁灭厄运的理由。”

“要摆脱它？”

“是有一个机会，在你到我这个年纪之前就会降临了。”

“你以为香格里拉就可以平安无事？”

“也许，我们可以不指望宽恕和怜悯，可是我们有一线的希望被他们忽略，在这里我们将与我们的书籍、音乐还有我们的冥想同在，去保存一个走向没落的时代脆弱的精华，并寻求那种作为人在他们的激情都耗尽时需要的那份明智。我们有一份遗产需要去珍爱并把它传给后代，让我们去争取欢乐和幸福直到那一刻的到来。”

“然后呢？”

“然后，我的孩子，当强权们相互吞灭的时候，基督教的伦理观念最终得以实现，然后逆来顺受的人们将会继承这个世界。”

一缕明显的阴影轻轻地笼罩着这位低声细语的人，使康维不禁沉入一种美的感受之中；他再一次感觉到四周那汹涌澎湃的黑暗，仿佛外面的世界已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况，正酝酿着一场大风暴。后来他看到这位香格里拉的大喇嘛确实激动不已，像个半显形的幽灵，轰地从椅子上起来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纯粹出于礼貌康维想过去搀扶他；可突然之间一种更深送的冲动把他攫住，他做了他以前从未对任何人做过的事情，他下跪了，可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理解你，圣父。”他说。

他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他最后是怎么离开的；他沉浸在一种梦想之中，这梦想是他苦

苦等了很久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他记得离开高处那些温热的房间之后，这寒夜的空气格外地冰冷，还记得张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跟前，他们一起在月光朦胧的庭院中穿行。香格里拉还从未曾把这么集中的迷人魅力奉献给他的眼帘；这山谷如梦幻般地静躺在山崖的边缘，仿佛就是一地静得凝固的水泊，如此和谐地与自己此时平和宁静的思想相呼应着，康维早已不再感到惊异。这漫长的谈话，涉及这么多不同的方方面面，给他留下所有一切空白省得再去添补，对于他的心智与情感，同样对于两个人精神的境界，甚至于他的疑虑现在已不再让他烦恼，倒成了一种微妙的和谐。张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夜已经很深了，可是他很高兴别人都早已入睡。

第九章

早晨他对他脑海里浮现的一切感到疑惑，这到底是苏醒的意识还是梦乡的幻觉？

他很快清醒了过来。当他出现在早餐桌前，迎面就甩来了同伴们许多的问题。“昨晚你一定和那个老头谈了很长时间吧，”那美国人问开了，“我们本想等你回来，可是我们困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有没有说到送货人的事？”马林逊急切地问道。

“我希望你已向他提过关于让一个传教士驻扎这里的事。”布琳克罗小姐说道。这连珠炮似的问题使得康维又像往常那样有所防范，“恐怕我要让你们失望了，”他答着很快进入了这种状态，“我没有跟他谈传教的问题，他也根本没有向我提到什么送货人，至于他的模样嘛，我只能说他是个非常老的人，说一口绝好的英语，而且非常精明。”

马林逊恼怒地插嘴道：“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可不可靠，你认为他有让我们离开的意思吗？”

“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像是个坏人。”

“到底为什么不向他催促有关送货人的事情？”

“我没想起来。”

马林逊用怀疑的目光盯住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康维，在巴斯库那件事中你还干得他妈的这么好，我很难相信与你是同一个人。你似乎都四分五裂了。”

“很抱歉。”

“没有什么好抱歉的，你应该报作起来，像点在乎事情的样子。”

“你误解我了，我的意思是我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

康维的声音有些粗率，想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的心绪很复杂，很难被人理解。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能如此安心地搪塞推诿。很清楚他想遵照大喇嘛的建议保守这个秘密；他又很自然地感到为难。他已经在默认他的同伴们对他想当然的批评。他们一定会认为他背信弃义，就像马林逊曾说过的，很难把这样的货色与英雄联系起来。康维突然不无惋惜地感到这个年轻人还是有他的可爱之处；然后他又铁了心想想那些崇拜英雄的人们总要面对幻灭的打击。在巴斯库马林逊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很是崇拜这位英俊的陆军上尉，可现在这上尉却正要从受人尊敬的位子上摇摇欲坠，要是说还没有倒下来的话。一种理想和希望的破灭总会有点悲哀，更何况这理想是虚假的；而马林逊的崇拜至少部分地减缓了他为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产生的紧张不安。可是无论怎样走这么假装下去是不可能的。香格里拉有一种高洁的气息——这也许是它海拔的关系——不容许人去掩饰自己的情感。

他说：“你想想着，马林逊，老是没完没了地游叨巴斯库的事没有用。当然我是和原来不同——而咱们的处境也完全不同。”

“依我看是个更加文明的环境，至少，我们知道要反抗什么。”

“谋杀还是强奸——说具体点，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那更加文明。”'

这个年轻人提高声调反驳道：“没错，我真是说这更文明一一从某个角度讲。我还更情愿面对这种事情也不愿忍受这种神秘兮兮的故弄玄虚。”突然又加了一句：“比如说那满族姑娘——她是怎么到这儿的？那家伙有没有告诉你？”

“没有。他为什么要说呢？”

“哦，他为什么不说呢？而你为什么没有问，如果你有那么一点在乎这件事的话？一个年轻姑娘和那么多僧侣住在一起很正常是不是？”

会用这种眼光看待这件事，康维此前还万万没有想到。“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寺院。”想想也只有这是最好的回答。

“我的上帝，真是如此！”

接下来是一片可怕的沉默，很显然他们再也争不下去了。于康维而言去根究罗珍（满族姑娘）的过去似乎没有多少意思；这满族少女如此纯净地印在他的脑海里让他几乎感觉不到她就在这里。可是在他们提到满族姑娘时，连早餐时间都不放过，在钻研藏语语法的布琳克罗小姐突然抬起头来（康维原来还以为她真的在没命地在钻研）。刚才关于女孩和僧侣的唠叨让她想起那优印度寺院中的风流故事，这些故事先是由男修道士讲给他们的妻子，然后这些妻子们又传给那些没有结婚的女同伴们。“当然，”她紧抿着嘴唇说道，“这些地方的道德风气很坏——我们应该预料得到。”她说着转向巴纳德像是在求助，可这美国人只是咧嘴笑笑。“我不认为你们这些人会把我的观点当什么道德价值看待，”他干巴巴地说道，“不过我说争吵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不得已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了，咱们都忍着点让自己舒服一些吧。”

康维认为这意见还很可取，可马林逊仍然不安心。“我可以很相信你会觉得这比达特莫尔更舒服。”他别有用心地说道。

“达特莫尔？哦，那是你们那个太监狱？——我明白你的意思。嗅，没错，我当然从来不忌妒人家的地方大。还有，——你用这个挖苦我这并不要紧，皮厚心软，那就是我的综合特点。”

康维钦佩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马林逊投去责备的目光；然而他又猛然感到他们两人都在一个台子上表演，而这台子的背景只有他自己清楚；而其中的内情如此地无法言明，使他突然想独处一会。他朝他们点了点头然后溜了出来步入院坝之中。当卡拉卡尔又映入眼帘，所有的疑虑和不安随之淡去；为三位同伴而烦恼内疚的心情也被一种奇妙的对这个全新天地的认可所驱散。

有这样一个时刻，他意识到，你越是想看清事情的奥秘，这事情就越会使你犯难；这时候你只有想当然地认为事情就该如此，因为惊讶和奇怪于自己和别人同样会变得无聊讨厌。因而，在香格里拉他处变不惊的个性得以更进一步的发挥，他曾经在战争岁月里练就了沉着镇定，现在令他感觉十分欣慰。

他需要冷静，就算只是为了要去适应那迫不得已的双重生活。从此以后，与流落他乡的同伴一道，他在运货者的到达与返回到印度的期待中度日。在所有其他的场合中，有很多次地平线隐约地浮升在脑际，仿佛像一块大幕一般，时间在延伸而空间在缩小，蓝月亮这个名称也赋予了象征性的意义，就像未来的时光一样，如此地美妙而且不无可能，是一种只有在那一弯蓝色的月亮中才能应验的奇思妙想。有时候他也困惑不解他那双重的生活中到底哪一个更为真实，可这并不要紧；再一次，他又不禁回忆起战争的场面，就是在狂轰滥炸的隆隆炮火之中，他也曾经有过同样令人振奋的乐观的感觉，感到自己有很多条命，而只有一条才会被死神要走。

张现在自然毫无保留地与他交谈，他们俩就喇嘛寺的规章制度和日常生活惯例谈了许多。康维了解到，在最初的五年中他要过正常的生活，而不受任何方式的影响；这是约定俗成，

总得这么做。照张的话说是“让身体能够适应海拔，也要有一段时间来驱散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懊悔”。

康维微笑着说道:“我想你肯定会说没有一种人类的感情能够比五年的分离更持久？”“能够，毫无疑问，”这汉族人答道，“但，这只在于我们要把谁的忧郁苦闷当作甜蜜和温馨来享受。”挨完了这五年的预备期之后，张接着解释说延缓年龄的程序就开始了，如果成功的话，会使康维在年过半百之时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刚好就是可以保持固定不变的一个不错的生命时段。

“那你自己怎么样？”康维问，“你是怎么达到现在这种状态的？”

“啊，亲爱的先生，我能够幸运地在很年轻——只有 22 岁的时候就到了这里。可能你不曾想到，我当时是个兵；我曾指挥过 1855 年剿灭匪盗的部队。当时我正在搞一次该称作侦察的行动，本来应该回去向我的上级长官们报告情况，可是坦白地讲，我在山里迷了路，而我手下 ito 多人中，仅有 7 个能抵得住寒冷的气候活了下来。当我最后被救到香格里拉时我已经病得不行了，只是好在年纪轻身膀子硬才挺了过来。”

“22，”康维念叨着，一面默算，“那么你现在是所岁供？”

“对，很快，只要喇嘛表示同意的话，我将可以全面太行了。”

“我明白。你还得等到那个满数？”

“不用，我们没有任何固定的年龄限制，但是，ito 岁一般被认为是凡人的欲念和心态基本上可以消除的年龄。”

“我的确也这么认为。那么此后又会怎样？你估计要等待多久呢？”

“有一个理由希望加入到喇嘛的行列中去，是香格里拉使得这样的愿望有实现的可能，也许是许多年之后，也许是在下一个世纪或者更长。”

康维点了点头:“我不知道是否该向你道贺——好像这世界已赐给你两全其美的东西，你已经过了一段长久而愉快的青春年华，而一段同样漫长而愉快的晚年就在你的前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显老的？”

“过了 70 岁，那是常见的，不过我想仍可以说比我的实际年龄看上去要年轻。”

“很明显。假如说现在你要离开山谷，那会怎样？”

“死去，即使能够再苟活那么一两天。”

“这样悲观，有必要吗？”

“世界上只有一个蓝月亮山谷，那些指望能找到第二个的人们也太苛求于自然了。”

“哦，假如你早就离开了山谷那又会怎样？我是说，在 30 年之前，在你似乎可以无限延长的青春年华那又会怎样？”

张答道:“也许那时我就已经死去,无论怎样我会很快变得与我的实际年龄一样老气横秋。几年之前我们就曾有过一个奇怪的例子，当然在此之前也有过几例。我们的一个成员离开山谷去寻找听说可能就要进到山谷的一队人马。他是个俄国人，早年就来到这里，对我们这一套修行方法掌握得特别好，以至于到了将近 80 岁时却看上去不到 40 岁。他出去本该不超过一个星期，要不出什么差错的话，可很不幸他被一些游牧部落抓去囚禁起来并带到很远的地方。我们怀疑出了什么意外让他迷了路。然而三个月之后，他又回到我们这里，是逃出来的。可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每一个岁月的痕迹都写在脸上表现在行动上，不久他就死了，像一个老人一样寿终正寝了。”

很长一段时间，康维都没有说话。他们在图书室中交谈着，而在听张叙述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透过窗户朝那条通向外界的隘道眺望；一小溜白云彩横曳在山岭之上。“一个相当残忍恐怖的故事，张，”他最后说，“这让人觉得时间就像一个畏缩不前的魔鬼，等候在山谷的外面准备扑向那些逃避它过久的懒汉们。”

“懒汉？”张不解地问道。他的英语水平极好，但有时对某个口语用法也不熟悉。

“懒汉，”康维解释道，“是一个俚语词汇意思——懒汉（slacker）无所事事者。当然了，我并不当真地用它。”

张点头对此表示感谢。他对语言非常热衷，而且喜欢很有哲理地掂量一个新词。“这意味很深哩，”他顿了顿说，“你们英国人把马马虎虎、没精打采当作一种恶习，而我们却相反，从另一方面会普遍地比紧张更欢迎松散。在目前的世界是不是紧张太过了，如果有更多的人是懒汉那岂不更好吗？”

“我倾向于同意你。”康维以一副既庄重又逗趣的神情回答说。

同大喇嘛会见后的一个星期里，康维又见了几个他未来的同僚。张既不热情也不勉强地给他做介绍，而康维感觉到一种新的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氛围，在这种氛围里没有急急巴巴的喧嚷，也没有迟缓拖延的失望。“的确，”张解释道，“有一些喇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同你见面——也许是好几年——但不必感到奇怪。到时候，他们会准备好与你见面结识，他们不急于这么做，这丝毫没有不愿意的意思。”康维到外国使领馆拜见新到任的官员时也常常有类似的感觉，他认为这种态度可以理解。

然而，他的确见了一些人，而且非常成功，与他三倍年纪的人攀谈一点都没有在伦敦和德里那种强加于人的尴尬的感觉。

他第一个遇到的是个温和的德国人名叫梅斯特，作为一个探险队的幸存者于 19 世纪 80 年代进来喇嘛寺的。他英语讲得不错，尽管有方音。一两天之后，被第二次引见，康维非常愉快地与大喇嘛特别提到的那个艾福斯怖里亚克作了第一次交谈，那个人瘦而结实，身材矮小，是个法国人，看上去不太老，不过他声称自己是肖邦的学生。康维觉得他和那个德国人都很好相处。他已经在进行下意识的分析，并经过几次更深入的会见之后，他发现尽管所见过的这些喇嘛各有不同之处；他们却都认为“看不出年龄”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说法，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词。还有，这些喇嘛都被赋予一种冷静的智慧，非常巧妙地洋溢于考虑全面而很有分寸的观点之中。在和他们打交道中，康维都能恰如其分地作出反应，他发觉他们都看出这一点并感到很满意。而他也发现他们与其他任何有文化的群体一样易于相处，尽管他们在听他回忆往事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古怪奇特的茫然和明显的漫不经心。比如有一个白首银鬓。慈眉善目的老者在交谈中间康维是否对柏拉图学说感兴趣。康维说只是某种程度而言，而那老者回答说：“你知道，物年代我在约克郡西区当一个副牧师，我曾到过海沃斯，住过牧师住宅区。从到那里以后我对整个柏拉图的问题都作了研究——真是这样，我正在写一本有关这一主题的书，也许你什么时候可以看看？”家维很热诚作了应答。

后来，他和张一道出来，一路谈论那些喇嘛对他们自己人藏之前的生动回忆。张说那就是整个的修炼过程的一部分。“你知道，要达到清心寡欲的境界，其中最基本的一步就是先对自己的过去来一个全面的反省，就像对其他任何远景的展望，要力求准确和清晰。你在这里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你会发觉你晚年的生活就会逐渐潜移默化地转向一个新的焦点，就像透过一台调整了焦距的望远镜，一切事物将静止而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会按其正确的深刻含意恰如其分地均衡布局起来。就比如你的新搭档就很清楚他整个一生真正重要的时刻就是在他年轻时去拜访一个老者，而老者正好有三个女儿。”

“那么我想我应该好好回忆我自己的重要时刻。”

“这不费多少事就能想得起来的。”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迎接它们，”康维忧郁地说道。

然而，无论过去有怎样的收获，他现在正在发现和获得幸福。当他坐在图书室里阅读；在音乐间弹奏莫扎特的曲子，他时常会被一种神圣的情感所深深地感染，仿佛香格里拉就是生活的真谛，这种真谛就存在于控制年龄的魔力之中，并奇迹般地与时间和死亡的抗逆中保存了下来。他与大喇嘛谈话的情景此刻又记忆犹新地重视脑际，每一次思索的转移地都能感受一种沉静的理智轻柔地牵扯着心灵，仿佛千万种柔声细语在眼前浮游，在耳畔回荡，消释

着他的疑虑。

当罗珍的纤指拨弄出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赋格曲的旋律之时他会静静地在一旁聆听，她那一丝微弱的怯生生的微笑牵动得她的小嘴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康维疑惑这微笑背后隐藏着什么。她很少说话，即使她现在知道寨维会说她的语言；对于偶尔也来音乐门的马林逊，她几乎像个哑巴。可康维却能感觉到她的沉默无语流溢着一种妩媚动人的勉力。

有一回他向张问起她的背景，了解到她出身于满族皇朝世家。“她同一个土耳其王子订了婚，当时正要去喀什卡与王子见面，不料她的轿夫们在山中迷失了方向，要不是遇上了我们的使者的话，全部人马走投无路，必死无疑。”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884 年，那时她才 18 岁。”

“才 18 岁？”

张点头道：“没错，她修炼得非常成功，这你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她一直进展得不错。”

“她刚来时是怎么适应这里的？”

“她呀，也许比一般人更难接受这里的环境——她没有明言反抗，但我们觉察到她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在半道上拦截一位赶赴婚礼的年轻姑娘——这也是很罕见的事……我们都特别急切地希望她在这里过得开心。”张淡然地笑了笑，“恐怕爱情的烈火不会让她轻易屈服，不过，最初的五年对于他们的目的是足够的。”

“她确实深深地爱着她要嫁的那个人？”

“不是那样，我亲爱的先生，因为她从未曾见过那个王子。你知道，这是自古有之的呀，这爱欲的骚动是人人皆有的啊。”

库维点点头，心中升起一丝温情，脑海里却浮现出半世纪之前的罗珍姑娘，她庄重而优雅地坐在那张装点得喜气洋洋的轿子里面，轿夫们艰难地颠簸在高原上，她的眸子顾盼着寻找着骇风横扫的地平线。看惯了东部的花园和荷花池，这眼前的一切该是多么粗糙刺眼。“可怜的姑娘！”他叹道，一而想着如此凄美的一幕会让自己着迷多少年。对她过去的了解不止让他充分地领悟而且更让他对她的文静和默默无语的深沉感到满意；她就像一只冰冷而可爱的花瓶未经雕饰，但也没有失去丝毫的光华。

当布里亚克同他谈起肖邦并弹起那熟悉的精彩旋律时，他园样感到满意，虽然没有那么心醉神迷。很显然，这法国人知道几首肖邦从未发表过的曲子，而当他把谱子都写下来时，康维也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那一段令人振奋的时光之中把所有谱子都记了下来。想到卡托特和帕克曼都没有如此幸运，他心中涌起一阵痛快的感觉。布里亚克的回忆还没有结束，他的记忆就不断提醒他有那么一小个片断的曲调可能是被作曲家删除或者在某些场合即兴加上的；这些音符一旦映入脑海，他就随即把它们记录在纸上。其中的一些片断还是非常明快动听呢。张说道：“布里亚克还未开始人行，所以如果他过多地讲到肖邦也不要见怪，较年轻的喇嘛很自然地比较注重过去的事情；这是要达到正视未来所必须的一步。”

“那什么才应该认为是老年喇嘛的工作呢？”

“哦，比如，大喇嘛差不多全身心都花费在心灵感应术的静坐修行之中。”

康维沉思了片刻说道：“顺便问一句，你认为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他？”

“毫无疑问就在这五年预备期结束时，亲爱的先生。”

可是，张这次很自信的预言错了，到达香格里拉不到一个月，康维就第二次被召到那间热气腾腾的上屋之中。张曾告诉过他大喇嘛绝不离开住所，那里暖热的空气对他的身体十分必要。由于事先有了思想准备，他不像前一回那样感到仓皇窘迫。确实当他鞠完躬并得到那双深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的微弱回应时，他一下松了一口气。

他感到这双眼睛背后的思想里有一种默契，尽管他明白第一次见面之后这么快就被第二次召见是个特殊而空前的荣耀。那庄严肃穆的气氛并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紧张和拘束，年纪

对他而言并不像头衔或者肤色那样让他困惑；他喜欢某个人从来都不因对方年纪大小而有所偏心，他非常虔诚地尊敬大喇嘛，然而不明白他们的社会关系为什么如此温文有礼。

他们惯常地相互客套寒暄了一番。康维也一一回答了对方谦逊有礼的提问。

他说自己已感到这里的生活很令他满意而且已交了不少朋友。

“你没有把咱们的秘密泄露给你那三个同伴吧？”

“没有，到目前为止。这让我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不过，要是把事情告诉他们恐怕更难收拾。”

“正如我的推测你已经尽了力，而难堪和尴尬毕竟只是暂时的。张告诉我说他觉得有两个人会有些麻烦。”

“我已有同感。”

“那么第三个呢？”

康维道：“马林逊是个好激动的青年，他现在是归心似箭。

“你喜欢他吗？”

“是的，非常喜欢。”

就在这时，有人把碗茶端了进来。噪茶之间，谈话也自然轻松多了。这恰当的礼俗，也让言辞语句沾染上丝丝的淡雅清香。当大喇嘛问他香格里拉是否给他以独特的体验，西方世界是否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时，他微笑着答道：“晤！是的，坦白地说，香格里拉让我想起在牛津大学的时光，我曾在那里讲学。那里的风光没有这么好，而且学术研究的课题也常常不切实际，甚至那些最老的学监、教授们也并非那么老，他们的年龄似乎以有些类似这里的方式显现。”

“你还很有些幽默感，亲爱的康维。”大喇嘛说道，“这会让我们都拥有轻松愉快的来年。”

第十章

当张明说康维再次被大喇嘛召见时不禁叹道：“很不寻常。”这话出自一个很难得用夸赞之词的人之口，其意味可想而知。他一再强调说自喇嘛寺的规章制度建立以来还未曾破过例；这大喇嘛也从来不曾这么急切地再次召见一个新到者，除非是五年的预备期内能达到净化灵魂和情感的境界。“你知道，这是因为同一般的新到者谈话大喇嘛都有很大的心理负担。那种凡夫俗子的赤裸裸的感情宣泄令人讨厌，而且对于他那种年纪的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刺激。我相信，这给了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固定的制度规范也只是适度的固定而已，但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不寻常。”

对于康维，当然没有比这更非同寻常的事情了。但是经过第三第四次同大喇嘛会见之后他感到这已经不足为奇了。似乎有些事情早已注定，要不然他们两个的思想怎么会如此默契；康维心中那份隐秘的紧张似乎松弛了许多。他带着异常平静的心情离开了大喇嘛的房间。好几次他都有一种被大喇嘛非凡的智慧所倾倒的感觉；那些小小的淡蓝色瓷碗中的清茶余鲁未尽，让人的思维也变得非常的生动、温雅，于是在康维的意念中仿佛有一种理性情激地融化成一首优美的十四行诗。

他们的话题无所不及，也无所顾忌。所有的哲理都从中呈现；这久远的历史隧道让他们无法抗拒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并且展示给他们新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于康维而言这是一次入门的体验，但他并不压抑和掩饰自己批评的态度。有一次，他就为一个观点竭力地辩解。大喇嘛就此说道：“我的孩子，从年龄上说你是年轻，可我看得出你已经有了与年纪相称的明智和成熟，可以肯定，体经历过很不寻常的事。”

康维笑道："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经历。"

"我根本就没见过你以前是什么样的。"

隔了片刻，康维答道："这当中也没有多少神秘可言，你看到我有些老成是由于我过早地经历了一些强烈的体验。从 19 岁到 23 岁我接受了高等教育，这无疑是极好的教育，但也非常磨人。"

"战争期间你很不幸吧？"

"不算很不幸。当时我很激奋、无奈，恨不得自杀。恐慌惊吓多了也就不在乎了。实际上和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我有时会大发雷霆，有时喝得酩酊大醉，发酒疯，然后去杀人，去放肆地纵欲；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感情自我虐待，一个人做了这一切，到了这种地步，只剩一种极端无聊，烦躁不安的心态，而且一直给以后的生活投下阴影。可别以为我在佯装自己有多么可悲，总的来说我还是够幸运的。不过，那的确就像到了一所很糟的学校，要是你有心思还是能够找到很多乐趣，只是时不时来一次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并不真正开心自在。我以为我比大多数人要更明白这一点。"

"那你还继续你的学业吗？"

康维耸一耸肩说道："也许激情的枯竭就是智慧的开端，要是你想篡改这句格言的话。"

"我的孩子，那也就是香格里拉的信条。"

"我明白，它让我如此地感到舒心自在无拘无束。"

他说得一点都不假。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渐渐感到一种让身体和心灵都满足的感觉：像佩劳尔特、亨斯齐尔还有别的喇嘛一样，他正沉迷在香格里拉富有魔力的理念之中，而且已无法逃脱；蓝月亮征服了他。

在一片无法接近的纯净的包围之中，雪山泛出熠熠的光芒。他的目光从山顶移向那郁郁葱葱的山谷，满眼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壮丽画图。当他听到菏花池对面飘来古琴清越而单调的音符，感到一种旷世绝美的音韵和奇现交织在了一起。

他知道自己悄悄地爱恋着那个满族小姑娘。他的爱不需要什么，甚至不需要回报；这是心灵的奉献，这只能给他的情感世界增添一些回味。在他的眼里她是一切美妙和脆弱的象征，她那风姿秀逸的谦逊连同她纤纤玉指在琴键上的触碰都令他心中产生一种温馨而亲昵的感觉。有时他会用一种她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她表达爱慕之情，和她随意地聊聊天；可她绝不透露自己微妙的内心深处的隐秘。从某种意义上讲，康维也不希望把这诱人的面纱捅破。他突然悟到这很有希望得到的宝石只有唯一的条件——他需要时间，而他有的是时间，有等待任何他所希望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一切热望都会在注定要得到的满足中渐渐平息。一年甚至十年之后，仍有时间，这样一个美梦浮现在他的心底，他为此感到幸福。

之后，时不时地，他走进另一种生活，去面对马林逊的焦躁不安；巴纳德的热心亲切；布琳克罗小姐的自负和固执。他觉得，要是他们都像他一样了解事情的始末那该有多好。像张那样他也估计得到那个美国人和修女都不难说服。有一回巴纳德还说过那么一句让他乐不可支的话："你知道，康维，我不敢说这不是个很适合居住的好地方；我当然想到我再也看不到报纸和电影了，不过我觉得一个人是可以适应任何条件的。"

"我认为应该能够。"康维表示同意。

他后来得知张曾带巴纳德去到山谷里头，按他自己的需要，像个"夜猫子"去享受这个地方能提供的消遣娱乐。马林逊听说此事后，更瞧不起他了。"越来越不像话，"他先是朝着康维然后转向巴纳德开始理论，"当然，这不关我屁事，不过，你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很好地适应回去的旅途，这你应该清楚。送货人两星期之后就到，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看，回去的路途不会像开着汽车兜风那么好玩。"

巴纳德平静地点点头，"我想也绝不会如此。"他答道，"至于保持健康的问题嘛，我觉得比前些年好得多。我每天部锻炼，我不太担心这个，山谷里的那些非法酒家没有让你走得太

远吧。中庸之道，你知不知道是这个社会的座右铭。”

“是呀，我一点也不怀疑你一直在设法寻找适度的乐趣。”马林逊尖刻地说道。

“没错，我是寻欢作乐去了。这里的设施可是投合了各种口味，某些人就喜欢上弹钢琴的那个小仙女了，不是吗？你可不能责怪人家有什么癖好嘛。”

康维没有出声，可马林逊像个小学生似的急红了脸，“当他们的爵好损及别人财产对你可以把他们送到监狱中去。”他厉声吼着，已是怒火心中烧，失去了理智。

“那当然，如果你能抓到他们。”这美国优和蔼地咧哄而笑。“先到这，我有件事必须立刻告诉你们，言归正传，我打算先避一避那些送货人。他们到这里是很有规律的，我要等到下次或者再下一次才走。这个嘛，只要喇嘛们肯听我的，我的住店费还不成问题。”

“你是说不想同我们一道走？”

“是那样，我决定再呆上一段时间。这对你们也好，你们回家时有乐队接风洗尘，可迎接我的只有一队警察，我越想这事，越觉得有些不妙。”

“换言之，你只不过是害怕面对音乐？”

“唔，不管怎么说，我从来就不喜欢音乐。”

马林逊冷漠而轻蔑地说道：“这是你自己的事，没有人阻止你一辈子留在这儿，如果你愿意。”然后，他朝周围看了看，脸上忽地闪现出一丝留恋的神色，“也不是每个人都得这么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嘛，你说呢，康维？”

“没错，各人的想法的确不同。”

当马林逊转向布琳克罗小姐，她突然把手中的书放了下来，说：“说实话，我想我也要呆在这里。”

“什么？”他们都异口同声叫了起来。

她一脸灿烂的笑容却似乎更像是附加在她脸上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她接着道：“你们知道，我一直都在琢磨我们到这里前后的情况，而我所能得出的只有一个结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幕后操纵，你说呢，康维先生？”

康维觉得这难以回答，可布琳克罗小姐又急急地说道：“天意难违哪！我是什么人，又怎能问诸天意呢？我是有目的地被主派到这里来的，所以我该留下来。”

“你的意思是，你希望在这儿创建一个修道院？”马林逊问。

“不仅希望，而且非常想。我知道怎么同这些人打交道，我会有自己的办法，不必担心，他们没有一个真的有铁石心肠。”

“那么你打算引荐些什么人吗？”

“是，我想这么做，马林逊先生。我强烈反对我们所听得太多的中庸思想，你可以把它当作‘宽宏大量’，但是依我看，这会导致最恶劣的松垮散漫。这里的人们整个的问题就出自他们所谓的‘宽宏大量’，我将倾尽全力与这种思想作斗争。”

“他们这么宽宏大量，会让你这么做吗？”康维笑笑说道。

“或者说她这么雄心勃勃，他们阻止不了她。”巴纳德讪笑着插进来，“我就说了，这里投合了各种口味。”

“那很可能，如果你刚巧喜欢监狱的话。”马林逊反法道。

“哦，看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角度。谢天谢地，要是你想到世界上所有那些把一切都拿出去给人敲诈的人们与处在这样一个山沟相比，只有他们才摆脱不了困境！你说，是我们在监狱还是他们呢？”

“瓮中之鳖的自我安慰。”马林逊反唇相讥，他仍然怒不可遏。

后来马林逊独自同康维谈心。“那家伙仍让我心烦，”他说着，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不跟我们一道回去这没什么遗憾。你可能会以为我敏感易怒，可是一听他数落那个满族姑娘我就幽默不起来。”

康维挽住马林逊的手。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这年轻人率直可爱，最近几个星期的相处更加深对他的理解和友谊，尽管有过误会和争执。他说道："我确实以为是我在为她心神不宁，而不是你。"

"不，我想他是在说我。他知道我对那姑娘产生了感情，我确实喜欢她，康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在这儿；她是不是真喜欢在这里。我的上帝，要是我像你那样能讲她的语言，我会马上向她问个清楚的。"

"我怀疑你能否做到，她对任何人都不会多说什么，这你知道。"

"我不太愿意烦扰别人。"

他本想多说几句，可突然心中却朦朦胧胧地涌起一丝同情和怜悯使他欲言又止，这年轻人如此急切而热情，会把事情看得太认真。"如果我是你，就不会为罗珍担忧什么，"他接着说，"她过得够幸福了。"

巴纳德和布琳克罗小姐决定留下来对康维似乎很有利，不过他自己和马林逊却明显地处在了对立的位置，这种处境很微妙、很非同寻常。而对此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办法。

好在没有必要做出明确的处置，两个月已经过去，也没发生什么事。之后，为就要来临的决定性时刻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理由让他无心为这注定不可避免的结果担忧。不过他还是说："你知道，张。我操心的就是马林逊这个年轻人，我真担心他知道真相后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张同情地点点头，"没错，要说服他接受这种好运气不会那么容易。可这毕竟只是暂时的困难，20 年以后咱们这位朋友会顺从的。"

康维觉得这么看问题也太主观了，"我不知道怎样把真相告诉他才好。他每天都在算送货人到达的日子。要是他们不来……"

"可他们一定会来的呀。"

"噢？我还以为你所讲的一切只是用来安慰我们的神话而已。"

"绝对不是这样。尽管我们对此不持偏执的态度，我们香格里拉的风俗是适度地讲真话，而我可以保证我讲过有关送货人的情况差不多是准确的。无论如何，他们会在我说的那个时间前后到来的。"

"那么我们就很难阻止马林逊和他们一起走了。"

"担我们也用不着这么做，毫无疑问，他自己会发现这些送货人根本就不会带任何人跟他们回去的。"

"我明白，这就是办法噗？然后他又会怎样呢？"

"然后，亲爱的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失望之后，他又会盼下一批送货人的到来，因为他年轻而且乐观。然而再过 9 到 10 个月的时间之后，他就会顺从的，明智的办法是暂时先不要泼冷水。"

康维尖刻地说道："他未必会这么做，我认为他更有可能想方设法逃走。"

"逃走？真得用这个词吗？何况，那条隘道随时向所有人敞开着。我们没有人看守，也用不着，大自然本身就提供了天然障碍。"

康维笑道："是吧，你必须承认大自然的确仁至义尽，可我并不认为你任何情况都依赖于她，来过这里的各种探险队又怎么样了呢？他们离开时这山路不也同样向他们敞开的吗？"

这回轮到张笑了，"亲爱的先生，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呢。"

"说得不错。知道有太傻得要逃走时，你们还是允许的接？那么我想还是有人会这么做。"

"这种事还是时常发生的，但逃走的人在外边独自过了一夜之后都毫无例外地又回到这组。"

"没有地方遮风避雨，也没有适应的衣服？这么说来，我已十分地明白你们这种温和的方法起到怎样严厉的效果了。但是那些极少数没有返回的人情况又怎样呢？"

“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张答道，“他们的确没有回来。”然后他迫不及待又说，“我可以保证地说，这样不幸的人少之又少，而且我相信你的朋友不会草率到那个地步去增加这个数字。”

这样的回答并没让康维感到安心，马林逊的将来仍然让他忧心忡忡。他希望这年轻人会回心转意返回这里，而且这也不是没有先例。最近就有塔鲁这个飞行员为例。张也承认这里的当权者有权力采取任何他们认为明智的措施。

“可是亲爱的先生，把我们自己的将来完全受限于你朋友的感激之情这是不是很明智呢？”

康维觉得这是很中肯的问题，因为依马林逊的态度，很让人怀疑他到了印度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他总喜欢夸大事实，这是他最拿手的把戏。

然而这世俗的一切杂念渐渐被香格里拉丰富而超凡的理念所驱散、所荡涤。要不是考虑到马林逊，他该有多么心满意足；这全新的环境渐渐显露出的一切如此适合他的需要和口味，这让他惊讶不已。

有一回他对张说：“随便问一问，这里的人们是怎样处理感情的呢？我想，新来这里的人有时也会产生爱情的吧？”

“常常这样，”张宽厚地笑着回答，“和大多数常人一样，喇嘛们到了成熟的年龄都是自由的，他们也和别人一样能够有分寸地把握自己的行动。这倒给了我一个机会向你说明香格里拉是善解人意的，你的朋友巴纳德就已经体验过了。”

康维报以微笑。“谢谢，”他生硬地说道，“我相信他体验过了。但我却不能肯定自己的愿望。比起肉体的欲望我更注重感情与灵魂的交融。”

“你以为很轻易就可以把两者分开吗？你怕不是爱上了罗珍吧？”

康维竭力掩饰自己的情感，“你怎么会这样问呢？”

“因为，亲爱的先生，如果你适度些的话这也没什么，罗珍对别人的爱慕绝不会有任何回报，这也许会让你失望，不过这种经历却是美好的，我以这么肯定的口气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年轻时也曾爱上过她。”

“真是这样吗？难道她一点表示都没有吗？”

“可以这么说，”张简单明了地说，“她总是让她的情人们在心灵感受的满足和达到目的之间徘徊。”

康维笑道：“对你这也很不错了，或许我也一样，可是，像马林逊这样的热血青年会是怎样呢？”

“亲爱的先生，要是马林逊爱上她那是再好不过了！这已不是头一回，我可以保证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知道他回不去了，罗珍定会去安慰他的。”

“安慰？”

“没错，不过你肯定无法理解我用这个词。罗珍对别的任何事都无动于衷，除非是那种伤心和绝望打动了她的。心弦。你们的莎士比亚是怎样描述那个埃及艳后克莉奥潘多拉的？‘她满足了哪里就在哪里制造饥渴’，这在爱情的角逐中是很普遍的，然而这种女人只存在于香格里拉之外的地方。而罗珍，如果套用同一句话说，却只是‘她满足了哪里就在哪里驱走饥渴’。这可以更巧妙更长久地把马林逊留下来。”

“那就是说，她很善于做这种事陵？”

“哦，肯定了，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她总是把那些饥渴的灵魂抚慰得服服帖帖的，个中的欢快不言也罢。”

“这么说来，你们把她当作一台驯服的机器峻？”

“你真要这么看，我也没办法。”张像往常一样温雅地答道，“可是，说实在的，最好还是把她比做玻璃上的彩虹或者鲜花上的露珠更雅一些。”

“我完全同意，张，那会文雅得多。”康维很欣赏他那种幽默、灵活而有分寸的巧辩。

可到下次他单独跟那满族姑娘在一起时，他真感到张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她身上有一种芳香在默默地同他的情感交流，让康维心中充满温馨的感觉。那爱情的火苗微微在他的心底闪耀。突然之间他领悟到香格里拉和罗珍都同样的完美，他不希望有什么回报来惊扰这份宁静。多年来，在那纷乱的尘世之中，他对感情一直都很惧怕。现在他终于平静了下来，不再因为爱情而痛苦和烦恼。夜里，当他在荷花池旁走过，时常有一种把罗珍挽在手里的感觉，但这种幻觉只是瞬间的闪现，平静之后，却更有一种无限的眷恋。

他觉得自己从来不曾这样幸福过，即使在战争以前的岁月里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喜欢香格里拉赐予他的那一片静谧的世界，它所蕴含的深刻而惊人的理念抚慰了他的心灵；他同样喜欢这里的人们普遍具有的深藏不露的情感世界和细腻婉转的思想表达方式。康维经历和领教的一切让他明白在这里粗鲁和无礼绝不会得到忠诚和信义，更不能把拐弯抹角的语词看做是虚伪的表现；他也欣赏谈话当中那种风度以及轻松随意的气氛，这不单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成就。他很高兴地悟出最悠闲自得的事就是随心所欲地消磨时光而最容易消散的梦境也让人心旷神治。香格里拉总是那样的宁静安详，却总有干不完的活路；那些喇嘛们生活得好像手头都有充裕的时间，时间对他们差不多是轻若鸿毛。康维再也没见过更多的喇嘛，但是他渐渐认识到他们都从事广泛的各种各样的行当；除了他们对语言的知识外，他们无止境的求学态度可能会让西方世界大吃一惊。许多人都从事各种各样的经书典籍的书写工作；张曾说过有人还对纯数学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还有一个正在根据吉本和斯潘格勒的著作撰写一部涉及面很广的关于欧洲文明的论着。但这种事并非人人都可以做，也不是说他们老在做这种事，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沉溺于难以捉摸的行当。像如布里亚克在收集一些古老的音乐片断，而那个英国的副牧师在攻一种有关 Wuthering Heighks 的新理论，还有更稀奇古怪而不切实际的东西。在这次会面中，康维曾对此做了一番评论，可大喇嘛却给他讲了公元前三世纪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故事。那些艺术家多年来都在搞一些石刻，雕一些龙呀，鸟呀，马呀等等，然后把成品献给一位皇家太子，可这位太子开始什么都看不出，只以为是一些顽石，这艺术家让他砌一堵墙，开一扇窗，然后把石雕放在里面，之后在黎明的曙光中透过窗子观察石头。太子真这么做了，他发现这些石头还真非常漂亮。“我亲爱的康维，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你不认为可以从中得到很有益的启发吗？”

康维深有同感，他欣喜地认识到香格里拉那静谧的意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事各种奇怪而平凡的行当的无限空间，而他自己就是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实际上，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脑海里浮现的都是些太过于漂泊不定的繁重而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而现在他有可能有所成就，甚至可以在悠闲自在当中实现，沉思冥想也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当巴纳德向他吐露说自己对香格里拉美妙有趣的想象过头了的时候他也不想取笑他。

看来，最近巴纳德到山谷去得越来越频繁，似乎不只是为美酒和女人。“你知道康维，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你同马林逊不同，你也看到他总是戳我的痛处，可你却能体谅我的处境。你们英国官员开始总是一副古板生硬的样子，这真可笑，而你却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人，无论说话做事都如此。”

“那可不一定，”康维笑道，“不论怎么说，马林逊同我没什么不同，都是英国官员嘛。”

“这倒是，可他只是个孩子，看问题还不太理智，你我却已是成年人。我们能做到随遇而安，见机行事了。就拿我们来说吧，我们仍然无法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飞机偏偏在这里着陆，难道这事很寻常吗？我们清楚我们到底来这干什么没有？”

“也许我们有些人并不清楚，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巴纳德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道：“金子，伙计。”他毫不掩饰心中的狂喜，“没别的，山谷里有成吨的金子，我年轻时是矿业工程师，我还记得矿脉分布是怎么回事，相信我，这里的黄金储量差不多和南非一样丰富，而且开采要容易十倍。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每次坐着轿

子去山谷底下都去寻欢作乐了，其实根本不是，我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已经推测出来，你想想，这里一切生活用品都从外界进来的，不付高昂的代价是不可能得到的，除了黄金、白银或宝石什么的，他们还会用什么来支付这些费用？这只是最初的推断，于是我开始到处找矿，没费多少工夫就发现了整个秘密。”

“是你自己发现的吗？”康维问。

“噢，我没有这么说，可是我猜对了，我把这事告诉了张，听我说，是面对面地说给他听的。相信我，这家伙可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坏。”

“我也不认为他是坏人。”

“当然，我知道你常与他来往，因此你不必奇怪我们会凑在一起。咱们一起开矿肯定会引起轰动。张带我去察看所有的工地，而且我已得到当局全面许可，我怎么开都行。他们要我写一份综合的可行性报告。你有什么想法，伙计？他们似乎很高兴有我这样一位专家来为他们服务，尤其是当我告诉他们如何增加出矿产量，更是这样。”

“我看你是准备在这里安家了。”康维道。

“没错，我得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其一。很难想象事情最终会怎样。或许家乡的人们知道我可以给他指点通向新的金矿之路就不会再抓我去坐牢了，而问题是不知他们会不会相信我。”

“会的，这是人们更容易相信的东西。”

巴纳德热情地点点头，“你能理解这一点我很高兴，那样的话，你我就可以做一笔交易了。当然，到时候，我们可以对半分成，而你所要做的只是把你的大名写进我的报告上——英国领事，你想想这样才更有分量。”

康维忍俊不禁，大笑起来，“这以后再说，就先写你的报告吧。”

这事来得太突然使他觉得惊喜，同时他感到高兴巴纳德找到了聊以自慰的事情做了。

同样大喇嘛也为此感到高兴，近来康维越来越频繁地被他召见谈话。他通常在很晚的时候去拜见大喇嘛，而且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仆人们早已把最后的茶碗撤走才离开。每次大喇嘛都不忘问问他那三个同伴的去留意向，有一回他还特别向康维说明他们来到香格里拉并找到自己的事业是不可避免的造化。

康维沉思着回答说：“马林逊精力旺盛，而且很有抱负，他本该在那个行当里干得很出色的，而另外两位——”他耸了耸肩，“实际上都刚巧适合留在这里，就是在一段时间也好。”这时他注意到挂着帘子的窗户划过一道闪电，当他穿过院坝来到这间如今已非常熟悉的屋子的时候就听到过沉闷的雷声。现在任何声响都听不到，而沉重的挂毯将窗外的闪电光芒减弱成苍白的火花。

“是啊，”大喇嘛回答说，“我们已经尽可能让他们两个人轻松自在了。可布琳克罗小姐却想皈依我们改变信仰，而巴纳德先生刚想把我们改造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这些都没有什么事处，他们也因此可以愉快地打发时间，但是你那位年轻的朋友，黄金和宗教都不可能对他有所安慰，这可怎么办？”

“是的，这确实是个问题。”

“恐怕这会成为你的难题。”

“为什么是我的呢？”

大喇嘛并没有马上回答，正好此时仆人们端了些碗茶进来，他们的出现使大喇嘛显出勉强的笑意。‘十拉卡尔年年都在这个时间给我们送来暴风雨，”他像是在做法事一般故弄玄虚地说道，“蓝月谷的人们相信这是外面巨大空间里那些肆虐横行的恶魔发怒而引起的。也许你会理解，他们所说的‘外面’指的是山谷以外的整个世界。当然他人根本不知道有法国、英国这些国家，甚至对印度也一无所知。他们的想象中那令人恐怖的平地几乎是无限延伸的。于他们而言在他们自己如此温暖、舒适而平静祥和的生活空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会希望离

开这个山谷，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他们认为所有不幸的‘外来人’都梦寐以求地渴望进到山谷中来。这只是个观念的问题，不是吗？”

这让康维想起巴纳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于是就把原话说给大喇嘛听。“说得多么深刻!”他说道，‘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到这里的美国人，我们可真幸运。”

这喇嘛寺的幸运竟然是因为得到一个许多国家的警察正在全力搜捕的逃犯，这让康维觉得实在滑稽。他本想同大喇嘛分享这种幽默，但又感到最好让巴纳德自己说也不迟。于是他说：“他来这里无疑是对的，而且当今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都愿意到这儿来呢。”

“太多了，亲爱的康维，我们就是风暴中航行的唯一的一艘救生艇。我们可以救一小部分幸存者。可是如果船上所有的遇难者都冲我们的船爬上来，那我们这艘船就会不堪负重而沉下去的…我们先别管这些。我听说你同我们那出色的布里亚克交了朋友。他是我的同乡，是个非常快活的家伙，他认为肖邦是最杰出的作曲家，但你也知道，我更欣赏莫扎特。”

直到仆人端走了茶碗并最后退下之时，康维才再次冒昧地提出刚才没有被回答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了马林逊，你说他会成为我的难题，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呢？”

大喇嘛的回答简单而惊人：“因为，我的孩子，我就要死了。”

这回答出乎意外而且不同寻常，弄得康维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大喇嘛继续说：“你受惊了吧？可是，这是理所当然的呀，我的朋友，人都是要死的，即使在香格里拉也如此。我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或许，只有那么几分钟吧，我说这些只是说明我已经看到自己的大限已到。你显得这么关切让我欣慰，我也不想装作一点都不难过，就算到了我这把年纪，还是该走 f。好在我没有什么好牵挂的，再说我们的信仰是永远乐观的，我已经很满足，可是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必须让自己适应这种奇怪的感受，我明白我只有做最后一件事的时间了。你能想到这是什么一件事吗？”

康维没有吭气。

“这事和你有关，孩子。”

“你太给我面子了。”

“我想做的不只是给你面子啊。”

康维轻轻地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等了片刻大喇嘛又接着说：“也许你已经知道我这么频繁地召你谈话很不寻常。这不是我们的传统，但我可以这么说我们也绝不是传统的奴隶。我们不僵化守旧，也没有不可抗拒的准则，只要事情合理我们就做，不仅参考过去的先例，更要运用我们现有的智慧，并着眼于未来。因此，我有信心和勇气处理好最后一件事。”

康维仍然沉默不语。

“我的孩子，我要把香格里拉的财产和命运交给你。”

终于这紧张的气氛被打破。康维感到这话的背后暗含有一种温和却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说服自己；那声音仿佛仍在沉默中回响，接着，康维只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猛跳。突然大喇嘛的声音打乱了心跳的节奏，‘俄已经盼你盼了很久了，我的孩子。我曾坐在这里召见过许多新到者，我观察他们的眼神，静听他们的声音，一直希望有一天能盼到你。我的同事们虽然睿智却都已年迈，可你年轻却已经有相当的智慧。我的朋友，我交给你的任务并不很难。因为我们有非常宽松平和的管理秩序，你要学会温和、忍耐，要不断去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心理，当风暴来临之时要明智而秘密地去对付它。当然这对你只会是非常轻松自如，而且你无疑也会从中寻到无穷的乐趣。”

康维想说话，却又无从说起，突然一道闪电擦亮了黑暗，让他猛然醒悟过来。他几乎是喊了出来：“风暴，你说的风暴是……”

“它将是一场惊世骇俗史无前例的风暴，孩子，到那时，不可能用战争赢得和平，不可能用权力寻求帮助，不可能用科学寻找答案。每一朵文明之花都将遭到蹂躏，所有人类的事物都将一团糟。当拿破仑还是个无名小卒时，我就预见到了这一切；现在每过一分钟我就会

看得更清楚。你是不是认为我错了呢？”

康维答道：“不，我想你是对的，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灾难，而此后的黑暗却会延续100年。”

“拿这与将要来临的灾难相提并论，未免有些偏差。因为那些黑暗的年代并不是绝对那么黑暗，它还是充满着闪烁的光明之灯，即使整个欧洲的光明都消失混灭了，还有别的光明，这光明确确实实来自中国并一直照亮了秘鲁。可是即将来临的黑暗时代将要覆盖整个世界，任何人都无法逃脱，也得不到庇护，而只有那些因太隐秘而找不到或太卑微而没有人注意的地方才会幸免于难。而香格里拉是两者兼备。那些载着死亡的飞机将飞向城市而不会经过我们这里，即便飞行员偶然看到也会以为这个山谷不值得轰炸。”

“你认为这一切会发生在我们这一代？”

“我相信你会顺利地度过这场风暴，然后，将经历一段漫长而荒凉的岁月，你仍会活着，而且越老越明智，越有耐性。你会保持我们的宝贵传统并用自己的头脑去进一步丰富它。你会欢迎每一位新来的外乡人，会教他们长寿和智慧的秘诀；在你自己很老的时候，也许其中的一个外乡人将继承你的事业。此外，我还预见到一个新的世界将从废墟中崛起，虽然艰难却充满希望，人类将重新寻求失去的传奇般的宝贵财富。我的孩子，这一切就在这里啊，这个全新的世界就藏在蓝月谷里，又一次文艺复兴将奇迹般在这里萌芽…”

他的话终于说完，家维看到前面那张遥远的脸突然换发出一种古朴的关，可不久，这种光彩悄然消失，剩下的只是一张灰暗的面具。像一截枯木，没有生气和活力，那双眼已经安详地闭上。他呆呆地看了好长一会儿……好像是做梦一般，他意识到大喇嘛已经圆寂了。

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自己的处境，至少这太离奇，离奇得难以置信。康维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已经是零点一刻。直到他走向房门才意识到自己连到哪儿或怎么去寻求帮助部不知道。那些藏族人都已睡去，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张和别的什么人。他一筹莫展地站在黑暗的走廊上；透过窗户他看见明澈的天边那银屏一般的雪山依然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好似仍然在梦境之中的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是香格里拉的主人。

他所喜爱的一切就火化的身边，心灵深处的那一片天地从此远离了尘世的烦扰。他的眼睛迷离地在黑影之中摸索，不时被富丽而流波欲滴的漆器上星星点点的金光所捕捉。晚香玉微微的芳香轻轻弥漫着，似有似无，逗引得他走过一个接一个的房间，终于他蹒跚地走进庭院之中，镀到荷花池的边缘；一轮圆月正从卡拉卡尔山后冉冉升起。此时已是2点差20分。

后来，他发现马林逊就在他的身边，抓住他的手臂，急急地把他拉走。他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见这小子在激动地说着什么。

第十一章

他们来到他们常用餐的那间有阳台的屋子前。马林逊仍抓着魔维的胳膊不放，还半拖着他往前冲。“走吧，康维，我们尽可能连夜收拾收拾就走。这可是重大消息，伙计——我不知道明天一早巴纳德这老头和布琳克罗小姐发现咱俩走了之后会怎么想……他们还是想留下来，没有他们我们可以走得更方便……那些送货人就在离隘道差不多五里的地方，他们是昨天到的，来送一批书和其他物品…，•• 明天他们就动身回去……看来这些家伙很想把我们留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诉过我们——天知道我们还得在这里困多久……我说你怎么了？生病了吗？”

康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身子往前伏着，肘子搁在桌上，用手揉搓着眼睛，“生病？我想不是，只不过……太累了。”

“可能是因为那场暴风雨，你那会儿到底在哪里？我等了你好几个小时了。”

“我……我正在拜会大喇嘛呢。”

“唔，是他！这么说，这是最后一次啧，谢天谢地。”

“是的，是最后一次。”

康维的声音有些异样，接着的沉默更有名堂，把这小伙子给惹急了，“哎呀，我希望你别为这木吞不吐，磨磨蹭蹭了……你该明白我们有所动作才行。”

一种更加强烈的意识让康维一下变得呆板起来。“很遗憾，”他说着，点上一支烟想稳一稳情绪，审视一下自己现时的处境。他感到手足无措，嘴巴也不听使唤了，“我好像听不大明白……你说那些送货人……”

“对，是送货人，伙计……振作点嘛。”

“你真想出去找他们？”

“想出去？是的，我绝对肯定……他们就在山那边，我们马上得走。”

“马上？”

“没错，为什么不呢？”

康维再一次试图让自己的思维调整过来，隔了很长时间，他说道：“我想你该明白那不会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片

马林逊往脚上套上一双长至膝盖的藏靴，一面急促地说道：“我什么都考虑到了，可是，我们必须得这么做，只要不耽搁时间，我们就可以顺利离开。”

“我不明白怎么个做法……”

“噢，上帝，康维，你对什么都这么扭扭捏捏吗？难道你这么点胆量都没有？”

这冷嘲热讽的激将法让康维清醒了过来，“我有没有胆量这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你要我有个说法的话，我就告诉给你吧。这可是个具体而复杂的问题。假设你真能走出隘道，找到那些送货人，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会带你走？你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难道你没想到他们不会像你希望那样愿意带你走？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跑到那儿要求他们护送你，这需要事先联系提前安排吧。”

“还有任何情况都会引起耽搁的。”马林逊恶狠狠地叫道，“上帝，你是个什么东西！好在我用不着靠你来安排这些事，因为一切都已安排好了——钱都已提前付给了送货人，他们同意带我们走，还有，路上要用的衣服和物品都准备齐了。所以你不要再找什么借口。来吧，咱们开始行动吧。”

“可是……我不明白……”

“我想你不会明白，但没什么关系。”

“是谁策划了这一切？”

马林逊答得干干脆脆：“罗珍，要是你很想知道。她现在就在送货人那儿，她在等我们呢。”

“等？”

“没错，她跟我们一块走。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一听到“罗珍”两字，康维心中的两个世界突然合二为一了。他几乎是轻蔑地大声叫道：“胡说，这不可能。”

马林逊也毫不示弱，“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本来就不可能，有太多的理由。相信我，这绝不可能，她这个时候会离开这里，这太不可思议了…听你说有这事太让我吃惊了……因为她离开这里半步都是极其荒谬的。”

“我以为一点都不荒谬。她离开这里跟我想离开这里一样，最自然不过了。”

“但她并不想走，你呀错就错在这里。”

马林逊不自然地笑笑，“你一定以为你比我更了解她，但也许你并没有做到。”

“什么意思？”

“不懂多门语言也有别的办法与人交流嘛。”

“看在老天的分上，告诉我你在说些什么？”康维平静地说道，“这可真荒唐。我们都别争了，马林逊，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是不明白。”

“你干吗这么大惊小怪？”

“告诉我，请把实情告诉我。”

“好吧，这太简单了。这里突然来了个和她年龄相当的小伙子，而她周围都只是些老头子——很自然一有机会她就要逃走，直到现在她才有这个机会。”

“难道你不认为你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想象她的处境吗？我一直在告诉你，她非常幸福。”

“那么她为什么说要走呢？”

“她说了吗？她怎么会？她又不会讲英语。”

“我用藏语问的……布琳克罗小姐拼凑出这么几个词。虽说得不顺溜……可是……她听明白了。”马林逊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康维，别这么看着我，人家会以为我侵占了你的领地。”

康维说：“没人会这样想，我真这么希望，可你的话告诉了比你想说的更多的事实。我只能说，我太遗憾了。”

“究竟是为什么呢？”

任凭那烟头从手指间滑落。康维感到疲惫、心烦意乱，内心充满矛盾。此时他宁愿没有发生过什么激起他如此痛苦的感觉。他温和地说道，“我希望我们可别老这么互相误解。我知道罗珍很迷人，可是我们何必要为此争吵呢？”

“迷人！”马林逊尖刻地说道，“她何止是迷人，你别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冷冰冰地对待这种事情。你以为她最多只能当作一件博物馆里的展品来欣赏？可我更讲实际，我爱上什么人就会采取实际行动。”

“可是这是不是太冲动了呢？她真出去之后你想她会去哪里呢？”

“我想她在中国一定有些朋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可无论如何，总比这儿强。”

“你怎么会如此有把握广

“好吧，如果没有人接纳她，我会让她跟着我。何况，如果你想把一个人从一个可怕的地方救了出去，你是不会在乎到别的任何地方去。”

“你认为香格里拉很可怕？”

“绝对没错，我想。这里有某种黑暗和邪恶的东西。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对劲——我们被一个疯子毫无理由地弄到这里…然后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我们软禁在这里。而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已经中了邪。”

“我中了邪。”

“是的，你已经丢了魂了。稀里糊涂好像根本不在乎什么，而且你想心甘情愿地永远呆在这儿。为什么？你甚至承认你喜欢这个地方……康维，你到底怎么了？难道你不能清醒清醒吗？在巴斯库，我们处得多好——那时候的你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我亲爱的小伙子！”

康维把手朝马林逊伸了过去，马林逊热烈而动情地紧紧握住了它，“我想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几个星期来我感到非常孤独。看来没有人关心真正重要的事情——巴纳德和布琳克罗小姐还情有可原。可我发觉连你也在跟我作对，这太可怕了。”

“很抱歉。”

“你总这么说，却帮不上什么忙。”

一阵突然涌起的冲动让康维不禁说道：“那么，让我帮帮你吧，告诉你一些事情或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你听了以后会明白些东西。现在这种情形似乎非常奇妙而又难办，无论怎样，你终会明白，为什么罗珍没有可能同你一起回去。”

“我想我怎么都看不出她不会走的理由，要说什么尽可能少说两句，我可没有时间磨蹭。”

于是康维尽可能简练地给他讲述香格里拉的整个情况，就像大喇嘛给他讲的那样。他引用了他与大喇嘛和张的谈话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他最终也只好这么做，他觉得这种情况下这很符合情理也很有必要，确实马林逊真成了他的难题，他也只有按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去处理它。他尽快而简单明了地讲述着香格里拉的一切，却不知不觉又沉迷在那个无始无终的奇异世界之中；一提到香格里拉的美，他就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勉力所感染。不止一次地他感觉自己是在读一页如诗的记忆，那一连串的妙语连珠不知怎么禁不住脱口而出，唯独只有一件事他始终守口如瓶，而这也成了他情感世界中无法把握的一片空白——大喇嘛的死和他自己继任这一事实。

故事差不多讲完了，他也松了一口气；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他感到心里落了一块石头。何况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说完之后他平静地抬起头来，没有什么别担和差错，他很是欣慰。

可是，隔了很长一会儿，马林逊一边敲打着桌子一边说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康维……除非你是彻底地疯了…"

接下来又是长长的沉默，两个人就这样面面相觑地果坐在那儿，可心境确大不相同——康维感到困惑和失望，而马林逊处于狂热的烦躁不安之中，"你以为我疯了吗片最后还是康维开了口。

马林逊突然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唔！听你讲得出这种荒诞的故事，让我他妈的说什么好呢！我是说……唉，真的…那绝对是胡扯……我看这用不着争辩什么了。"

康维被这话多得目瞪口呆，"你真以为我在胡扯吗？"

"嗯……我还能怎么着呢？很抱歉，康维你说得很惟妙惟肖——可我怎么了，看不出哪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会完全相信。"

"这么说，你还是认为我们只是因为一次是无目的的意外事故才流落这里？——难道说是某个狂人做了什么周密的计划开着飞机溜了出来，然后飞它个几千里，搞点恶作剧式的乐趣吗？"

康维说着，给他递过去一支烟，他俩都巴不得暂时停止争辩。后来马林逊说："我看，老这么争些细枝末节没什么用。实际上，你所讲的有人被稀里糊涂派到外面去设些圈套网罗一些陌生人，而那家伙蓄意学会了飞行技术然后等待时机，直到有一架飞机正好上了四个乘客，就要离开巴斯库……唉，我不是说这绝对没有可能。只是觉得似乎荒唐可笑而且牵强附会得很。如果确有其事，那也只是值得考虑考虑，可是你硬要把这同其他毫无半点可能的怪事扯到一块——什么百多岁的喇嘛找到某种水摸青春、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我倒觉得是你吃错了什么药，就这么回事。"

康维笑道："对，说了你也很难相信。也许我当初也不敢相信——我差不多记不起来当时的情形。确实，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可我以为你自己亲眼所见足以证明这个地方也很不一般。想想我们所目睹的一切——一片迷失在大山深处的山谷，一座喇嘛寺中有收藏了欧洲文化经典书籍的图书室……"

"噢，没错，还有一套中央供暖设备，现代化的抽水马桶，清香爽口的午条，还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可思议。"

"哦，那你对此感不感兴趣？"

"真他妈见鬼，一点都提不起兴趣，我承认。这完全是一个谜。可是，根本就没有理由去相信没有明确可能性的奇谈怪论。你相信有热水浴室，因为你亲自用过；而仅凭人家说说就相信有几百岁的人，那根本就是两回事。"马林逊再一次怪笑了起来，"看来，这地方确实把你的魂给勾走了，这我并不感到奇怪。赶紧收拾你的东西，咱们走。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可以在梅登餐馆里痛快地吃上一顿，那时咱俩的争执也该罢休了。"

康维冷冷地答道：'俄根本就没有心思回到那种生活中去。"

"哪种生活？"

“你正在想的那种生活……丰盛的晚宴……舞会……马球……这一切的东西……”

“可是，我根本没有说到什么跳舞、马球呀，何况，这些又有什么不好？你是说你不想跟我回去？要像他们俩一样呆在这里？那么，最起码你不应该阻拦我离开这里呀！马林逊猛地把烟头扔到地上，然后“轰”地一跃而起冲向门口，怒瞪着双眼：“你是昏了头了!”他蛮横地叫嚷着。要不就是疯了，康维，你真是出了问题了！我知道，你总是冷静，而我却老是急躁，可我神智清醒，无论如何，你神经不正常！在巴斯库跟你出来之前就有人提醒过我，我当时觉得他们是错的，可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没错…”

“他们都提醒你什么？”

“他们说你是从战争中打滚出来的人，而且自那以后一直都有些反常，我并没有在数落你，我知道这份也没有办法，天知道我讨厌这么说话…噢！我要走了，不管路途多么可怕，多让人厌倦，我都得走，我说了就得算数。”

“去找罗珍 /

“是的，如果你想知道——”

康维站了起来然后抬一抬手，“再见，马林逊!”

“是最后一次了吗？你真不走了吗？”

“我不可以走？”

“那么，再见!”

两人握了握手，马林逊转身走了。

康维孤零零地坐在灯笼昏黄的光晕里。似乎有一句警言妙语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之中：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如过眼云烟那样稍纵即逝，而两个世界最终无法调和共存，总有其中一个悬在半空中，两者不可皆得啊。他沉思了很久，一看表已经是凌晨 3 点差 10 分。

他仍坐在桌旁，点上最后一支烟。这时马林逊又转了回来。这小子惴惴不安地走了进来，一见到康维便闷声不响地站到后面的阴影里似乎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等了片刻还是康维先开了口：“喂，出了什么事，怎么就回来了？”这亲切自然的问话把马林逊引上前来；他把厚重的羊皮脱了然后坐下。他面如灰土浑身颤抖着。“我没有这份胆量，”他用呜咽似的声音说道,“那个我们来时大伙都绑上绳索的地方……你还记得吧？我已经到了那儿……可我根本没办法。我对爬山根本摸不着门，而且月光下那个地方看上去非常恐怖。我真蠢！是吗？”他整个一副失魂落魄，歇斯底里的样子，康维也只能安慰他。然后马林逊又说：“这些家伙用不着担心，没有人会在陆地上威胁他们，不过，我的上帝，我哪天用飞机拉一堆炸弹把它给轰了。”

“你怎么会想到要这么干，马林逊？”

“因为这个地方该砸烂掉，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既木文明又不干净，就因为这样，假如你那种奇谈怪论确有其事的话，那就更让我恨之入骨！一伙干瘪的老头蜷缩在这里，像蜘蛛一样准备捕捉任何一个靠近这里的人……这也太无耻了……更何况谁又想活到那种岁数呢？像你那位高贵的大喇嘛，假如他有你说的那个岁数的一半的年纪，那也早该有人送他上西天的了。晦，你为什么不想跟我一起离开呢？我本不想求你，可是，真他妈见鬼的是，我还年轻，而且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比起那些古怪荒唐的东西，我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吗？还有罗珍，她同样年轻，难道对她也毫无所谓吗？”

“罗珍并不年轻。”康维说道。

马林逊抬起头来，傻乎乎地窃笑道：“噢，不……当然不年轻……一点都不，她看起来 17 岁左右，可是我想你会说她确确实实有 30 岁。”

“马林逊，她可是 18 年就到了这里。”

“联计，你可不是在说梦话吧。”

“她的美，和世界上一切的美一样，就存在于人们对她无法估量价值的怜爱和赞叹之中。

这是一种脆弱的美，也只能生存在有人怜爱的地方。如果把这种美从山谷里带出去她就会像空谷中的回声一样骤然消失掉。”

马林逊粗俗的笑声，似乎表明他对自己的想法很有把握。“我不怕。如果说她是一个回声的话，在这里她照样只能是个回声。”他顿了顿继续说：“这么扯下去，我们根本去不到哪儿。咱们最好停止谈论什么诗情画意，还是回到现实中来为好。康维，我想帮帮你，我知道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可是我要跟你辩个清楚，或许对你有些好处。就算你告诉我的事情有可能，也需要验证之后才清楚得了。现在，老实告诉我，你对你所讲的一切有什么证据？”

康维没有说话。

“只不过是有人向你胡编乱造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罢了，就算讲故事的人是个十分可靠的人而且你对他非常熟悉，也不能未经证实就相信这种事嘛。而对现在这桩事，你又有什么证据？据我所知根本没有。罗珍可告诉过你她的过去没有？”

“没有可……”

“那么，别人说的话你怎么完全相信？就说那长生不老之法吧——你能找出任何一个实例来证明吗？”

康维想了片刻然后提起布里亚克所弹奏过的那些从未为人们知晓的肖邦作品。

“噢，这种东西对我根本没什么意思——我不是个音乐家。就算这些东西真实不虚，难道就没有可能它们的来源与他所说的不是一回事？”

“当然，有这个可能。”

“还有你说的什么保持青春的妙法确实存在等等之类，那是什么？你说是一种药，唔，我想知道是哪种药！你见过还是试过？有什么人曾明确给你看过一些实例？”

“没有具体看过，我承认。”

“而你根本就没有详细了解情况？难道你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故事需要证实和确认吗？你只是囫囵吞枣也不问问青红皂白？”现在马林逊占了上风，他马不停蹄继续说道：“你对这块地方到底了解多少，除了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你是见了几个老头，仅此而已，除此之外，我们只能说这地方安排布局得很恰当，而且似乎文化气息浓厚，管理得也不错，而这个地方为什么，是怎样形成这样的局面我们无从知道，还有为什么他们想把我们留在这里，如果真是这样，也同样是个谜，所有这一切远远不足以去相信任何一个随之而来的古老传说！何况，伙计，你也是个关键人物，你优柔寡断到连一个英语专院里听到的一切都相信，我真看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任何事都匆忙下结论，仅仅因为你是在西藏？！”

康维点点头，就算自己心里清楚明白，他却禁不住去赞同一个精辟的观点，“这可是非常敏锐的看法，马林逊。我认为最实际的是当不去深究地相信事物的时候，你我都会觉得所发现的东西也最吸引人。”

“好了，如果到你半死不活之时也能看到生活中还有什么逗人喜爱的事情，算我见鬼峻。要我选择的话，我只求一次短暂而快乐的人生。那些关于未来战争的胡说八道在我听来没有多少意义。哪一个又能知道下次战争会在猴年马月，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上场战争的所有预言不都全错了吗？”

康维没有作答，马林逊继续说：‘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光凭听说就相信什么事情不可避免这种论调。即使真的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惊惶失措。天知道，如果我真得去打仗我会不会吓得半死，与其在这埋没一生，我更情愿去面对战争的恐怖。”

康维笑道：“马林逊，你可真有一套绝招来曲解我的意思。在巴斯库你认为我是英雄，而现在你却把我当懦夫看。坦白地说，我两者都不是，不过这没有关系。要是你愿意，你回到印度之后可以告诉人们我决定留在一个藏传佛教寺院里头，因为我害怕会有另一场战争。可这绝对不是我的理由，不过这无疑将会让那些本以为我疯了的人们相信。”

马林逊十分伤感地说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太傻。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决不会说你的半句

坏话，你可以绝对相信这一点。我不理解你，我承认。可是，可是我希望能理解。哦，我真这么希望。康维，难道我一点都不可能帮上你吗？还有什么事要我说或者做吗？”

两个人久久都不再说话，还是康维打破了沉默：“只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能否宽恕我做出这么让你难以接受的事情！”

“可以。”

“你爱上了罗珍是吗？”

这年轻人苍白的脸“刷”地一下红了，“我敢说我是爱上了她。我知道你会说这荒唐而不可思议，可能真是这样，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呀，”

“我一点都不认为这荒唐。”

这嚷嚷不休的争论经过许多的波折之后似乎渐渐平静了下来。康维接着道：“我也是情不自禁啊！而你和她恰恰是让我最牵肠挂肚的两个人，我想你可能认为我是个怪人。”他突然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我们已经，已经无话不谈了，是吗？”

“是，我想是这样。”但马林逊又突然急切地说道：“噢，这是多愚蠢的废话，说她不年轻！这真是下流而可怕的胡说人道。康维，你不能信这种胡言！这也大荒唐可笑了。有什么意思呢？”

“你又怎么知道她年轻呢？”

马林逊半转过身去，脸上露出害羞的窘态，“因为我真的知道……可能作不会想到那么多…可我真的知道…恐怕你根本就没有适当地了解她，康维，她表面上冷漠，可那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缘故，把所有的热情都冻结了。可是还是有热情。”

“解冻了吗？”

“是的，可以这么说吧。”

“她真的年轻，你真那么肯定？”

马林逊温和地说道：“上帝，是的，她就是个姑娘。我为她感到非常惋惜，我想我们俩都情不自禁地相互吸引。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像这样一个地方我倒认为是最正当不过的事情……”

康维走到阳台边，朝银辉闪耀的卡拉卡尔望去，月亮已升得高高的，仿佛在一片风平浪静的汪洋里缓缓飘曳。他猛地悟到一场好梦就此消散，就像一切最美好、可爱的事物一样消散，一旦触摸到现实这张无奈的罗网，整个世界的未来用青春和爱的天平来衡量将会轻若云烟。而他也知道，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一个世界已经浓缩成为香格里拉，而且这个世界也处在危险之中。

他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可他发觉自己想象和思维的航道已被冲击得扭曲不堪，那些事台楼阁已经摇摇欲坠，即将变成废墟。他感到很不愉快，但更多的是无止境的悲伤和困惑。他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疯了还是清醒正常，或者本来是清醒而现在却变得失常。

就在他转过身来的刹那，他有了迥然不同的感觉；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厉，几乎就是粗暴；此时的他看上去远远胜过那个在巴斯库曾经是英雄的康维。他咬紧牙关，立即付诸行动，他直视着马林逊，刹那间一脸警醒的神色。“如果我跟你一块走，你能不能想办法跟那小妮子拿根绳索来？”他问道。

马林逊一下蹦了过来。‘康维！”他差点叫不出声来，“你是说你要走？你终于下了决。动了？”

一等康维收拾好东西，他们就出发了。这次简单得出奇，与其说逃跑还不如说辞别；神不知鬼不觉，他们穿过院落中的月光地带和幽暗的黑影。康维感到这简直是出入于无人之境，可立刻这种空荡荡的感觉却化为他自己心中的空白。一路上马林逊都在唠叨有关旅途的事情，可他却几乎没有听见。这该有多么奇怪呀，他俩久久不肯罢休的争执在这一行动之中停止，而那座神秘的圣殿——香格里拉，却要被它如此幸运的发现者所抛弃！

确确实实，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俩已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隘道的拐弯处，在这里他们向香格里拉瞥了最后的一眼。他们的下面那深深的蓝月谷像一片静止的浮云，而康维微微湿润的眼里，那星罗棋布的蓝瓦屋顶仿佛透过朦胧的轻烟跟随他飘摇。此时此刻，已是最后的离别！那个被悬崖陡壁的威力震慑得大气不敢出的马林逊，此时气喘吁吁地说道："好伙计"咱们干得不错，走吧！"

康维苦笑了一下，却不说话；他已经在为爬过刀削一般的横断山崖而准备绳索。正像那个伙子说的那样，他确实心意已决，然而这仅仅是他心灵中最后剩下的那一部分；脑海里那一片片源动着的小小片断又重新占据他的心扉，而余下的却是几乎无法忍受的空虚和失落。他注定就是一个漂泊者，总要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徘徊；而眼下，他内心深处只有渐渐沉重的失落感；而唯一想到的就是他喜欢马林逊，必须得帮助他；像千千万万的人们一样，命中注定要逃离智慧而去当所谓的英雄。

爬上悬崖，马林逊紧张得不得了，而康维却从容地用常用的登山方式帮他渡过了险关，最艰难的地带终于闯了过来。他们斜靠在山崖边上点上烟，喘口气，"康维，我得说你真他妈的好！也许你猜得到我是什么感觉，我说不出有多高兴……"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这么尝试。"

隔了好大一会儿，他们准备重新上路，马林逊接着说道："我高兴，不仅为我自己也为了你，现在你能明白所有那些东西完全是胡扯，这太好了，你能重新正视自己这可真棒！"

"根本不是。"他这么胡乱地回答，完全是出于自我安慰。

黎明将至，他们已经翻过山岭，他们出其不意地闯过那些岗哨。不过康维又想，说实在这条路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守着。不久他们进入了平缓的高原地带，一阵风似的轻松前行，又下了一阵渐缓的坡地，送货人的营地已出现在视野之中。正如马林逊说的那样，他们发现那些人都已为他们准备好，这些蜷缩在寒风之中的穿戴裘皮彪悍健壮的家伙都急着要动身赶往东北面 1100 英里之外的稻城府（四川省稻城县）。

"她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见到罗珍，马林逊就激动地叫了出来。他忘了她不懂英语；不过康维把他的意思翻给了她听。

在他看来这满族小姑娘从来未曾这么喜形于色过。她向他投来非常迷人的一笑，可她的眼神却总围绕着马林逊那小伙子。

尾声

在德里我又见到了卢瑟福。我们都应邀参加总督的晚宴。由于座次之间的距离以及各种礼仪的缘故，因而直到带头帕的侍从把礼帽递到手里之时我们才凑到一块。"到我的旅馆去喝一杯。"他向我邀请道。

我们搭了一辆出租车从犹如静物画般的鲁丁恩斯镇，经过数英里枯燥无味的路段进入到老德里城区温馨而惹人心悸的涌动着的风景画图之中。我从报上得知他刚从喀什卡回来，他属于那种把任何一件事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的人；任何一次不同寻常的度假总带有调查探险的色彩，而这位调查者根本就没有真正在做度假这么一回事，公众也不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也充分利用人们对他仓促匆忙的印象而我行我素。例如，卢瑟福的这次旅行，依我看不'只是报纸上报道的那样去搞什么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古城废墟考察。埋没地下的霍尔丹古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老生长谈了，如果有谁还记得苏丹和西文·赫了。我非常了解卢瑟福所以故意拿这事打趣他。他大笑起来，"不错，事实的真相应该是可以编一个更妙的故事了。"他说得含糊隐晦。

我们来到他的房间倒上些威士忌来喝。"这么说你真是去跟踪康维去噗？"我不失时机地

暗示他。

“跟踪”一词用得太过了点吧，”他答道，“在一个有半个欧洲大的国家去找一个人谈何容易，我只能说每个我认为能碰到他或打听到他消息的地方我都到了。你还记得吧，他最后的消息就是他已经离开曼谷朝西北方向去了。有那么一点迹象表明他已经去了内地。而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很可能设法到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去了。我并不认为他会去到缅甸，在那里无意中碰上些英国官员，可不管怎么说他的踪迹很明显就在泰国北部的某个地方消失了。当然我也绝不想一直找到那地方去。那太远了。”

“你以为蓝月谷或许更容易找到吗？”

“嗯，这看来像是个比较确切的地点，我想你看过我的那份稿子了？”

“何止看过，我本该早就寄还给你，可你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地址。”

卢瑟福点点头，“我想知道你有何评价？”

“我觉得很不同寻常但有些虚张声势。真的，当然，那纯粹是根据康维给你讲的那些东西写出来的。”

“老实说，我并没有虚构任何东西——确实如此。甚至我用自己的语言要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我的记性不错，而康维讲述事情总有自己的一套。别忘了我们确实谈过整整一天一夜。”

“哦，我说过，这稿子真的写得很不一般。”

他靠回椅子，笑了笑，“如果说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那我得为自己多说几句。我想你会以为我是个容易轻信的人，可我并不这样认为。生活中，人们往往因为相信太多而犯错误，可相信的太少又会觉得枯燥无聊。我当然相信康维的故事，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如此感兴趣地尽可能详尽地把它写下来的原因，且不管有没有机会仍然之中碰上他本人。”

他点上一支烟，然后接着道：“也就是说我为此事经历了许多奇特而艰辛的旅行，但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的出版商间或也不拒绝出一本游记。总起来说，我已经游历了好几千英里，巴斯库、曼谷、重庆、喀什卡等地方我都到过了，那个谜一般的神秘所在就在这个大区域范围内的某个地方。可你知道这范围也太大，因而我的调查连个大概也没了解到，或者说连那个谜的边都没沾着。你确实想要康维冒险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到目前为止，据我所查证的情况也只有这么一些；他于去年 5 月 20 日离开巴斯库，几月 5 日那天到了重庆，而最后了解到他于今年 2 月 3 日那天再次离开曼谷。剩下的都是些或许、可能之类的猜测，神话似的传说，反正你随便怎么说都行。”

“这么说，你在西藏什么也没有发现？”

“亲爱的，我根本就没有到西藏。政府部门的人对我的请求根本就不理睬。这好像跟要他们批准到埃菲尔士峰探险那样难。当我说我要一个人到昆仑山地区走一走时，他们吃惊的样子就像是我图谋去要甘地的命似的。事实上，他们懂得比我多，在西藏旅行光一个人是不行的，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探险队，还要有个懂一两门当地土语的向导才行。记得康维给我讲他的经历时，我还纳闷他们干嘛非等送货脚夫不可，为什么他们不自己走？不久我就明白了。那些官方人士说得对，世界上任何一本护照都不可能让我进到昆仑山地区。实际上我已经到了可以远远看到这列山脉的地带，那天天气非常晴朗，可能就在 50 英里以外的地方。有多少欧洲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

“那些山峰真是如此险恶而且神秘吗？”

“看上去就像地平线上耸起的一撮白色的绒毛而已，在雅坎德和喀什卡我几乎问遍了所碰到的每一个人，可我半点线索都没找到，我想这些地方一定是世界上最人迹罕至的区域。有一回我有幸碰到一个曾试图翻越这些山脉的美国旅行家，然而他自己也迷了路，他说山路倒是不少，但是都很陡很险，地图上也没有标注，我问他有没有可能找到像康维所描述的那

样一个山谷。他说不能说没有可能，但他又认为从地质结构看似乎又不太可能。我又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座高度和喜马拉雅山最高峰差不多的锥形山峰，他的回答也很含糊。他说有倒是有那么一个传说，但他认为没有什么根据；甚至有一些谣传说有座山实际上已经超过埃菲尔主峰（珠穆朗玛），但他也不相信这些谣传。他说他怀疑喀拉昆仑山区一带有没有任何一座山超过 2500 英尺的高度。但他又承认这些山峰从来没有准确测量过。”

之后我问他对藏族喇嘛寺的了解，他到这一带不止一次，可他给我说的与书本上读到的那种陈词滥调没什么不同。他一再向我说明那些喇嘛寺没有什么漂亮之处，里面的那些僧侣大都腐化堕落而且肮脏下流。“他们寿命长吗？”我问。他说若不是死于致命搭病，他们通常都活得长。然后我斗胆问他有没有听说过喇嘛长生不老的传说。“听说过，”他回答说，“这种传说到处可以听到，但你根本无法核实。某一个腐烂发臭的老家伙封装在什么一个密室里，然后有人告诉你他活了一百年，看上去真像那么回事，可你无法查证他的出生年月。”我问他是否认为有什么秘诀或者药物能长生不老或永葆青春，他说据说那些喇嘛有很多件方法和秘诀，但他怀疑要是你真去看个究竟，有可能只是印度人玩的那种绳线游戏那么回事，而且没有什么稀罕之处，然而，他又说喇嘛似乎有一种奇特的功力能控制自己的肉体。他亲眼见过一些喇嘛赤身裸体地坐在冰冻的湖边，气温在零度以下，还刮着刺骨的寒风。他们让几个仆人把冰破开再用冰水里浸泡过的被单裹在身上，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喇嘛用自己的身体把被单烘干，他们可能用自身的意念来热身保暖，不过这也是一种很牵强的解释。

卢瑟福往杯里添了点酒，“当然，我这位美国朋友也承认这一切与长寿并没有多少关系，仅仅证明了喇嘛在自身修炼时偏爱弄些奇特的招式……说了这么些，或许你会同意所有这些证据都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说这确实还不好说，然后问他那个美国人对“卡拉卡尔”和“香格里拉”这两个名称有什么想法没有。

“根本没有——两个地名我都问过，有一回我一再地问他这个问题。他说：“老实说，我对寺庙僧院之类不感兴趣，确实如此，我曾经对一个在西藏碰到的家伙说，如果能不看那些寺庙，我就尽量避开。纯粹出于偶然却让我突发奇想，我问他是什么时候碰到那个人的，他回答说：‘哦，很久以前，在战前，我想大概是 1911 年……’我硬是要他说具体点，于是他把记得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好像当时他带着一些助手和脚夫为美国地理学会进行考察旅行——实际上那真正是一次持久性的探险活动。在昆仑山附近的某个地方他遇上另外一个人，是个汉族人坐在由当地人抬着的一张轿子上，这家伙居然英语还说得很不错，他极力推荐他们去附近的一座喇嘛寺，他甚至说愿意亲自带他们过去。那美国人说没有时间也不感兴趣，就这么回事。”隔了片刻卢瑟福接着说，“我不是说这说明得了多少问题，对于一个人对 20 年前发生的一件寻常小事的回忆，你不可能引申得太多，但这到底还是提供了很令人深思耐人寻味的暗示。”

“没错，不过假如一个装备精良的探险队直接受了邀请的话，我想象不出他们会怎样违背意愿地被困在那个喇嘛寺中。”

“哦，没错。不过，也许根本不是香格里拉。”我们苦思冥想，可始终觉得模模糊糊，争执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接着问卢瑟福在巴斯库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在巴斯库毫无结果，到白夏瓦更是如此，除了那次劫机事件确有其事，没有人能说什么，他们甚至不想提这事，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那后来就再没有那架飞机的消息了吗？”

“半个字都没有，连同那四名乘客，连个谣传都没有。不过，我查证了一点那飞机确实能飞越那些高山，我也调查了那位巴纳德的情况，可我发现他的过去非常神秘，如果说他真是康维所说的那位查麦斯·伯利雅特，我一点都不会奇怪。更何况，伯利雅特在一片捉拿他的叫喊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也确实太不可思议了。”

“你了解到那个劫机犯的一些情况没有？”

“我了解过，也是毫无结果。那个被当场击晕，失去知觉的飞行员后来也死了，一条很有希望的线索也就此断了。我甚至还写信给我一位在美国一所航空学校的朋友问他最近有没有藏族学员，可他的回答令人失望。他说他无法从中国人中分辨出哪一个是藏族人，而他曾教过 50 个中国学员，都是为抗日战争而前来培训飞行作战技术的，看来那儿没有什么机会。不过我确实找到了另一条很离奇的线索，很轻而易举，没出伦敦就找到了。上世纪中叶，德国耶拿的一位教授进行一次徒步环球旅行，于 1887 年到了西藏，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有传闻说他在淌水过河时淹死了。他名叫弗伦德利克·梅斯特。”

“谢天谢地，这名字康维提到过？”

“是的，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并不能证明整个事情，更何况，那个德国耶拿人出生在 1845 年，所以也没什么可兴奋的。”

“可是，这也是奇怪啊！”我说。

“嗯，没错，够奇怪的了。”

“你还调查过其他的人吗？”

“没有，很可惜我没有更多的人物可以了解。我找不到肖邦那位名叫布里亚克的学生的任何记录资料。当然这并不说明没有这个人。康维也只简单提到这么几个人的名字，想想，50 多个喇嘛之中他只说出了一两个。佩劳尔特和亨斯齐尔，可以说根本无法去调查。”

“那马林逊呢？”我问，“你去了解过他后来到底怎么样了？还有那姑娘，那个满族姑娘呢？”

“亲爱的伙计，我当然去了，令人尴尬的是你可能从书稿中看出了，康维的故事到他们跟那些送货脚夫们离开山谷那一刻就结束了，从那之后他不能，也不想告诉我后来到底怎么样了——要是有再多一点时间他或许会讲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猜出发生了什么悲剧。何况旅途的艰险也是骇人听闻的，且不说土匪袭击的危险，护送他们的那些人也可能背信弃义。也许，根本就无法确切地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然而有一点还说得过去，那就是马林逊根本没有去中国内地。你知道我已经千方百计地做了各种各样的寻访调查，首先我尽可能地查阅了书籍，还寄了很多委托信到西藏和内地所有可能有希望得到回复的地方，如上海。北京，可是毫无音讯。当然那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那些喇嘛毫无疑问，清楚他们输人物品的方式是秘密的。后来。我试着去了一趟稻城府。那是一个古怪的地方，像是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个集镇，非常难以到达。云南的汉族脚夫们从这里把他们的茶叶转给藏族人。你可以从我就要出版的另一本新书上读到有关情况。欧洲人很少走这么远到这里来。可我发觉那里的人都非常文明、儒雅，但是绝对没有康维他们一伙到过这里的迹象。”

“那么，康维本人是怎么来到重庆还没有个说法？”

“唯一只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流落到了那里。就像他流落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无论怎样，我们到重庆的时候，又被种种难解的事情纠缠不清。教会医院的那些修女对这事情也是够坦率的。“那么清上近素听到康维弹起肖邦的练习曲何以如此激动。”卢瑟福稍停顿了一下，然后很有意味地说：“这倒真的是一个衡量种种可能性的筹码，而且，这不会很明显地偏于哪一边。当然如果你不接受康维的故事，那就是说你怀疑他是否诚实，神智是否正常，但也有可能是坦诚的。”

他再次停了下来，似乎是邀我作点评论。于是我说：“你也知道，战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有人说从那以后他变了许多。”

卢瑟福说道：“没错，他是变了不少，这无可否认，你不能强求一个小伙子在经受三年身体和精神的磨难之后没有丝毫改变。我想，有人会说他没擦点皮就过来了，可是他的创伤……是在内心深处的呀。”

我们接着谈论了一会儿战争及其对不同人造成的影响，最后他继续说：“不过，我必须得

再提一点，也许从某种角度讲是最离奇的一点。那是我在教会调查时得出了线索。你可想象得到，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情况，可惜他们也记不得多少，尤其是，他们那会儿正忙着抢救一位高热流行病人。我首先提的一个问题是康维是怎么送到医院的，是他自己一个人来还是由什么人发现他病了之后送到医院？可是，他们没能确切地回忆起来，毕竟已有一段时回了，可当我刚想要放弃调查，却有一个修女心不在焉地说道，‘我想医生好像说过他是被一个女的送进来的。’就没别的了，而那个医生早已离开了教会医院，在这里，情况无法进一步得到证实。”

“可是，既然已走了这么远，就此放弃岂不可惜！得知这个医生调到了上海的一家大医院工作，于是我想方设法弄到他的地址就到上海拜访他。日军的空袭刚过，到处是惨不忍睹的场面。因在第一次到重庆时就见过面，所以他虽异常地忙碌，还是很客气地见了我。话又说回来，德军对伦敦的空袭比起日本人对上海的狂轰滥炸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哦，对了，他听明来愈之后立刻就说他记得那个丧失了记忆的英国人；“那么，他被一个妇女带到教会医院来是真的吗？”我问。“噢，没错，确实是个女的，是个汉族妇女。”他记得有关她的任何特征吗？他回答说除了她自己也得了伤寒病并马上死去之外什么都不清楚……就在那时，我们就中断了谈话，有一大堆伤员被抬了进来，然后放到排满过道的担架里头，话已说到头了，我也不想去占用那位医生的时间，何况，吴湖口的枪声响成一片，催促着他有很多的事要做。然而当他又回到我身边时看上去很振奋，就在这样恐怖的时候。我只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肯定也猜得出。我问那个汉族妇女，她年轻吗？”

卢瑟福轻轻弹了一下烟头，仿佛他希望我也像他一样被这个故事所感动。然后他说：“那个个子矮小的医生很严肃地看了我片刻，然后文质彬彬地用汉族人非常滑稽但流利的英语回答说——‘嗅，不，她非常老，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老’。”

我沉默不语地坐了许久……后来，我又开始说起我记忆中的康维，那一脸的孩子气，很有天赋而且充满扭力的年轻小伙子，说起那场改变他的战争以及许多许多关于时间、年龄和心灵世界的秘密；说起那位变得老态龙钟的满族姑娘和那神奇怪诞而遥不可及的蓝月亮之梦。

“你认为他会找到香格里拉吗？”我问道。

破解“香格里拉”之谜

—《消失的地平线》译后记

和为剑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上许多神奇美妙的事物往往就被拥有它们的人们所忽略。

“香格里拉”就是如此，它如此虚幻迷离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地平线上游荡了整整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散发着诱人的感力，始终是世人内心深处向往的一片“世外桃源”。

每一个认真解读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这部传世之作的人都会随作者的妙笔神游一番“香格里拉”，让自己的意念同小说的主人公一道感慰，却又同时拥有得而复失的沉重的失落感，从而明白《消失的地干线》这一书名的深刻寓意。

1998 年初夏，和段棋先生访美归来，不仅带回美国各界友人的友好情谊，还带回解开“香格里拉”之谜的重要线索——詹姆斯·希尔顿创作《消失的地平线》的灵感来自奥地利奇美

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从 1924 到 1935 年在云南省西北部探险期间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和照片。

约瑟夫·洛克其人确是个与滇西北有过不解之缘的传奇人物。当地人对这位寄情于高山峡谷之间，踏遍了中国西部壮丽雄奇的雪山冰峰，与他喜欢穿藏族服装的纳西助手们相濡以沫的西方人有着抹不去的记忆。而滇西北这片世外桃源般的神奇土地及其文化便是终身未娶的洛克大半辈子的精神依托和伴侣，以至于他到弥留之际都“宁愿回到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死去。”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在西方社会文人学士必读的著名刊物《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长篇纪实散文把富于异国情调的滇西北民族风情以及雪山冰峰的气息带进读者的居室，引起他同时代的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注意和兴趣，并引发了他创造“香格里拉”意境的灵感，这是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要进一步证实这一推断，也只有一个途径——去研读小说原着，去发现书中隐隐浮出，却又山重水复的暗示和线索。于是我下决心要找到《消失的地平线》原着，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当时有一种渴望和感觉，相信书中一定有解开“香格里拉”这一虚幻而又似真实的文学谜语的“钥匙”。

到处打听，寻找小说英文原着，却几乎没有可能，小说早在 1933 年就已出版，10 多年之后这些版本很少面市。非常之幸运！还是有远见的和段浪先生找到了小说原着，且是 1933 年第一版的。“小和，这书你拿去看看，得空把它翻译过来”，这是信任也是关怀，我感到如获至宝的喜悦，同时感到担子不轻。

整整三个月的埋头苦干，近两百页，约 15 万字的译文终于脱稿。仿佛是苦渡江海，终达彼岸，我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轻松和宽慰，与此同时，小说中一些谜语一般的暗示和描写开始缠绕我的思绪，让我兴奋，让我反复去品味，琢磨。把那些玄妙、离奇的情节串连起来，把似乎是作家有意拼凑、构建的玄妙意境和场景以及作家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的渲染过滤掉，小说的现实生活印迹和原始素材的来源就豁然浮现出来，“香格里拉”之谜的谜底也就随之清晰地显现出来一作家希尔顿在他这部得意之作中为读者创造了这样几个谜语：主人公康维之谜，卡拉卡尔山之谜，蓝月谷之谜，香格里拉喇嘛寺之谜和满族姑娘之谜。

这里，译者愿把这些谜语一一破解，与诸君分享这些令人惊喜的发现。

一、关于主人公康维：

希尔顿对这位才华横溢却失意漂泊的主人公的塑造，多少有一些似乎摆脱不掉的约瑟夫·洛克的影子——“他于 1921 年就去了东方，因为掌握几种东方语言……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说得很棒…。他知道他与印度有某种关系，因为他会讲印度斯坦语，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十年时光，并不都在大的城镇，可无论怎么想，他都认为这段时光是他生命中最满意的部分……”,实际上,香格里拉的情调与氛围更多是汉族式的而非明确有藏族的特点，这环境本身给康线以一种惬意的“回家”的感觉…“再一次廉维被同样选人而富于个性的风格与品质强烈地感染，这已经让他感到在中国的岁月里他过得开心、充实……实际上他与异性没有多少相干，就算他对女性曾有过经验，也是尝试性的，而且是没有结果的……”，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康维是孤独的。所有这一切是那么地与洛克生平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与一致——1921 年，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洛克来到东方的泰国、缅甸及印度搜集一种叫“大风子”的植物种子。少年时代他就开始学习汉语，对东方的中国文化向往不已。据说他在青年时代就掌握了九到十门语言，包括汉语、阿拉伯语、印度斯坦语等几种东方语言。从 1922 年到达中国云南丽江之后，就以那里为大本营开始对玉龙雪山周围大片山区进行探险考察。从那时到希尔顿发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 1933 年，这十年就是洛克探险生涯的黄金时期。他在自己的日记、文章和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到：“过去十年的时光是令人振奋的，于我而言，单调的生活并不是不堪忍受的……在我所生活的地方，不知道什么叫“沮丧”……没有人在为生存而忙碌……。”洛克在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

前言中深情地回忆道：“那逝去的一切又一幕幕重现眼前；那么多美丽绝伦的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随我走过漫漫旅途，结下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一生未曾婚娶的洛克是不是因为“太专注于学问而无暇顾及感情的培养”，是不是因为他的“漂泊欲”导致了他的独身生活，这就不得而知，可无论怎样，结果还是一样——“他与异性没有多少相干”——洛克是孤独的。然而这世界上谁有一个地方能唤起他的思乡之情，给他“以一种惬意的‘回家’的感觉”——那就是滇西北，这片神奇的净土！

二、关于卡拉卡尔山之谜：

卡拉卡尔是小说中那一隅美妙的山中乐土——“香格里拉”境界的主要构件之一。在小说主人公康维及三个同伴乘坐的飞机出乎意料地被劫持到喜玛拉雅山东面西藏边缘地带一个被群山环抱的深谷之中时，卡拉卡尔这座金字塔似的锥形雪山就出现在主人公的视野里，并以其无法抗拒的扭力吸引着他的目光和心灵；作者以优美的语词所作的生动形象描绘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随着主人公康维每一次在“香格里拉”身心体验的深入和心灵悸动，这超凡脱俗的冰山雪峰不断地展示着它神奇的魅力，似乎在用它的圣洁和静谧漂渺、抚慰着他几经磨难，漂泊不定的疲惫心灵。“卡拉卡尔”小说中这样写道，“山谷土语中的意思是‘蓝月亮’（*hie*一片。这里必须指出，作家希尔顿选用这个词组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英语词典中“BlueMoon”意为“几乎不可能的，绝无仅有的，”细心品味一下，自然明白作家的用意——“香格里拉”是世上难寻的“人间天堂”。然而，小说中“几乎不可能”的神秘乐土的创意却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素材——约瑟夫·洛克的探险文章和照片。卡拉卡尔山完全可以根据小说中的描述和提示找到它的现实原型。首先，它是一座‘油色的金字塔”……，一座几乎完美的锥形雪山，高度已超过 28op 英尺……但这些山峰从来没有准确地测量过，甚至有一些谣传说这座山实际上已经超过埃菲尔士峰（珠穆朗玛）……但一个曾试图翻越这些山脉的美国旅行家说他怀疑喀拉昆仑山一带没有任何一座山超过 25000 英尺的高度。”这些对“卡拉卡尔”的形状、高度的描述实际上就是约瑟夫·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对中国西南部的一些雪山的描述，所采用的数据就是洛克对四川境内明雅贡嘎山，青海的阿尼玛卿山等“金字塔”式雪山的测量数据——洛克在《探索神秘的群山》一文中对阿尼玛卿山作了这样的描述：“这里就连谷底海拔都有 1500 英尺……估计最高峰已达 28（M 英尺的高度”，但他的估计误差不小，阿尼玛卿的实际高度只有 21000 英尺（6282 米），但这不是他推一测定失误，1930 年初，洛克曾经一时冲动向〈国家地理杂志》社发电报说明雅贡嘎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高度已达 30250 英尺。这一次也又估错了近 5300 英尺，贡嘎山的实际高度是 24790 英尺（7556 米）。难怪希尔顿在小说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山峰从来都没有准确地测量过，”又比较含蓄地借“卡拉卡尔”之名点了洛克的错误。洛克与作家希尔顿是否很好地交换过意见？是否达成一种默契让他引以为自豪的探险成果连同那些让他“难堪”得不得了的错误在小说中出现呢？这无法确定，但毕竟留给读者耐人寻味的联想余地！我以为，希尔顿和洛克从事的事业虽是大相径庭，一个是消祥于精神海洋、文学世界的浪漫主义大作家，一个是钟情于高山丛林之中的现实主义的植物学家和探险家，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总离不开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磨顿与滋养。希尔顿的小说与洛克的纪实散文对那些壮美的自然景观的描写也有很接近的地方，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请看希尔顿对卡拉卡尔的描写：“他的视线被不可抗拒地引向山谷的正前方，就在那里凌空高耸着一座雄伟的山峰，在月光的朗照下闪烁出熠熠的辉光，在他的心目中，这该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山峰……前方构勒出苍白的三角形，这金字塔式的山峰又呈现眼前，开始是灰色，接着换成了银色，后来，太阳最初的光芒吻了上来，这顶峰竟妆点上粉色的胭脂”。再看洛克对贡嘎山雅博雅峰的描写：“走进寒冷、灰色的黎明，但见前方万里无云的天空下，一座无与伦比的金字塔——雅博雅傲然挺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妙绝伦的山峰，墨绿色的天幕下，那座冰雪金字塔呈现出灰

色，然后又换作银色，但后来，当太阳最初的光芒吻了上来，雅博雅的顶峰涂上了一溜金黄。”真是同出一辙，天下哪有这般巧合的事呢？然而我们不能说“卡拉卡尔”就是“明雅贡嘎”，因为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上介绍过的金字塔式的雪山不止贡嘎山和阿尼玛卿两座，他还用不少的篇幅和大量照片对丽江玉龙雪山和丽江坝子做过细致、生动的描述，在《穿越亚洲之大江峡谷》一文中对三江并流区的虎跳峡、德钦梅里雪山卡格博峰等奇山险峡景观做了配图介绍。而无论怎样，玉龙雪山和丽江坝子是天涯孤旅的洛克大半辈子的“家”一推一的心灵归宿，结合整个“香格里拉”的意境，卡拉卡尔应该是以上这些山峰的综合。

三、关于蓝月谷之谜：小说中那一隅“被群山拥围的，出奇的肥沃富饶的”人间乐士被作家冠之以“蓝月谷”这样一个梦幻般的名字，其寓意在前面已经作过说明。“蓝月谷”听起来给人一种“海市蜃楼”的玄妙感觉。那么这样一个山谷果真像“蓝色的月亮”一般没有存在的可能吗？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小说就可以发现，所有串连故事情节的环境场是当中，作家对蓝月谷的描画是最清楚、明确的，几乎就是写实的，从山谷的轮廓、地理面貌、气候。物产，到农耕区域的大小范围；从地质结构到水利灌溉系统的布局；从人文环境的特色到居民的文化、婚俗、性格特点、民族服饰，作品都有所涉及，却都点到为止，留有让读者猜测联想的余地。

四、关于香格里拉喇嘛寺之谜

“一片色彩纷呈的亭堂楼阁紧紧依偎着山腰。它绝对没有莱茵兰城堡那种阴森可怖，令人讨厌的做作，而以一种花瓣似的精美与雅致巧妙地镶嵌于悬崖之上，显得富丽而又高雅。”这就是小说中香格里拉喇嘛寺的外景；主人公康维注意到屋顶上盖的是蓝灰色的瓦片，寺的上万树有灰色的岩石棱堡，远处的背景是光彩夺目金字塔——卡拉卡尔的银峰雪壁。当他从寺的附近展望“蓝月山谷”之时，有一种“终于来到世界的某个尽头和归宿的感觉”；这喇嘛寺布局非常巧妙，使人有“进入到一幅风景画图中”的感觉，那里有大小不一的楼阁亭谢，还有清池荷花，并被“狮子，龙和棋磷”等具有中原汉族审美文化特色的动物雕像所装饰——完全是一座颇具园林艺术水准的花园式的喇嘛寺，这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这种寺庙建筑风格结合了藏区喇嘛寺的庄严、肃穆的内景结构和中原地区传统园林建筑的外景布局——体现着汉藏寺院建筑文化相互交融和渗透。那么现实当中这种汉藏文化交融的实例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毫无疑问也是在滇西北。

约瑟夫•洛克在1910年到1931年之间曾以非常写实的手法在他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上描绘过丽江。永宁、木里、迪庆，还有甘肃省卓尼，拉加等地的喇嘛寺并配有生动的照片，其中有一幅为“南江芝山上的祸国寺”别具一格，突出了其精美，巧妙的外景布局。即使最具想象天才的作家，也不可能凭空臆想出任何可以“乱真”的事物来。希尔顿笔下“香格里拉”喇嘛寺的原型无疑来自治党的文章和照片。当然读者也完全应该看出，作家用自己的丰富想象给“香格里拉”寺加进很多虚构的成份，比如：中央供暖设备，现代化的浴缸，各种手工艺术珍品，藏书极丰的图书室，摆放着钢琴的音乐亭，莫扎特和肖邦的名曲等——作家正是投合了西方人的品味，让“香格里拉”应有尽有，那么希尔顿与洛克到底有没有谋过面，谈过话呢？

在小说的后记中，作家已借用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作家卢瑟相”之日作了暗示：“我有幸碰到一个美国旅行家…俄问他有没有可能找到康维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山谷，他说不能说没有可能，但从地理特点来看似乎又不太可能”，这美国人又说：“大概是19if年，他曾在青藏高原碰到过一个带着助手和脚夫为美国地理学会进行一次持久性探险活动的家伙。”而本世纪初为美国地理学会在远东地区探险的美国人恰恰只有洛克，但他是1922年开始他在中国西南的探险生涯。希尔顿先生在这个年代上作了点手脚，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得到。更为奇特的是作家特地为香格里拉添上浪漫的一笔——一个美丽可爱的满族姑娘与主人公康维和同伴马林逊之间的若有老元的爱情纠葛。把西方式的罗曼蒂克故事安排在一个喇嘛寺，这也未免

太离奇，但这也只是希尔顿众多奇思妙想中的一例。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希尔顿何以能构想这样一个满族姑娘呢——请看洛克在 1924 年拍摄的那张“一个纳西未婚少女与两个新娘的合影”照，那新娘完全是一身“满族姑娘”的打扮。

“活格里拉”这一奇妙的“世界”，它的原型地，就在中国的滇西北地区，并包括了四川木里等地区。最后要指明一点，就是小说通篇都写着藏族和汉族，但在描写香格里拉和蓝月谷最形象最精彩的片断中（见第六章 101 页 102 页）却用含蓄、生动的笔调写出了纳西族，这才是希尔顿为读者安排的最耐人寻味的文学谜语。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几经周折之后，《消失的地平线》原版中译本终于可以付诸出版，这对于译者和想读到本经整改的原版译本的读者都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本书从翻译到出版，得到丽江地区行署和段浪专员的关心和支持，得到译者所在单位丽江地区行署外办主任李国武及全体同事的热心帮助；纳西古乐会会长、著名音乐民族学家宣科先生特为本书作了序，白沙乡文莱二社的和球先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并提供了赞助，谨借本书之一角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